

**CHINESE  
ADVANCED COURSE**

**Contemporary PRC Readings  
Red Radio Waves**

**April 1978**

**DEFENSE LANGUAGE INSTITUTE  
FOREIGN LANGUAGE CENTER**

## PREFACE

Red Radio Waves is one of a series of books used in the Chinese-Mandarin Advanced Course. Each volume in the series is intended to increase the student's reading comprehension by presenting a variety of writing styles ranging from casual/conversational to formal/documentary.



# 红电波

谢学潮

## 内 容 说 明

这部儿童中篇小说，是写解放战争时期一支坚持在敌后的游击队配合主力部队英勇歼敌的斗争故事。

书中以阶级斗争为纲，歌颂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党的英明领导，塑造了电台报务员李小梅、教导员程远、游击队员双根叔等的英雄形象，文字活泼生动，适合广大青少年阅读。

封面、插图：

杨慧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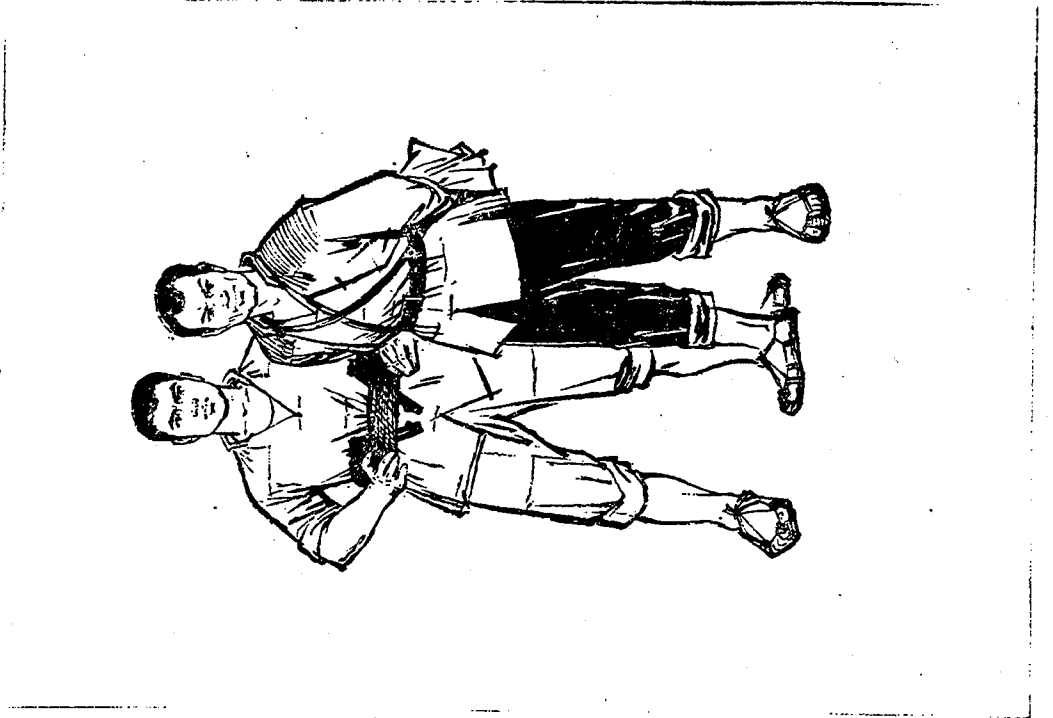
人民文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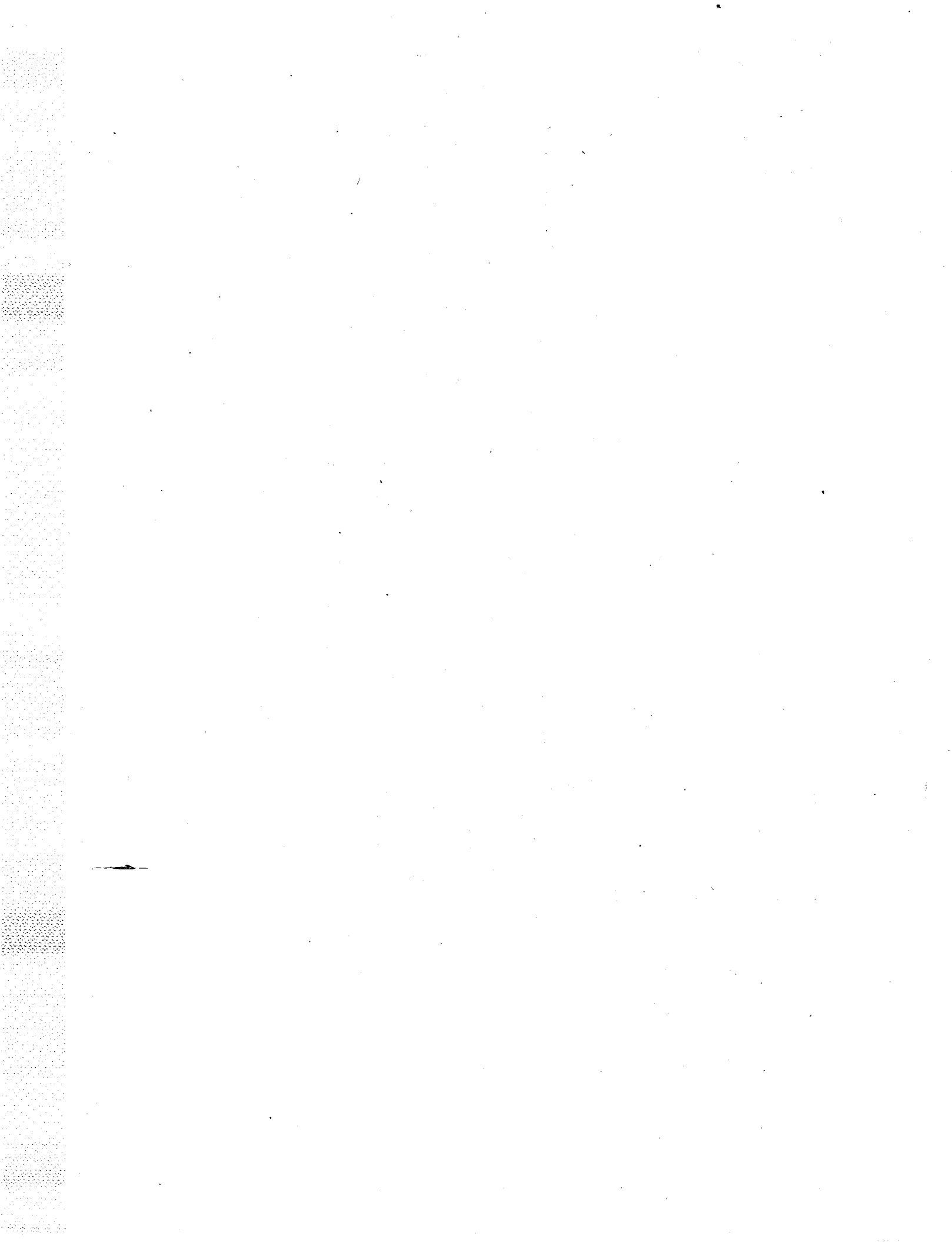
一九七六年·北京

## 目 次

一	找哥哥 .....	01
二	冲出去 .....	07
三	小女兵 .....	15
四	奇妙的音响 .....	21
五	天天向上 .....	27
六	插进敌心脏 .....	32
七	在鲁南战场 .....	37
八	我上.....	40
九	新手.....	47
十	AAAA .....	50
十一	地下庄 .....	59
十二	山中大捷 .....	66
十三	杀回敌巢穴 .....	70
十四	戳瞎敌“眼睛” .....	79
十五	哪里跑 .....	84
十六	挺进大别山 .....	93
十七	追歼 .....	100
十八	乘胜前进 .....	106







## 一 找哥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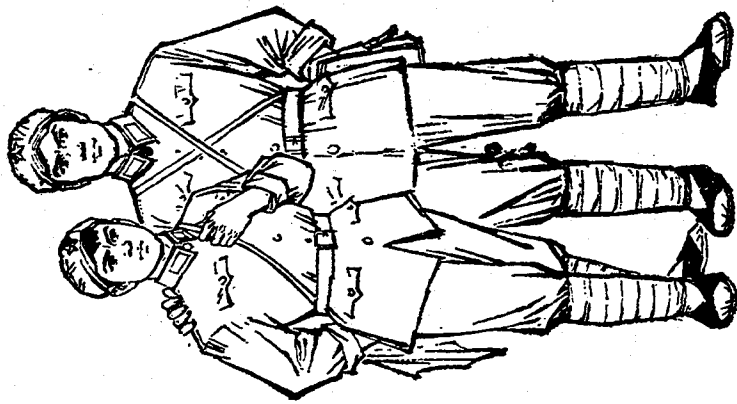
一九四六年秋。

大别山区的夜晚，变化异常；本来是稻谷飘香、山林宁静、虫儿叫、沙鸡儿鸣，令人神往；谁知道，一阵暴风袭来，跟着是山呼海啸、天昏地暗。狂风，一会儿把翻滚的乌云重重地压上山头，一会儿好象把漆黑的夜空撕裂开来，那星星儿刚一露脸又不见了。风，又在山冲里打着旋儿，折断了树枝，卷动着砂石，将断枝、竹叶儿扬到半空，弄得冲里一阵噼噼啪啪响。

正当狂风大作时，突然火光冲天，枪声、喊叫声在山谷中回响。敌人又在行凶作恶了！

这时，一个小姑娘在深山密林中奔跑。她边跑边回顾着自己的村庄，那儿的夜空，一片暗红。她咬咬牙，猛力朝岭下河边跑去。喘，又干又苦，喉咙，渴得简直象要冒烟火，她拨开水草，双手捧着河水大口喝起来。

喝饱了水，定了定神，望望夜空，从云隙中搜索着，她希望能看到北斗星。听哥哥说，夜里走路，望着北斗就不会迷向。但乌云片片，星儿稀疏，找不到北斗星！不要紧，反正



从背后冲天的火光就可断定：越走，离杀人凶手们越远。

下半夜天气转凉，风，推动林涛，发出惊人的呼啸声。伴着这林涛的呼啸，传来了狼嚎。小姑娘经常听到这阴森森的狼叫声，所以她毫不在乎，连头都不转，直朝着前面的山岭奔去。

她一会儿在林中穿行，一会儿从柞树丛、杂树棵子里走过去，一不小心，跳滚了山坡上的石头，惊起了树上的小山雀儿，扑楞着翅膀，唧唧啾啾地叫着，飞走了。

回头一望，家乡那儿敌人放火烧房的火光已看不见了。经过长时间的奔跑，小姑娘的腿越来越沉重。忽然，一只脚绊上了爬满坡的葛藤蔓儿，摔了一交，她连忙爬起来，又一个劲儿朝前奔去。

黎明前的天空，异常昏暗，简直象一口大黑锅把山区给扣住了。天空无星星，四周无灯光，究竟来到哪儿了？小姑娘听到半坡上淙淙流水声，心想，大概来到梯田边了吧？未等看清，一脚插进烂稀泥里。她用力拔出脚来，伸手摸鞋子，怎么也摸不到，只好光着一只脚赶路。

下到沟底，小路两旁挺深的杂草叶上，缀满沁凉的露水珠儿，把小姑娘撕得一缕缕的裤腿儿打得精湿，象从水里刚捞出来的一样。小路坑坑洼洼，她高一脚低一脚向前急走，走完了沟底，又上了一会儿坡，来到大柏树林里。密林象漆黑的帷幕，把视线遮的严严实实。她只好放慢脚步，一步步往前挪动，还免不了会儿碰到挺粗的树干上，一会儿又碰

到树的枝杈上。特别讨厌的是这儿那儿布满了蜘蛛网，弄得她满头满脸粘乎乎的，用力拔拉也没用。小姑娘抬头望望天空，左右环顾，周围一片黑糊糊。她急了，伸手摸、抓，想拨拉开黑幕看看清楚，但小手触到的都是粗硬、干裂的树皮。她这样摸索了一阵子，树木渐渐稀疏了些。忽然，前面有亮光，仔细一看，原来一股碧清的泉水，缓缓地从一个高大裸露的山石上流下，使那个高大的山石象披着水帘的巨人，亮闪闪地站着。

小姑娘沿着那个高大的山石边上向前走，一只脚突然踩空了，她机敏地立刻缩回脚来，低头一看，下面是黑乎乎的深涧。她绕着深涧走了一阵，东方的天空渐渐由青蓝变成乳白色，哈哈，天就要亮啦！前面传来呼呼响声，她急步朝着响声走去，近了，呼呼声变成哗哗巨响。抬头一看，只见一道宽宽的瀑布，从四、五丈高的崖头上跌落到二层崖上，翻滚着，又跌到三、四丈深的崖下，崖下的光石板又将这轰响的瀑布“弹”起来，溅到对面半空里去。这急流受到两次跌撞，象恼怒的雄狮，咆哮着，向着对面丈多高的山崖扑去。乖乖，这激流的力气有多大哟！

她继续前进，上了坡。前面是一棵棵合抱粗的白果树，其中一棵三个大人都合抱不过来，可大呐，简直象擎天柱！经过整夜的奔跑，小姑娘累极了，也挺饿了，浑身的力气象都用完了，便靠着“擎天柱”坐下来，想歇一歇再走。但她太困啦，刚一坐下，就睡着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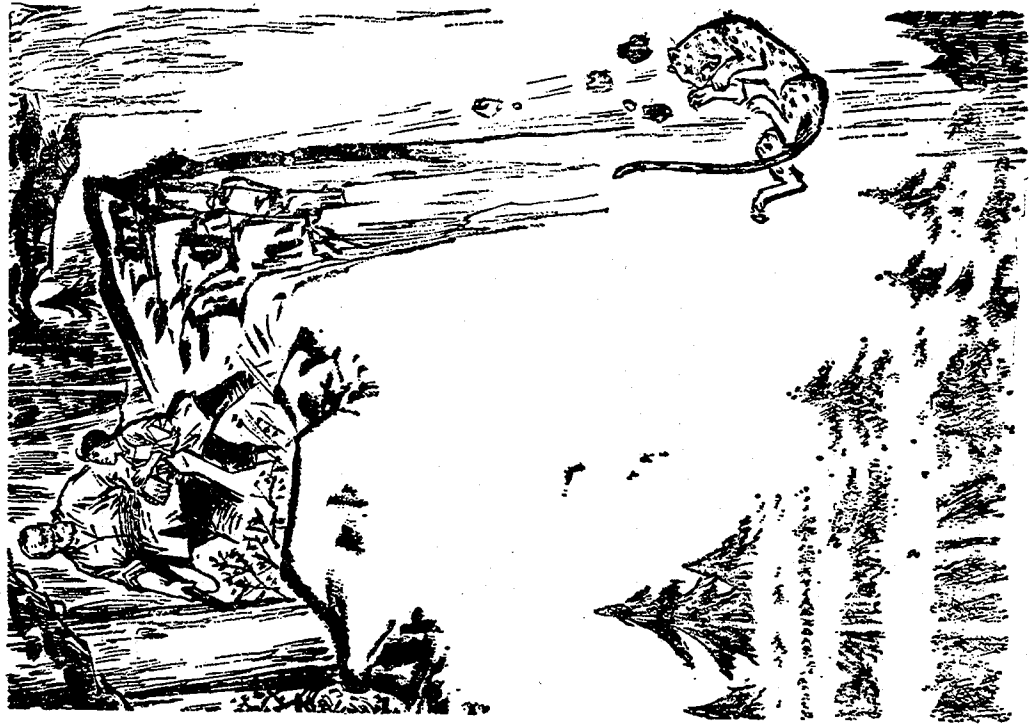
忽然一阵簌簌响，小姑娘睁开大眼一看，糟！一头蓝斑点的大豹子出现在眼前，离自己丈把远；她一个翻身跳到大树后，不眨眼地瞅着。只见这豹子一忽儿向左，一忽儿向右，那凶脸上的光秃秃的鼻子抽动着，两撮粗硬的白胡须扎撒着，两只眼的上方长着象胡须一样的白毛，一只眼微闭着，打量着这即将到口的美味。为了显示一下吃人前的淫威，把长尾巴上的粗毛倒竖起来，四只腿贴地，利爪伸长，只要一声吼叫，就会腾空扑来。

沉默，短暂的沉默。终于豹子按捺不住心急，大吼一声扑将过来。小姑娘机灵地一闪，蓝花豹的利爪抓掉了一大块树皮，扑了个空。

蓝花豹大概没想到大粗树会成了它的障碍，恼怒已极，便咻着利牙，伏在地上，左瞅右看，一心想将树后面的小姑娘扑住。可是，那小姑娘顺着大树转，要想扑到她也并不容易，它只好张大口吼起来。

吼声刚停，长尾巴一甩，又是一个腾空跳跃向小姑娘扑去。正在这危险时刻，随着“轰”一声巨响，这畜生双爪并举，一个扭转身，突然跌下深山沟里去。

“跟我来！快！”象从天上掉下来一位老爷爷，一手握火枪，一手拉着小姑娘就跑，边跑边说：“别看那畜生倒下沟去，要是没打在致命的地方，弄不好会高蹶上来，那可要坏事。”小姑娘的睡意全没了，随老爷爷急跑。他们穿林越岭，一口气儿奔了五、六里路，来到一片稻田旁，老爷爷说：“豹子



没影儿了，不会再来了。咱们在这里歇会儿吧。”便一起和田埂上坐下来。老爷爷这才端详着小姑娘，只见她穿一身破旧衣服，小辫儿散了，椭圆的小脸有些干黄，怪俊的两眼机灵地转动着，因为刚才跑的太快，这会还在急促地喘着气儿。老爷爷亲切地问：

“丫儿，你从哪儿来呀？”

“从白马冲。”小姑娘说，一面感激地望着这位慈祥的老人，只见他额上，一道道深深的皱纹，眉毛又粗又长，两只老眼发亮。看样子六、七十岁了，真是那个老爷爷的样子！可身子骨硬朗朗的，腰间扎着根布带，挂着装火药的葫芦，脚蹬草鞋。

“到哪儿去？”老爷爷又问。

“找哥哥。”

“爹妈呢？”

小姑娘一听，眼泪涌下来，牙，咬得咯咯响。……

原来是这样：昨天，区政府根据敌情，布置烈军属全部转移到山林里去。

不料天刚黑，转移工作正进行着，突然枪响，敌人杀来了。

进山来杀人的是国民党反动派正规军猪头师长带的队伍。不久前，他在武昌奉命率领军全师北上，去进攻解放区，临走时他特地去汉口向他的父亲老猪头告别，老猪头掂着两撇胡子咬牙切齿地说：“家乡山里那些穷鬼，仗着新四军的

势力，斗争我，不是我逃了，就会把我杀了！你这次北去，要带人进山去，把那些穷鬼给我收拾收拾，该杀的杀，该砍的砍，特别是领头斗我的那几个！镇不住那些穷鬼，山区的天下就不会是我安家的了，你知道不知道！”

小猪头满口答应了，当天便率队向北开拔。一路上他在盘算：共军大部队已经北上，山里山外到处留下些游击队。这次进山，除了收拾那些穷小子，也要把山区包围起来，清剿一番，也好给老爷子操办的小保队打打气，稳定住局面。于是，猪头师长先派出若干小腿部队，轻装前进，对山区来了个长途奔袭。他想：我要你共军游击队和穷小子们防不胜防，打你们个措手不及。

小姑娘一家人正是猪头师长的对象，因为小姑娘的哥哥参加了新四军，爹爹是农会委员，妈妈是妇女会主任，一家人都是减租减息和斗老猪头的骨干分子。

当猪头师长将山区大小路封锁起来后，昨天傍晚便带着他的卫队，由小保队带路，直扑白马冲。枪响后，猪头师长骑在马上，指挥着卫士们和小保队又放火又杀人。

听到枪响，小姑娘跟着爹妈忙掩护乡亲往外撤。正跑着，两个小保队追上来，爹回身一棒，打倒一个；另一个刚一举枪，被妈妈狠狠一石头，正砸在脑壳上。猪头师长立在马上暴跳着，大声命令卫士：“手提机枪，开火！”

子弹成排地射来，小姑娘的爹妈都英勇地牺牲了。小姑娘猛地转身往身旁的大石头后面躲。这时，猪头师长抽

出左轮手枪，当当开了两枪，只见那个小姑娘一头倒到大石头后面去，他以为打着了，嘿嘿一笑，很是得意地将左轮手枪插进皮套里去。小姑娘借匪徒们烧房的火光看清了，杀害自己亲人的这个刮民党官儿，是个圆圆脑壳、厚嘴唇的胖家伙。她把仇恨的烈火吞进肚里，忙钻进竹林，又闪进了松树林。

小姑娘回头望望，庄里火光冲天，枪声不断。怎么办？向哪儿去？她马上就想到了哥哥。对，找哥哥！和哥哥一起，扛枪打仗，为爹妈报仇！主意既定，忙放开大步朝北跑去。……

现在，当老爷爷问到她的爹妈时，她再也忍不住了，扑到老爷爷怀里痛哭起来，说：

“爹和妈，昨天晚上，被敌人杀害啦！”

老爷爷悲愤地凝望着白马冲方向，沉默了一阵，狠狠地说：“杀人的畜生！欠下山区人民多少血债，总有一天，血债要用血来还！”

小姑娘一听，打心里对老爷爷更亲近了，她想：多么好的老爷爷呀！刚才射翻恶豹救了我，现在又说出了我的心里话——报仇！

老爷爷又说：“孩子，不要难过，要坚强！这吃人的恶世道，不会太长了！——你哥哥在哪儿？”

“新四军。”

老爷爷脸上的皱纹立刻舒展开来，说：“在新四军，好！

不过，打鬼子时叫新四军，如今按毛主席的命令，都叫解放军啦。”

“噢，解放军。爷爷，解放军开到哪儿去了？我要报仇！我要去找哥哥，当解放军！”

“你今年多大了？”

“十五岁。”

老爷爷本想说十五岁当兵还小了点，但又仔细对她端详了一番。从小姑娘倔强的眼神，看出她勇敢机灵的性格。就凭她眼前的遭遇，亲人被杀害，一个人在深山密林里奔跑了一夜，刚才又和豹子斗，断定她是个能干的小丫儿。嗯，当小兵，行！

“孩子，要找解放军，就要出山去。眼下，冲里冲外到处是敌人，大道小路把的严严的，出山，很难！”

小姑娘急了，拉着老爷爷的手：“好爷爷，送我出山吧。”

老爷爷想了想，立起身来说：“走，先到屋里去吃饱肚子再想办法。”

这老爷爷姓贺，人称贺老爹，也是那个比黄世仁还坏的老猪头的佃户，家里只他一人，就住在附近，主要靠打猎过活。当年红军在这一带闹过革命，很快北上抗日去了。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反动派跑进山来，不打鬼子，和老猪头勾结一起专门欺侮穷苦人。自从新四军进了山，开辟了抗日根据地，领导着穷人开展减租减息运动，老猪头跑到武汉去了，贺老爹才过了几年舒坦日子。可是日寇一投降，躲

在峨嵋山上的蒋介石，下山抢胜利果实来了，指使他的几百万反动军队发动内战，全面进攻解放区。为了打败蒋介石，这一带新四军主力部队奉命北上，只留下一支小部队，配合地方上各游击队坚持斗争。贺老爹本人，原是新四军的老交通，他有个远房侄儿，叫贺双根，就在留下任游击队的那个连里当侦察员。小姑娘正遇上这样一位老爷爷，真是巧极啦。

小姑娘随老爷爷过了几条田埂，上了一个阳坡，树丛里有两间茅屋，这就是老爷爷的家。

进了屋，小姑娘一看，见墙上挂了两张狼皮，还有成束的野鸡翎。老爷爷忙从矮灶的小锅里，舀了一碗野鸡肉嫩南瓜粥，说：“跑了一夜，一定饿坏了，快吃吧。”

小姑娘双手接过，呼呼啦啦吃得香甜。老爷爷看她吃完了，又给她盛了一大碗，一边看她吃一边吸着烟想心事。等小姑娘吃饱了，才说：“孩子，你在屋里歇着，我去找人打听打听。”

老爷爷要去找双根，想同侄儿商量一下，把小姑娘带出山去。

小姑娘吃完了饭，忙去缸里舀了水，将碗筷洗干净。她见老爷爷要出门，心里焦急地盼着：老爷爷，你一定带回好信儿来，让我能早些儿出山，让我象哥哥那样也当一名解放军！

老爷爷刚要走，才想起还不知小姑娘的姓名，便问：“叫

什么名字？”

“爷爷，我叫李小梅。”

老爷爷点点头说：“噢，小梅。你快睡一觉，把门关好，别叫野物撞进来伤着你。”

“我不怕野物，爷爷。”

## 二 冲出去

太阳偏西了，老爷爷还未回来。小梅一觉醒来，急忙跳下床，刚想出去看看，只听一阵轻轻的响声。她顺着响声一看，原来是老爷爷养的一只八哥鸟儿，正扎撒着翅膀，从椅子上跳到桌上，然后歪着脑袋瞪着圆圆的小眼睛瞅着她，好象是说：小姑娘呀，从哪儿来？你怎么一觉就睡了一天！

小梅怔怔地看着这只鸟儿，全身的羽毛象黑漆一样，淡黄嘴儿，深黄腿儿，很有点儿象自己家里那只小黑鸡哩。想到小黑鸡，立刻想到了可爱的家乡，想到了自己的亲人……不由得鼻子一酸，眼里涌出了泪水。

小八哥鸟儿象明白了小梅的遭遇和心情，把头一伸，黄腿儿一蹬，一扑扇乌黑的翅膀，飞到小梅肩膀上。它用嘴儿亲昵地叼着小梅的脸蛋儿，象是在安慰说：别难过，老爷爷一定会帮你找到哥哥的。

屋外脚步响，大概老爷爷回来了。小八哥啾一声从窗根里飞出去，停在老松树枝头上，歪头侧脑地跳跃着，黄嘴儿欢叫着：“爷爷，爷爷……”突然有个黑影儿一闪，小八哥鸟儿发出一声痛苦的叫唤，被猛地袭来的鸽子叼到半空。小

梅忙捞起竹竿儿追出去打，晚了，那凶恶的鸽子紧紧地把小八哥鸟儿攫在利爪里，早飞远了。

小梅望着飞远的鸽子，愤恨地骂：“恶鸱，真坏！”

老爷爷走近了，拍了拍她的肩，说：“别难过。世界上就是这样，不但鸱鹰是祸害，还有豹子、老虎、恶狼，凭着有股凶劲，叼小孩，咬牲畜，刮民党、地主老财仗着有钱有势，压迫穷人，无恶不作！孩子，这些害人精是一定会消灭的！”

“嗯。”小梅领会地点着头。

“进屋来。”老爷爷拉着小梅的手，在小竹椅上坐下来。这时，小梅才从愤恨鸱鹰的情绪中解脱出来，忙问：“爷爷，我可以出山了吗？”老爷爷点燃一锅烟，吸了一口说：“待会儿天黑了，有个叔叔来带你出山。”“好极了！”小梅有说不出的高兴。只见老爷爷把烟锅在自己的鞋底上搯了搯，又说：“不过这一路上可不平坦，要攀山越岭，有豺狼虎豹，要过敌人几道封锁线，你能行么？”

“爷爷，能行！”

“好！那就快点准备，我给你们做点饭带上。你出去洗脸，回来好好吃饭。”

小梅这才想起从昨儿就没洗脸，也没梳头了，忙跑出屋，来到沟下小河边。小河对岸，是个低矮的小山坡，瞧，多美呀！黄杨树的叶子，象无数透明的蜡片，泛着亮光。象是把朱砂般的颜色涂到枫树上，满树一片红。大理花开得象半空垂挂的一个个大火球。几只小山雀儿，站在山雀儿

的枝头上，正埋头啄食米粒果儿，红色的果汁顺着美丽的羽毛滴着。

远望，绿坡、青石、梯田。那浇田的渠水，从一层层田边上流下来，经太阳一照射，闪闪发光哩。小梅的身边有一棵大柳树，叶儿还挺绿，噢！它那丈多高的杈杈上有颗挺大的嫩蘑菇，若不是急着出山，她会噌噌爬上去采下来，送给老爷爷。

脚下的河水，叮叮咚咚流着，一群小鱼儿自由自在的游着，摇着小尾巴，“队形”不断变换着。小梅三下两下洗完脸，用手指拢拢头发，赶紧往回走。她抬头望望，天空瓦蓝瓦蓝的，那白纱一样的云带，轻轻地飘流在蓝天上。在山顶上有一大朵被夕阳映红的蘑菇云，眨眼间变成个威武的骑士，只见他昂首挺胸，骑着匹细腰长尾巴高头大红马，向蓝天的尽头奔去。小梅联想到参军的哥哥，是不是也象高空的这位骑士一样，骑着大红马在奔跑杀敌……小梅渴望快点找到哥哥，当上解放军小女兵。她心急如焚，蹦跳着回到屋里。老爷爷正在淘米，她忙到屋外抱柴烧火煮饭。老爷爷说：“孩子，你先做饭，我去去就来。”

小梅点点头答应着，盼望天快黑下来好跟叔叔出山。她想着这个叔叔是什么样儿？怎么还不来呢？饭熟了，她离开灶，到屋外张望。她走到屋前那棵老松树下，用手抚摸着松树那巨大的身躯，她想，这老松树多么坚强啊，不怕风吹雨打，迎着冰雪严霜，长得这样高大。想着，她忙进屋拿出老

爷爷削竹子的尖刀，跑到老松树下，刻下扭扭歪歪两行字：

为爹妈报仇！

李小梅

她刚想离开，树枝上一阵簌簌响，原来是一只小松鼠在枝头上的蹦跳。仔细一看，这小松鼠一只腿上还缝着一块小白布，噢，这也是老爷爷养的小松鼠哩。

忽然一阵脚步声，老爷爷领着个叔叔走来了。只见叔叔大约三十岁的年纪，粗眉大眼，身体好壮实，两只胳膊上的肌肉一疙瘩一疙瘩的。他脚上穿着布草鞋，蓝布裤脚，衣袖都高卷着，浑身上下利利索索，腰插双枪，非常威武。小梅暗自高兴：有这叔叔带路，准能冲出山去。

“这是你双根叔。”老爷爷介绍说。

“叔叔！”小梅忙上前一步，抓住这叔叔的手。

双根叔亲切地端详着小梅：行！是个勇敢的小姑娘。三人一齐进屋来。那叔叔在小竹椅上坐下来，问了问小梅的身世、经历、以及敌人杀害乡亲的情况，接着说：“敌猪头师已把山区封锁得严重的，现在出山要先奔麻山口，再过鹭鹭河，然后从孙家老屋前面出山。如果情况有变化，就得翻过插翅崖。”他转过头去，“大爹，给我们根长绳索，要结实一点的。”又问小梅，“你荡过秋千没有？”

“荡过。”小梅说，“我还爬过青龙崖哩。”

“青龙崖？”双根叔来了兴致，问，“干什么去的？”

“到崖石缝里挖龙骨草。拽着葛藤绳，一荡一荡地就挖

到了。”

双根叔满意地点头，又问：“会水么？”

“会，还能扎猛子，和男孩子扎的一样远。”

“好极了！”双根叔说，“有了这两种本事，对我们胜利出山很有用处。”他又交待说，“如果遇到敌人，别慌，注意我的眼色，听指挥。”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硬纸头和一个大信封，“瞧，这是证件，对付地头蛇，是少不了这玩意儿的。”说完，立起身来说，“好，咱们快吃饭，好赶路。”

他们吃完了饭，老爷爷又忙着用荷叶包好饭团，塞到小梅手里：“孩子，这是你们俩路上吃的。见到了同志们，替我问好。”又嘱咐说，“路上，要勇敢，跟紧你双根叔。”

“记住啦，爷爷，再见！”小梅恋恋不舍地告别了老爷爷，随双根叔上路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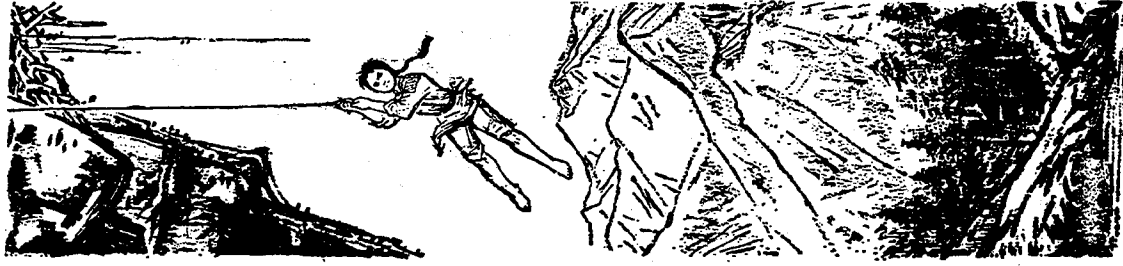
晚风从麻山口方向扑过来，冲里一阵阵地呼呼响。

二人有时在冲里的小路上急走，有时沿着田埂快行，躲在田埂下的青蛙听到响声，吓得噗咚噗咚跳进水田里去。

翻过一个山头，双根叔忽然停住脚步。小梅一看，只见麻山口火光闪亮，影子绰绰有人在来回走动。

双根叔压低声音说：“敌人封锁得很严。我们要尽量避开敌人，从敌人的关卡旁边绕过去，现在，只好翻翻峭崖了。”

爬上峭崖后，双根叔指指崖下，低声说：“崖脚下那一片发亮的地方，是乌龙潭。记住，要抓紧绳索，跳到崖脚时，



一定要站稳脚跟，千万不要掉进乌龙潭里。”

小梅点头应着，心里想象着，一定是荡秋千一样悠悠儿的吧。她一声不响地双手抓住绳索，将两腿伸进绳扣里，象坐在秋千的横板上，由双根叔在崖上拽着绳索，一点点往下降。开始时很平稳，越往下身子越不由自主地急剧地打着转转，尽管双手抓紧绳索，还老是要向后仰，好象只有将两腿坠上大石头，上身才能平稳似的。这和荡秋千完全是两回事。不过，也幸亏荡过秋千，要不，这一下准被转晕了哩。小梅努力地控制着自己，很快地下降着。忽然，身子朝黑乎乎的山壁撞去，她灵巧地用脚一蹬，唰，躲开了那块突出的大石头。可是，紧接着下方又冒出一丛黑乎乎的大树杈子，想让也让不开，咔嚓一阵响，身子由树枝的缝隙里继续往下落，有的枝条抽着脸，火辣辣的。

马上就要接近地面了。崖上面

的双根叔看不到崖下的情形，又不好喊叫，若是一脚站不牢，绳索再继续往下放，准要一头扎进深潭里。小梅心里正着急，绳索忽然停住了，双根叔真行，他怎么知道已到崖底了呢。小梅两脚急忙搜索着，很快找到了硬棒的地方，刚一落脚，身子猛地往前一冲，用力抓住绳索，才站稳了。她立刻小心翼翼地脱离了绳扣儿，用力拉住绳子摇三摇，这是表示，小梅已安全降落啦！

双根叔把绳索拴在一棵大粗树上，顺着绳索往下滑，很快到了崖底，低声说：“小梅，马上走，天亮前要穿过麻山口外的大路。”

小梅望望天空，哟！东边天空出现一颗又大又亮的星星，那是启明星，天就要亮了。她跟着双根叔又上路了。刚过了一个山坡，双根叔猛一压小梅肩头，悄声命令：“卧倒！”只见前面火把闪亮，很快来近了，原来是一群小保队，不知又要到哪行凶去？只听一个沙哑的声音：“你们都他妈的把眼睛给我瞪到脑壳上，这两天有些共军家属逃出山去。斩草要除根，留着是后患，懂不？”

“是。”匪徒们应和着。

“都他妈的把火把给我丢掉，瞧你们这群熊样子，走路离不开亮儿，废物！”

这群匪徒骂骂咧咧走了。

天完全亮了，匪徒们也去远了，双根叔说：“拉开距离，离我二十步左右，一有情况立即隐蔽。”

小梅点点头。

向前去，顶多半里路就可穿过大路。忽然双根叔作了个手势，小梅马上隐到路沟的杂树棵子里。

一个匪徒一阵风似地过来了，老远就瞅上了双根叔，高丈把远停住脚步，斜睨着，冷冷地问：

“哪来的？”

双根叔轻蔑地打量一下面前的敌人，拍拍胸脯，故意敞开对襟布褂，亮了亮双枪：“师部特务队。”

听说是猪头师特务队的，这个匪徒的脸上掠过一丝笑意说：“对不起，证件！”

双根叔取出硬纸卡片，递过去。

对方仔细的翻来复去地看，见上面盖着方方正正的官方大印，又有长长的戳记，这才好象放了一点心。送回证件，掏出香烟，递给双根叔一支，点燃了，好象拉近乎，实际是继续盘问：“老弟，怎么独来独往？山区里虽说已是你我的天下，可是还有共军在活动，不得不防。”

双根叔笑笑，从口袋里取出一封又长又宽的信来，晃一晃，又把双枪拍拍：“送这封信。这是师座的特别吩咐。”

那匪徒刚伸手要接信，双根叔已装进口袋中。

敌人并没有消除疑问。双根叔想给对方个下马威，正好一只乌鸦扑扇着双翅在上空飞过，便“当”的一枪，将乌鸦击落。

“好枪法！”那匪徒吃一惊。



“这算什么！”双根叔不屑一顾地抽着烟。不一会儿，一群山雀儿飞过头顶，这些山雀儿飞得又快又不规律，象人们投出的一把小石头，在半空里高高低低地飞着。双根叔“当”两枪，两只小山雀儿落地。一股怒气涌上双根叔的脸，意思是：再纠缠，我就要你这小子把山雀儿生吃下去！土顽里有这种习气；如果两人比枪法，胜利的一方就有权将自己击落的鸟雀令对方生吞。那个匪徒见双根叔的枪法这样精湛，不敢得罪，忙陪着笑脸：“好本领！”说着，还一个劲端量着，心想，共军有不少人也是好枪法，我倒要再看个仔细，不能轻放过去。

双根叔一眼就看出了这家伙的心思，将打鸟的快慢机往腰里一插，接着又抽出一支手枪，晃了晃，说了声：“接住！”丢到半空。敌人双手接枪，一看，啧啧嘴。

“第一次见吧？这是加拿大手枪，口径粗，可以使用美国朋友的汤姆枪子弹。”双根叔傲慢地说。

那匪徒忙送还枪，躬躬腰：“打搅，打搅，有空到兄弟处吃茶。”说着，一溜烟地去了。

这一切，小梅都看得清清楚楚，她非常钦佩双根叔的本领。哥哥参军前常说新四军侦察员的故事，小梅最喜欢听啦，没想到今儿亲眼看到了，多有劲哟。他们又继续前进。小梅跟在双根叔背后飞快地走着，心想，我要学会这种本领有多好！他们翻山越岭穿密林，前面又是一个陡崖。突然听到背后枪响，很快左右方向都在噼噼叭叭。双根叔说：“可

能敌人发现我们留在插翅崖上的绳索，现在正搜索我们不能往前走了。”二人便在高崖下停下来。

小梅一看，这陡崖有几丈高，在崖半腰处冒出些杂树棵子，把崖上崖下给遮得严严实实。

“敌人若是来近了，就到左面宽石缝里去，那儿，我有几次都在里面歇过脚。”双根叔说。

枪声越来越接近。

两人迅速隐蔽起来，只听敌人在咋呼：“出来，出来，看到你们啦！再不出来，开枪啦！”

接着，隆隆一阵响，有点儿象闷雷。

“没事！狗东西们损大石头哩。”双根叔悄声说。

夜里翻插翅崖，小梅浑身冒汗，这时被凉风一吹，老想咳嗽，只好用力捂着嘴，才没闹出声响来。

敌人又是鸣枪，又是咋呼，闹腾了一阵子，走了。

白天，行动不便，小梅和双根叔就卧在宽石缝里。时间这样漫长难熬，过一分钟象过一年。不知过了有多长时间，肚子咕噜噜叫起来，小梅这才想起老爷爷给的饭团，昨夜翻崖时，不知掉到哪儿去了。双根叔说：“肚子提意见，好办，待我去弄些吃的来。”

半个时辰后，双根叔果然弄来了吃的，不过，不是饭团，是又苦又涩的野菜。嚼着野菜，一点点吞下肚去，也算吃了一餐饭。小梅觉得浑身来了力气，她想起刚才路上的情形，便轻声说，

“双根叔，你的枪打得真准！”

双根叔一笑说：“只要勤学苦练，就可以打得很准的。在游击队里当侦察员，这是最起码的条件哩。”

小梅心里一动：当侦察员要有条件，那么我要当解放军的小女兵要什么条件呢？双根叔说打枪准是最起码的条件，还有些什么条件呢？

双根叔卷了支烟，点着，吸了一口，继续小声说：“当侦察员，追击敌人，要象猛虎一样扑上去；关键时刻，要象狮子一样一吼震山间，使敌人丧胆。情况紧急时，要象大象一样沉着老练。枪法好，很重要，更重要的是对党对人民的无限忠诚。一个人单独执行任务，在敌人心脏里活动，战斗，靠什么？靠无产阶级高度觉悟。这个道理，以后，你都会懂的。”

小梅点点头，心想，这无产阶级高度觉悟，是多高呢？……她想着想着，睡着了。

天气多变化，上午，碧空万里，下午，黑云遮满天空，黄昏时，浙浙沥沥下开小雨了。

双根叔仰望天空，高兴地想：下雨，好极了！有利于夜里过鹭鹭河。他叫醒了小梅说：“快起来，我们赶路吧。”接着又嘱咐：“河对岸，有敌人的岗哨，守得挺严，注意过河时千万别弄出响声。”

两人离开了宽石缝，又上路了。

雨夜，一片漆黑。这时在陌生的大山里赶路，真的要特

别当心，要是一步就空了，闹不好会跌下山去。可双根叔象在白天一样，轻捷地大步直迈，走得挺快。小梅紧紧地跟着。当他们来到河边时，已经大半夜了。眼前出现一片湿漉漉的柔软的矮草，为了不暴露目标，小梅学着双根叔的样子，把身子贴在柔软的矮草上，没有丁点儿声音，匍匐前进。突然，小梅的左手碰到一只熟睡的长嘴鸟身上，这东西惯在水里捞鱼虾吃，一受惊动就会象鸭子一样拚命呷呷乱叫。但它刚才撒翅膀要大叫，已经被小梅机敏地捏住脖子，当了俘虏啦。这会儿不能弄出一点响声，偏偏碰上这鬼玩意儿，小梅生气地正要使劲儿给扭死，双根叔把它的脖子紧紧地别到翅膀里，轻轻提过去了。

他们来到水边，双根叔把双枪挂到脖子上，一手抓着长嘴鸟，一手抓着小梅的胳膊，轻轻下了水。

河水静静地流着。越往前去河水越深，水流越急，弄得腿脚飘飘的。双根叔要照顾着小梅，还要把长嘴鸟拿好，不使它露出水面。小梅心里嘀咕：怎么不把它死死扔了呢，带上它多碍事！忽然，两脚不着底了，小梅象青蛙那样游起来，才穿过激流，到达对岸河边。

咚咚脚步响，很快来近了，只听一个尖细的声音：“奶奶的，象是水响，是不是人？”

另一个四川腔：“个龟儿子的，你耳朵有毛病吧，哪来的哟，格老子的连长晓得得了，又要骂街。”

两个家伙越来越接近，十步、八步……双根叔将长嘴鸟紧

别在翅膀里的脖子完全松开，迎面放过去，那鸟“呷——”一声叫，用力扑楞翅膀。接着是狂喜的声音：“是这个鬼东西，一盘下酒菜！”说着一阵扑打，捉住了，提着水鸟去远了。

小梅来不及拧干衣服就急忙赶路。双根叔双手提枪，边走边悄声说：“如果发生情况，枪响时，自管朝东北方向去，集合地点，孙家老屋。”这是出发前双根叔说过的地方。

这一程路他们不是走，简直是在飞跑，两道关口都过来了，背后，没有敌人追赶，左右，也没响动。雨夜，敌人大概不会成群出来行凶，如果天亮前不发生意外，他们就可以向大别山道一声“再见”了。

正走着，突然从两侧跳出来七、八个匪兵，枪上的刺刀一齐对上了，摆成个弯弓形挡住去路。

双根叔叉腿站着，用身子挡住小梅，大喊一声：“自己人！别误会。”随即双枪齐发，乘敌人歪倒的工夫，猛一拉小梅，二人一齐跳进路沟。双根叔回转身投出一颗手榴弹，趁爆炸工夫敏捷换上弹夹，用力一推小梅：“快跑！”便又是一个连射。

小梅跑远了，双根叔边打边退。

敌军官操着合肥腔：“籽(机)关枪籽关枪，打！”

敌机关枪哒哒响，找不到目标，瞎打一气。

小梅急跑，跑了一程，转回头看看，枪声越来越远。原来是双根叔为了掩护她，把敌人引走了。

雨，越来越大……

雨大，没关系，反正刚才洒水时全身已经透湿了。倒是这脚下的烂泥，又滑又粘。又滑又粘怕什么？难道这就能挡住我冲出去找到解放军为爹妈报仇？她带着对敌人的炽烈仇恨，照着双根叔指的方向，不顾一切地朝前继续跑着，跑着。突然，一脚跳空，身子一栽，滚下坡去……

狂风暴雨，持续不停。

等到小梅睁开眼睛来，天已经大亮了。她觉得浑身无力，面对雨天躺着，让雨点打着。她试试手脚，都听话，便用力坐了起来。夜里滚下坡来，大概脑袋跌晕了，被这雨水浇着，已清醒多了，只是手脚有些沉重。她急切想找双根叔，猛地立起来，四面环顾。

天空，仍阴沉沉的，一道道倾斜的雨柱，象射箭一样打到地面上，周围，一片白茫茫。对面山脚下，模模糊糊有几幢茅屋，是不是孙家老屋？

小梅心里急得慌，找不到双根叔怎么办？到处是敌人，又不好喊叫，上哪儿去找？这怎么办呢？心，急剧地跳着，眼圈儿湿了。不，小梅才不哭哩，我要学双根叔，他说情况紧急时要象大象一样沉着老练。对了，我应该爬到高坡上去，站着，说不定双根叔会望见我的。刚要抬步，忽然听到双根叔的声音：

“小梅！”他象一下拨开了雨帘突然来到面前。

“双根叔！”小梅高兴极了！

“敌人被我牵着鼻子撞来撞去，闹腾了半夜，哈哈，够这

些鬼东西们受的！走，我们出山啦！不过，小梅子，你可要坚持一下，放开大步，速度要快！因为猪头师今天一亮就冒雨向北开去，我这次进山摸敌人动向的任务完成了，要快些回部队报告情况。”

小梅到这时才明白双根叔的任务是什么，她想：双根叔多勇敢多机智，多令人崇敬呀，要是以后常跟他在一起，能很好地向他学习，一道消灭敌人，有多好！

雨水变成大大小小的水流，从山坡上，梯田里，伴着粗大的雨点流下来，发出一片哗哗声。

小梅紧跟在双根叔身后，一溜小跑，心，在欢跳着，高兴中又很焦急，到了游击队，就可以很快见到解放军，找到哥哥吧？

### 三 小女兵

游击队的同志听说从大别山区来了位小姑娘，霎时间将屋子挤得满满的，男同志女同志，叔叔阿姨，七嘴八舌，议论开来：

“这丫儿从敌人封锁线里冲出来，真行！”

“好个勇敢的丫儿，这趟路程下来，不容易！”

这时，从屋外进来位大姐，二十岁左右年纪，只见她，红润的脸蛋儿，齐耳的短发，双眼总是含着笑意，腰上扎着皮带，还挂着手枪哩。她凑近来，搂着小梅的肩头，提醒大家说：“同志们，小客人路上累啦！再说，也该换换衣服罗。”

到这时大家才把注意力集中到小姑娘模样和衣着上，只见她苍白的小脸上几道伤痕，发辫散乱开来，衣服这儿那儿挂破了，裤腿儿更是一缕缕的了。

“对，对！淮英同志，你就作全权代表吧，替我们先给这小姑娘整整装，快让她好好休息。”男队员们齐声说。

“淮英！我们来帮助你。”女同志们说说笑笑，不肯离去。

小梅这时才定下神来，把屋里的人看了个仔细。这一



看，感到分外奇怪：游击队里这些阿姨大姐们，怎么穿戴这样不同呀。使小梅特别惊奇的是坐在侧面长凳上那位大姐，约二十五、六岁，细长的个儿，身着天蓝色旗袍，她既不穿草鞋，也不穿布鞋，穿一双乳色皮鞋，还烫了发，涂了胭脂，香水味一阵阵往别人鼻子里钻。小梅怪不舒服地看了她几眼。淮英瞧出了小姑娘的心情，凑到她耳朵上小声说：“别把她当‘阔小姐’。她叫郝淑琴，我们游击队里的侦察员，现在就要进城去。”

噢，真怪！游击队怎么还和城里打交道？

淮英见她瞪着好奇的眼睛，又低声告诉说：“淑琴大姐过去是个学生，抗战时就参加了革命。她的工作，以后你就

会清楚的。”

下面的“议程”是有关小梅的整装问题了。淮英姐手拿剪刀，等待大家提“合理化建议”。

淑琴姐的意见是：小姑娘的发式应剪成象新四军女同志那样——两面鬓发齐耳，后面的头发短短的。一提这种发式大家都很熟悉，这是部队女同志为了便于戴军帽的一种发型，美观大方。

一位胖阿姨的意见恰相反，她主张剪成“五四”运动时期女学生的那种“童发式”。

“还有什么建议？”淮英姐充分发扬民主。

下面的意见各式各样，有主张留长辫，有主张干脆剪短些利索干净，因为是小姑娘嘛。

最后，由淮英姐来“集中”了，只听剪刀咔嚓咔嚓一阵响，把小梅的头发剪了个井肩齐。为什么剪成这样？淮英姐说，因为游击队会遇到各种情况，这种发式平时不碍手脚，紧急情况时又便于化装，譬如说，扎个小辫什么的。大家一听，齐声表示赞同。

淮英姐放下剪刀，又打来一盆温水，象理发师那样，将小梅的头发洗了个干干净净。跟着是一阵应接不暇：

“小妹，给你这件布褂儿。”

“丫儿，穿上这条蓝布裤，长了点，不得事，卷起裤腿儿，很好嘛。”

“哟，怎么一只布鞋张了嘴，还光着一只脚哟，快把脚洗

洗，穿上这双布鞋！大了点，塞些棉花在里面，好穿！”

小梅站在地铺上，低头看看自己的新装，又望望周围关切自己的大姐、阿姨们，她想到几天来的遭遇，敌人的凶狂，亲人的惨死，今儿到了革命部队，得到了这样的温暖，悲喜交集，泪水顺着双颊流了下来！

淮英姐搂着她，轻声说：“小梅，别难过，你的事，双根同志都给我们说了，不止你一人有这个仇，还有千千万万人有这样的仇，我们是一定要报的！……好吧，咱们去问问指导员，下步你应该怎么办？”

“我要当兵！”

“当兵？”游击队教导员程远，刚从外面执行任务回来，听说来了个山区的小姑娘，又仔细听了双根的汇报，便擦着汗一步步闯进来。他见面前这个小丫儿，大大方方站在那儿，一双俊秀的眼睛亮灵灵，看那神态，稚气中颇有点倔强。虽然大襟布褂又宽又长，卷着长裤腿儿，但丝毫掩盖不了她是个敏捷、机灵、勇敢的小姑娘。教导员想：一个够格的小游击队员！

“这是教导员程远同志，”淮英姐介绍说。

小梅一看教导员，中等个儿，三十多岁年纪，黑红的长方脸盘，一双锐利的眼睛。再一看，哟，皮套里的驳壳枪，粗手大脚，很象个种田的大叔。再一看，哟，皮套里的驳壳枪，露出个长长的子弹梭子，简直象“小机关枪”哪。还持着一副望远镜哩。真是那个威武的指挥员！她忙上前一步，急切地说：

“教导员，把我送到解放军去当兵吧！”她没直接提出要找哥哥。她想，哥哥在解放军，只要到了解放军，一定会找到哥哥。

“要参加主力？这儿主力部队都到山东一带打仗去了。”

“那我也要！”

“太远，一时去不了，你就在这儿同我们一起战斗吧。”

小梅沉吟了一会儿，说：“也好，那就发给我一杆枪吧！”

教导员问：“要杆枪干什么呢？”

“杀敌人，为爹妈报仇呀！”

“为了杀敌人很好，可不能只为爹妈报仇，要为普天下的穷人报仇，要消灭一切反动派，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方面你经过学习、战斗，很快都会懂的。”教导员笑了笑，又说：“我们这儿的枪，暂时不发给小姑娘。”

小梅一阵紧张，吃惊地想：不给枪，是不是有点儿不想收我？主力去不了，山区不能回，怎么办？她挺挺胸脯，坚决要求说：“叔叔，收下我吧，我死也不离开游击队！”

教导员笑着说：“不是已经收下你啦？”

小梅喜得眼里闪着泪花：“准我当兵啦？”

教导员高兴地说：“从现在起，你已经是个小游击队员啦！”

小梅放心地笑了，跺着脚道：“那快发给我枪呀！让我去打敌人呀！”

教导员满意地笑了。许久以来，他就在考虑：游击队，

什么情况都会遇到的，需要给使用电台的准英增加个好助手。今儿，跑来这个丫儿，父母亲全遭敌人杀害，对敌人有着深仇大恨，一定能很快地学会掌握收发报技术，是个很理想的小女兵！便说：“准英同志，把她交给你当助手吧，我看很合适，你再考考看。”又对小梅说，“你的任务也是消灭敌人，具体的嘛，准英同志会告诉你的。”

小梅晃着肩膀说：“我现在就要任务！”教导员笑道：“好！分配你这两天的任务是：睡觉——吃饭，吃饭——睡觉！好好休息！”说得同志们都哈哈大笑起来。

教导员又对小梅指点了一番，就走出屋去了。

小梅想，真是个好首长，对我比亲人还亲！尽管她受了几天折磨，弄得精疲力尽，但此刻没有一点倦意。她极度兴奋的小脑袋，又在思考教导员叫准英姐考自己的事儿。怎么考法？考什么？小梅忙把脚尖踮起来，心想：自己比枪高不了多少，能考及格吗？

准英姐催她说：“一路上累坏了，快休息吧。双根同志说，出山时你掉下坡去，身上有伤吗？”

小梅说：“没有，没有，哪儿也没伤着。”

“那就去睡觉。”准英姐命令说，并拉着她的手。

“睡多久？”

“一直睡到不想睡了为止。”

小梅没办法，只好衣服粘帖粘到地铺上。但心里却一个劲翻腾，没发枪，要考试！小游击队员……我才不睡哩。

闭眼我就起来，就起来……她心里念叨着，可是不知不觉地睡过去了。

也不知究竟睡了多长时间，等到小梅一骨碌爬起来时，天已经快黑了。她一个劲埋怨自己：该死，我怎么睡了这么久！四面看看，不见了淮英姐。忙离开地铺，向外间屋瞅，只听在对面屋里，有一阵阵鸟儿叫声。她随着声音走去，屋门半开着，往里一看，噢！只见淮英姐坐在桌前，桌上放个油布套裹着的木箱子。淮英姐头上戴着两个小黑碗一样的东西，紧紧扣在耳朵上，两手不停地转动着木箱上的一个圆盘的盘儿，小鸟儿的叫声就是从木箱里传出来的。嘻，木箱里为什么有鸟儿叫？

“摇！”淮英姐向墙角那儿作了个手势。

一阵嗡嗡响，小梅转头一看，愣了：哟！是双根叔坐在长板凳一样的铁架上，抓着一个物件身上的两个弯把儿，摇着。这物件就嗡嗡响。小梅想游击队里的新奇事真多！把这个物件摇得嗡嗡响干什么呢？双根叔又怎么到这儿来的呢？淮英姐在忙着按动桌上一个上下跳动的长柄圆头的东西，那木箱上一个比小闹钟还小的玩意儿里，有一根黑针，不停地左右摇晃着。小梅想起教导员说的“也是消灭敌人”就是指的这个吧？但马上又问自己：这样嗡嗡一响，嗷嗷一叫，坏蛋就能消灭吗？

未等小梅想出个头绪来，淮英姐忽然关闭了木箱，转过头来，发现是小梅，笑笑说：“睡够了？来，进来。”

小梅向双根叔笑笑，轻轻走进屋去。

双根叔立起身来，说要到院里去察看一下天线杆牢不牢，便走出屋去。

淮英姐告诉说：“教导员为了保证电台的安全，加强保卫，特地把神枪手、双枪将双根同志派来。双根同志保卫无线电台，又主动学会摇马达，为革命当一名摇机员！”

“无线电台好干什么用呀？”小梅第一次听到这个名称。“收发电报。”

小梅忙转动脑袋，好奇地端详着桌上的木箱，心想：怎么淮英姐把木箱关了里面还在响呢？

“你听到了什么？”淮英姐问。

“我听到了嗡嗡嗡嗡——”

淮英姐笑了，说：“耳朵还挺灵！”说着又指指木箱后面，“看！”

小梅侧头一看，原来是只老怀表，在嗡嗡嗡嗡跑着。

“你再听听院里什么响？”淮英姐问。

“牛嚼草。”

淮英姐搂着她的脖子，高兴地说：“你这耳朵听得真远。”作为一个报务员，听觉灵敏是重要的条件，但更重要的是小梅有着很深的阶级仇恨，不怕苦，不怕死，敢于和敌人斗到底。淮英姐充满信心地想：眼前这个可爱的小姑娘，一定能很快地锻炼成为优秀的报务员的。

淮英姐的喜悦，小梅并不理解，她现在想的不是象耳朵



这样的小事儿，而是淮英姐究竟什么时候考试？考什么？于是她急不可待地问：“淮英姐，什么时候考我呀？”

淮英姐笑着说：“已经考过了。”

“考过了？什么时候考过了？”

“刚才。”

小梅好生奇怪：这儿考试，不考个儿高低，也不考劲儿大小，而是考耳朵！哟！真险！早知道我就可以在这耳朵上作作准备！可是耳朵又怎么准备呢？嘻！于是又问：

“不发枪要干这个吗？”她指指无线电台。

“是呀！”淮英姐说，“游击队的枪，是发给短枪班，冲锋枪班，机枪班的。你年龄小，可学着使用我的小手枪，当前首先学习打电报，好吗？”

“好！我就在游击队电台当个小女兵！”小梅想了想说，“那么我就不去主力部队了，也不找哥哥啦。”

“你哥哥在哪？”淮英姐认真地问她。

“在解放军，马团长那个部队。”

“哪个马团长？”

“是我哥哥他们的首长，叫马坤。还在我家住过一天哩。”

淮英姐点点头说：“噢，马坤同志，很巧，我也认识，抗战时他是我们的团长，现在是纵队参谋长了。”

小梅忙问：“那你一定知道他们在哪儿了？”

淮英姐摇摇头说：“他们都到山东一带打国民党反动派

去了。咱们解放军打的是运动战，今东明西，如果你自个儿去找，那是难得找到他们的。你就安心在这儿搞报务工作吧。”

小梅点点头，望着这新奇的木箱子说：“这电报是怎么打法呀？”

“你看，戴在头上的，这叫耳机。插耳机的这个木箱叫收、发报机。那个有着弯把儿的，叫手摇马达，用它来发电，供发报机发报用。”淮英姐指着窗上的电线，“这是天线，把电波从这儿送出去。这一些，合起来，就是无线电台。”她拉小梅在凳上坐下来，又说，“别看两根不长的电线，可它能同几百里、几千里外的地方发生联系。这收报机呢，可以听到很远地方发来的电报。”

“电报怎么才能打出去？”

“你刚才看到我按动的这个上下跳动的东西，叫电键。把这电键按得一轻一重，发报机就发出一长一短的电波信号。对方电台抄下这长长短短的电波信号，就是电码。一组的电码，就成了电报。”

“怎么才能听到远方发来的电报呢？”

淮英姐想了想说：“小梅，我问你，你为什么能听到我说话呀？”

“嘻嘻，我不是有两只耳朵吗！”

“对了。我们每人耳朵里有耳膜。电波进了收报机，变成鸟叫一样声音的电报信号，它振动着耳膜，只要耳膜和听

觉神经都正常，只要知道这嘀嘀嗒嗒的电报信号该怎样记录，就可以抄成一组组的电码，这就是电报。”

“可这电报能打坏蛋吗？”她急忙问。

“能。”淮英姐告诉她：“无线电报，对革命的作用大着哩。它象神经一样，把指挥机关和下属部队、把前方和后方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首长的指示，作战命令，重要决定，都可以通过电报来上传下达。兄弟部队之间，相隔几百里，几千里，都可随时取得联系。所以说无线电是‘千里眼’、‘顺风耳’。还有，无线电可以用明码广播新闻，延安党中央那儿，有个新华社广播电台，就是用明码电报，将解放区、蒋管区以及世界上的大事情拍出来，各解放区的新闻电台抄下这些明码电报，译成新闻，登在报纸上，大家就可知道天下大事了。我们游击队的无线电台任务还有点特殊性，就是把侦察到的敌人战略情报，随时发给纵队部，这对主力部队完成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战略部署，是很有用的。”

干电台工作竟这么重要，小梅高兴极了。

## 四 奇妙的音响

一张低矮的小方桌上，放着练习拍发电码的振荡器<sup>①</sup>，小梅学着淮英姐那样的拍发姿势，用力一按电键，振荡器里的小喇叭就发出长长的“嗒嗒——”声，轻轻一按，便是短促的“嘀嗒”声。这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拍出的有“点”有“划”的电报信号。这时的小梅，象第一次进小学那样，小脸兴奋得红彤彤的，又紧张又激动，心，一个劲儿怦怦跳哩。

淮英姐坐在一旁，仔细地听着、听着。她惊喜地发现，小梅初学拍发的点点划划，干脆有力，象钢琴家在音键上弹出来的音符，十分悦耳。她忙看看小梅的右手，小手指头粗粗的，这是从小挥舞砍柴刀或锄头的小手，所以使她的手指粗短有力，按动电键才这样象钢锤打在铁砧上，叮咚脆响。不过，淮英姐也同时发现，小梅的手腕还缺少按动电键时必需的那种“弹力”，手腕不柔软，是难以加快拍发速度的。于是便叫小梅暂停按电键，先练手腕的柔劲和弹力。

<sup>①</sup> 振荡器，是一种只发声不发射电波的练习抄收、拍发电报的专用工具。

“来，把手放到桌沿上。”淮英姐做着示范动作，“对，拍手腕，落手腕，拍，落，拍，落……就这样练下去。”

小梅的手腕在桌边上一上一下，一起一落的颤动着……

这时，房东孙大妈正带着她那刚会走路的小孙子，从一旁走过，见这情景，象是自言自语地说：“这小姐姐八成是在学着练手劲用刀吧。”

小梅笑着说：“大妈，对啦，我在练使刀的腕力，要斩老狼哩。”

大妈的小孙子舞着双手，欢跳着，唧唧喳喳说着什么，好象在说：“我长大了也斩老狼！”

这天晚上，小梅感到手腕挺酸痛，这才知道练手腕的弹力，并不比砍柴抡锄头轻呢。接下去练了几天，小梅的手腕红肿起来，但她不让淮

英姐知道，其实淮英姐早看在眼里啦。淮英姐刚学收发报时，也曾经历了这样苦练的过程。她鼓励小梅说：

“抗战时期，教导员程远就在江南水网地



带作战，为了活动方便，便练习跳河沟。一次次掉下水，手擦破了皮，战胜了許多困难。他练呀练，练出了很高的跳越本领。一次，他带着侦察员执行任务遇到了紧急情况，丈多宽的河沟挡在前面，他一个箭步就跳过去了。……”

小梅听了，领悟到要为革命学会一种本领，非苦练一番不可。便暗暗下定了决心，忍住疼痛，认真地练起来。一共练了十多天，小梅发觉自己的手腕真的变得有弹性了，再按动电键，就可以拍出一串匀称的点子，清清爽爽，清晰可辨，干脆有力，象无数的钢珠落到瓷盘上一样，挺悦耳动听哩。小梅笑了。

淮英姐也很高兴，只见振荡器上的小喇叭，随着小梅手腕的抖动，象捅开堵塞的小河，清清的流水，哗哗涌流。小梅越拍越快，越快越拍，她觉得这是有生以来最愉快的时刻。淮英姐忽然摆摆手要她停下来，说：“发电报要有基本功，你拍电报的指力和腕力都未定型，要稳步前进。等指力和腕力都练得坚实有力了再逐步加快。”

小梅点点头。自己未练好基本功前，是不应只贪快，对，稳步前进！

淮英姐继续说：“去年冬天，有次战斗中，我们捉住一个敌人的报务员，他装着可怜相说，‘放了我吧，以后我再也不干这种军事电台给国民党卖命了。我技术高超，可以到那些商船、远洋船舶上去做事。’我们听他说什么‘技术高超’，想考考他，就搬出个振荡器来，要他发发报。这家伙拍得点

划不清，拖泥带水，简直象吃糖稀——里里拉拉。同志们忍不住笑了。他哭丧着脸说，‘兄弟那边的报务员，都是这‘种手法’，他再也不敢说‘技术高超’了。”淮英姐加重语气说，“小梅，记住，从敌人这个报务员身上，我们不但要看到他们的腐朽本质，还要引为教训；我们为革命学发电报，一定要严格要求，首先把基本功认真练好，才能熟练地掌握这门技术，很好地完成党交给我们的任务。”

小梅点点头表示记住了这些话。

“来，休息一下，我教你唱个报务员的歌。”说着，便教唱起来：

红色电波哟，穿云破雾冲云霄。

嘀嗒嘀嗒响哟，炮火声中传捷报……

小梅很快就学会了，唱得很准确。淮英姐满意地想：这小姑娘学什么都上心。小梅也在想：淮英姐唱歌真好听。但她对歌词的意思不大明白，问道：“炮火中怎么传捷报？”

淮英姐说：“你刚来，还没参加过战斗，以后，你会知道的。要当个红色报务员，就要雷打不动，虫咬不动，还要炮轰不动！”

小梅瞪大眼睛望着淮英姐的脸，这又是个新鲜问题，怎么雷打、炮轰都不动？干电台，还能和雷打交道？……她刚想问仔细，对方电台联络的时间到了。

开机工作，淮英姐面对着收报机收听。小梅坐在一旁，

戴着耳机学听。

耳机里出现了小梅想象不到的音响世界：各种电台的信号声，似乎是风光明媚的春天百鸟在争鸣，有的，如同那半空展翅飞翔的老角鸟的欢唱声，清脆悦耳；有的宛如枝头上的金翅儿，啾啾低唱；还有的象被鹰鹞扑捉侥幸脱险的惊鸟，尖声嘶叫，没命的惊呼。突然，一个沙哑的破锣似的声音，破坏了“鸟”鸣，使她耳朵里灌满了嗡嗡声。嗡嗡声中又冒出另一个强力电台的信号，象喇叭，咕咕嘎嘎，又似鸣叫，唧唧唧，吵得小梅停下手中的铅笔，不知究竟该怎么对付。

一阵嘈杂声过去后，耳机里剩下原先那个电台的信号，它就是正在相互联络的纵队电台，早已开始在拍发电码。小梅忙跟着淮英姐一起抄收起来。

咕咕咕，咕噜，咕噜噜。

这咕噜声不断，从哪儿来的？小梅挪动了下耳机的位置，还是在咕噜。真讨厌！整行整行的电码都被它给咕噜掉了，漏抄了！小梅寻声一瞧，原来那外屋梁头上有窝小鸽子，正张着嘴，在咕咕咕叫唤。它们的妈妈——一只灰翅、紫红脖颈的老鸽正在喂食。小梅一看气坏了，立刻拿出攀崖的本领往屋梁上爬，她要把老鸽子和小鸽子都整治整治。但刚上了一半，就听淮英姐叫她：“小梅，下来！”小梅只好顺从地下来了。淮英姐拍了拍她爬梁时衣服上沾的灰尘，说：“不要拘掉那窝小鸽。我们把电台搬到这儿来，正因为要听这老小鸽子咕咕噜叫哩。”

“那是为啥？”小梅很惊异。

“当报务员，就要学会听各种音响，才能练出真本领。”淮英姐解释说。

小梅撅着嘴叫道：“这些死鸽子咕噜噜叫，把我要抄收的信号给吵得都听不见啦！”

淮英姐笑了：“你要收听的电台信号，一直在响，为什么听不到了呢？这就说明你本领还没到家，还要很好地练，这些鸽子咕噜噜，正好帮助你从难从严练，练出能在万般吵闹的音响世界中，也能收听到你所需要的那个声音。”

“哟！这倒是真的哩！”小梅立刻消除了对鸽子的恶感，充满信心地说，“我一定刻苦练，坚决做到！”

淮英姐点点头，满意地回屋里去了。

教导员程远在对面屋向小梅招手。小梅忙跑进队部。教导员叫她在长板凳上坐下来，自己也坐了，一手抚在小梅的肩上说：“刚才，你们说的话我都听到了。你可要好好向淮英同志学习，学习她的革命精神，学到她那种本领。”接着，给小梅讲了一个故事：三年前，现在的纵队参谋长当时的团长马坤同志，交给我们游击队一个任务，要到日伪和我们拉锯的一个小镇上，安一个秘密电台，监视城里的敌人，时刻掌握敌人的“清剿”动向。报务员就是淮英同志。我们在地方同志帮助下，把电台架在一家油坊的二层小楼上。嘿！那个工作环境真是嘈杂。楼下榨油的大锤咚咚响，震得小楼直颤抖。左邻是轧花厂的嗡嗡声，右邻是铁匠铺的叮当声。敌

人常到那个油坊去，时时刻刻都有危险，可淮英同志临危不惧，她经常倒以上述吵闹声作掩护，及时地很好地完成了收、发报任务。

故事讲完了，教导员又说：“小梅同志，要知道，淮英同志所以能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中完成任务，主要是她有一颗对党对革命忠诚的火热的心，使她忘记了危险。尽管大锤震响，铁锤叮当，轧花机嗡嗡，却打不断她的思路，干扰不了她的思想。在我们部队里，那些百发百中的神枪手，他们所以练出那套出色的杀敌本领，就因为他们都有一颗全心全意为革命的红心，懂吗？”

小梅一直专神地默默听着，领会地说：“懂，都懂。”

“懂就好！”教导员高兴地说，“当前，我们这支游击队的任务是休整。你要抓紧这段难得的时间，学会收、发报技术，争取早日能上机独立工作。”

小梅满怀信心地答应：“是！”接着就跑回报务房。淮英姐已联络完毕，正关上报机，见她回来了，关切地问：

“教导员和你说什么啦？”

“要我向你学习！”

“学我？我有什么好学习的？”

“有！多得很哩，你当我不知道哇？你在边沿区小镇上那个油坊小楼上收发电报……”小梅给淮英姐讲起故事来，她，待讲完了，又靠到淮英姐身上问：“后来呢？快告诉我，后来呢？”

淮英姐一笑：“这丫儿！后来，有一天我正在小楼上收听，突然间，收报机里发出喂喂两声尖叫，我忙关了机器。你猜是怎么回事？原来是敌人在附近侦察、偷听，敌人的收报机对上了我们所收听的波长，才发出那种尖叫。敌人已经发现了目标，为了安全，我们立即转移了。”

哟！这真新奇！

新奇的事多着哩。未等小梅把淮英姐刚才说的事想完，又一桩新奇事来到面前：淮英姐正式开始发报，空中一阵隆隆响，敌机来了。

“两架‘小流氓’。”双根叔大声报告说。

淮英姐不再理睬敌机，一气把报拍发完毕，才说：“P51式，是美式战斗机。这种‘小流氓’飞得低，来得快，专爱低空扫射。不过，它象个没头苍蝇，到处瞎撞一阵，只会打机关炮，丢丢炸弹，一阵子过去就完了。若是那种高空飞过的‘空中狐狸’就要当心，表面看它没有‘小流氓’那么凶，却能侦听电台，被它发现了，召来了轰炸机，一阵炸弹下来可不得了。这种东西，狡猾得很！”

小梅望着淮英姐的脸，入神地倾听着。

在联络后的空隙时间中，淮英姐转动着收报机的波长刻度盘，一个个信号声在响。她告诉小梅说：“这个电台信号很强，可能是海上的船舶电台，对！你听，他在拍SOS，这是紧急求援的信号。这部电台所在的轮船，大概遇险要沉了，它在呼救哩。听！这另一个信号，嗯，发报啦，注意，没听到

这发报电台的对方电台信号吧？他们双方不使用同一个波长，所以一般只能听到一方的电台，那一个，同时就听不到。这样的电台，都是机密电台。这个家伙，还可能是敌人的特务电台在互相联络哩。要想同时抓到他们俩，可不容易。”

收报机的波长刻度盘在淮英姐手里不停地转动，一个比较响的信号出现，淮英姐厌恶地说：“这是国民党的‘中央社’电台，是个牛皮大王电台，专门吹牛。昨天我抄了它一段明码广播，明明是在苏中七战七捷，歼灭了它六个旅、五个交通警察大队，它却硬吹他们国民党打了个‘大胜仗’，什么‘国军有力机群将共军摧毁’，什么‘俘敌万人’，真不知羞耻！有人说，能教会一只狗不吃屎，不能使‘中央社’不造谣。这话道出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腐朽本质。注意！听，这牛皮大王电台拍发的电码，点、划不清，油腔滑调，同我们捉的那个国民党军队的报务员一路货色。”

小梅兴奋极了，原来这收报机里，还有这么多的名堂！淮英姐又说：“我们捉敌人的电台，敌人也千方百计找我们的电台，所以我们每次联络、通报，要力求在几分钟内完成，不准在机上罗罗唆唆，不准随便和对方对话拉客套。记住，这是通报纪律！”

小梅点点头，表示明白了。

时间，在一天天紧张的学习中过去了。

满怀阶级仇恨的小梅，收、发报技术提高得很快。在淮英姐的帮助下，不但能初步的进行通报，还掌握了一些应付

紧急情况的常识和技能。

这天，黄昏到来后，蚊子成群地钻进报务房小屋里来嗡嗡着。小梅一看，几只长脚蚊一齐叮到淮英姐的腿上、手臂上，没命地吸血，同时感到自己的腿也象针刺一样又痒又痛。如果在平时，随手就可以将蚊子打死，但小梅忍住这钻心的痒痛，手，不停地抄着电码。两腿，一动不动。她知道，如果自己轻轻挪动一下腿脚，甚至只要双脚稍一离开地面，收报机里的电报信号便跟着变了调，就要漏掉正在抄收的电码。她牢记：每个小电码都是电文的组成部分。一个小电码抄收的准确与否，都可能直接关系到首长的命令、指示，或敌情的关键情节等。她忍着钻心的痒痛，额上沁出汗珠，仍命令自己：向淮英姐崇高的革命精神学习！锻炼自己顽强的革命毅力，专心致志，保证坚决准确抄收！

痒痛难忍的几分钟，终于胜利地过去了，她和淮英姐一样，都准确地抄下了电文。

淮英姐摘下耳机后，忙伸手抓着小梅的胳膊，又看看她的腿，只见都落下一块块红疹斑，心疼地笑着说：

“好一个小丫儿！”

天空压得低低的，暴雨之前，闷热难当。她们又开始了收听。

小梅忽然发现，这小小的耳机里，竟是一个庞大的极其吵杂的世界。一种使她难以忍受的震耳欲聋的喀嚓声，就象谁在用两块破铁皮互相用力摩擦，使人听了心烦。

“这是雷电干扰！”淮英姐告诉她。

每当窗外打闪时，这种讨厌的喀嚓声便一阵阵地炸耳膜。喀嚓声开始时还是断断续续的，后来，象破铁皮在不停地摩擦，突然，一阵猛烈的喀嚓响，简直象要把耳机给炸裂开来。跟着是一声炸雷响，这惊人的炸响象要把天空给撕裂，把大地给轰塌！顿时，风雨大作。从窗户拉出去架在木杆上的天线，不停地摇动，雨水顺着天线从窗棂处流进来。

“纵队电台有重要通知发给我们，”淮英姐兴奋地作了个手势，双根叔立即摇动马达向发报机供应电流，手摇马达嗡嗡响起来。

闪亮，瞬间即逝的闪亮，一道道，一阵阵。远方的闷雷，近处的响雷，彼伏此起，好象一齐来向游击队电台凑热闹！

淮英姐知道，在这样的天气里收听，是随时都有危险的，一个炸雷“光临”，就可能震聋了耳朵！想到这里，她用命令的口气说：

“小梅！下机去削几枝铅笔来。”

小梅立刻明白了淮英姐的心意，两人面前都放着好几枝削得尖尖的铅笔，还要去削铅笔干啥？这明明是怕我出危险哩。不，我也要坚决跟淮英姐一样，坚守战斗岗位，越在危险的情况下收听，越是锻炼自己的好时刻哩。想到这，她感激地向淮英姐摇摇头，笑笑，表示坚决不离开。

淮英姐焦急又高兴地想：简直是个刀火山火海都不在乎的犟丫儿！

小梅见淮英姐焦急的样子，又摇摇头，意思是：圆脑壳厚嘴唇猪头的子弹我都不睬它，雷电算啥。

窗外的天空，突然闪过一阵耀眼的白光，一个大火球顺着天线滚了进来，这预示着猛烈的炸雷瞬间就要在报务房内炸裂！就在这千钧一发时刻，教导员一步抢进来将她们二人头上的耳机摘掉，几乎在这同时，淮英姐敏捷地拔掉了收报机上的天线，小梅神速地拔下发报机上的天线，使得火球没再往跟前滚，就在窗台处炸响了。小屋，桌凳，和每个人都象一齐跳离了地面又沉到地底下去。

淮英姐笑着，埋怨说：“叫你离开，就是不肯，瞧，多险！”

小梅说：“这儿，就是我的杀敌战场，战斗未结束，怎好离开！”

程远和淮英姐一齐笑了。

程远称赞说：“嗯，小梅子无所畏惧，很好！干革命，就是要有一股劲头。”他转向淮英姐，“不过，淮英同志，还是要注意安全呀。”

淮英姐说：“不要紧，我们报务员就是要常常和闪电炸雷打交道。”说着，忙拿起耳机来。这时，天空中的雷电已经远了，小梅迅速插好天线，和淮英姐一起，又继续投入新的战斗。

雨过天晴。小小报务房里，响着嘀嘀嗒嗒的电报信号声。



## 五 天天向上

小梅的时间，是在嘀嘀嗒嗒声中飞快过去的。

这天一大早，双方联络完毕。

淮英姐仍然转动着收报机上的波长刻度盘，一个微弱的电台信号，在耳机里轻声轻气的低语着，如同病重的小鸟有气无力的啾啾，你要不注意，很可能听不到它。

“这是个远方电台，电力很小。过去，特别是抗战时期，物资困难，双方离得又远，我们经常和这种‘小不点’电台联络，要特别留心，一不注意就会失掉联系，甚至几天都呼叫不到。”淮英姐说，“你听，它发报啦。来，你把它的电报全部抄下来。”

小梅首次接受这种任务，虽然这个电台不一定是我军的，抄下的电报也不知它说些啥，但这是淮英姐的命令，她愉快地执行了。

微弱的电台信号开始时忽高忽低，后来，渐渐弱下去，几乎要消失了，等你抄下几组电码后它才又慢慢变清晰了。据情况分析，这个电台不是遇到大风，天线受到影响，就是摇机员摇得忽快忽慢，手摇马达发出的电流不稳。

过了一会，似乎好了些，点、划，也变得清清楚楚了，

但声音仍然很低。正在这时，窗外传来了教导员程远的命令：

“立正！向左转，成刺杀队形，散开！”

淮英姐向窗外的教导员笑笑，非常满意他的“配合行动”。

这可苦了小梅啦。

“防左刺——”

“杀——！”

步枪班的几个队员，亮开大嗓门，冲着窗口，一声喊杀，简直要把小屋顶给冲到半空去似的。

小梅手中的铅笔不停地划着。

“防右刺——”

“杀——！”

嗨！这一声杀来得更响，粗犷的嗓音钻进耳机，象要把电台信号给轰跑。

“一步前进！两步前进！”

“一步后退，两步后退，前进！”

“连续三枪刺！”

“杀！杀！杀！”

小梅在一片杀声中准确地抄收完毕，教导员的刺杀操练也同时结束。

淮英姐拿过抄下来的电码一看，笑道：“在同志们大嗓门练杀声中抄成这样，很不容易。”

小梅刚才精力太集中了，到这时还冒着汗，耳边好象那

“小不点”电台的信号还在嘀嗒着。

晚饭后，全体集合，听教导员程远作整训工作总结报告。接着便是文娱晚会。

游击队员们自编自演，台下很热烈，台上很认真。淮英姐也上了台。她的女高音向来很受欢迎。这次她唱的正是教小梅唱的那首《红色报务员之歌》。

观众未等她唱完便爆发了热烈的掌声。小梅从雷动的掌声中，听到淮英姐唱的歌词和原来有点不一样，她等淮英姐回到自己身边，便说：“你刚才把‘炮火声中传捷报’，改成‘侦察联络立功劳’啦？”

淮英姐一听，顾不得歌词改的怎样，高兴地说：“你刚才在掌声中捕捉住我的声音，好！当报务员，应该培养这种习惯，在多种声音交错中跟踪一种，捉住它！”

她们本想再欣赏几个精彩节目，因为要开机工作，只好一起回到报务房里来。

深秋的晚风，顺着天线从窗洞中吹进小屋来，凉嗖嗖的，好象告诉人说：冬天快要来了。

“我们就要出发啦。”淮英姐说，“我们在这一带住了几个月。这一带，抗战时曾是新四军根据地，后来，敌人几次占领，都未能长期站住脚。所以，这里的群众基础很好。下一步，我们要离开这儿，接近铁路线上的城市。我们这支游击队的任务，要同蒋介石的一只看门恶狗打交道了。”

和纵队联络又开始了。

纵队电台表示有一份加急电报要拍发，淮英姐忽然把电报纸往小梅面前一推，命令说：“小梅同志，把这份急电抄下来。”

早晨收听的那个微弱的信号，毕竟是一种练习。现在，这是主力部队、上级指挥机关发来的急电，每个小小的电码都是十分重要的，能否一个不漏地全抄下来呢？小梅望着淮英姐的脸，那神情对自己是很期待的，挺信任的，便毅然地双手接过耳机，对着收、发报机的正面，稳稳地坐着收听起来。淮英姐则坐在一旁，戴上小梅练习抄收的耳机。

小梅左手轻轻转动收报机的音量调节器，右手的铅笔在纸上沙沙响着。

一个喇叭似的声音，突然冒出来，咕嘎咕嘎一阵沙叫，它没能吵掉小梅的电码。坐在一旁只听不抄的淮英姐，暗暗高兴地说：“好！闯过了一关！”

小梅凝神地继续收听，再有一分钟就可全部抄完了，可耳机里突然出现了另一个相似的电台，声音、拍发的速度，几乎是一模一样！在这以前，小梅遇到的干扰，声音有粗有细，有强有弱，有急有慢，总可以用力加以区别，捉住要抄的那个声音，把电码抄下来。现在这两个信号搅合到一块儿，如同两架钢琴同时弹着一个音符，真叫人太难区别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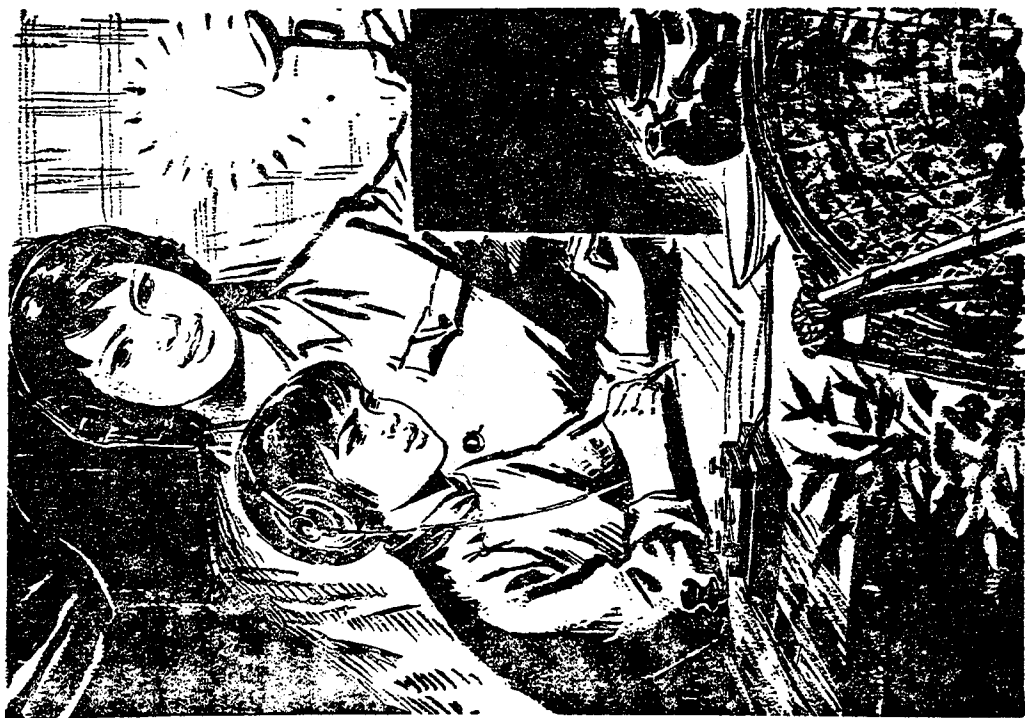
“捉住它！”淮英姐的声音在小梅耳边回响，她侧着头，略把收报机的调节器转了转，在两个电台的“二人合唱”中，仔细地辨别着。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漏抄了几组电码，可以

要求对方重复拍发。但加急电报，时间要求特别严格，对报务员来说，这时间即便耽误了一秒，也都是不能允许的。

小梅竭尽全力，跟踪着纵队电台，迅即发现闯进来的狡猾家伙，虽然它的音调和我们纵队的极象，但它的节拍却稍稍慢一丁点儿，还象做贼心虚一样，有点儿颤抖。小梅按时抄收完毕，一个小电码也没漏掉，淮英姐心里更加高兴，这小丫又胜利地闯过第二关。

小梅激动地扑到淮英姐怀里，完成任务后的兴奋，使她的小脸红彤彤的。她双手搭到淮英姐肩膀上望着淮英姐俊秀的脸，欢乐的泪花挂在眼角上。她觉得此刻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我这个大别山的小丫儿，以前只会手拿砍柴刀砍柴，提着竹篮挖笋，虽然我能爬崖翻岭，可作梦也没想到，山区小姑娘的手能抄下电报来！淮英姐啊淮英姐，你听，我现在这颗心跳得多欢！参军前，我哩哩啦啦只读了两年书，连个ABCD是什么样子都没见过。是你，把着手教会了我抄收无线电报，所以我才有了今天的幸福，才能为人民做一点工作。……

这些话，小梅虽然没有说出来，可淮英姐最了解小梅的。她以同样兴奋的心情抚摸着小梅的头发，微笑着，替小梅拭去兴奋的泪水和额上的小汗珠。她不由地想起了一九四一年的一天，当自己独立抄下了一份加急电报时，那心情正象现在的小梅一样兴奋、激动。所不同的是，那是一份打鬼子准备反扫荡的命令。今天这份电报内容，尽管还不



知道，但一定是一份重要的军事部署或命令，这与本地区各游击队如何保证主力部队在运动战中歼灭敌人关系极大，直接关系到毛主席、党中央战略部署的贯彻执行。

淮英姐姐瞧着小梅兴奋的脸蛋，想起了自己干报务工作以来的战斗历程，这几年来变化多大呀，一九四一年一次战斗中，那位老报务员身负重伤，从那以后，自己承担了电台的全部工作。今天，又一个小女报务员，象刚出巢的小鹰展翅飞翔了！这个革命的大熔炉里，锻炼了和造就了多少小英雄姐妹、小英雄兄弟啊！

激动、兴奋，使小梅禁不住欢乐地拍着手说：“淮英姐，我懂啦：消灭敌人的武器有各种各样，电台，确实是个重要武器，在首长、同志们和姐姐的帮助下，我才学会用这个武器打击敌人。革命，把我这个大山里的小丫儿变成了小战士啦，我一定坚决革命到底！”

淮英姐鼓励说：“只要继续努力，你一定可以成为一名合格的出色的报务员！”

小梅忽然想到，和淮英姐相处这样久了，还不知道淮英姐的经历呢，便问道：

“淮英姐，你是什么时候学习报务工作的？”

淮英姐想了想说：“一九四〇年。我也跟你这么大，从资本家的工厂里跑出来，参加了新四军。因为喜欢唱歌，开始被分配到文工团。我是多么热爱我的工作啊，可是，一位首长，就是现在的纵队参谋长马坤同志，有一天晚上对我

说：‘小淮英，到无线电训练班去吧。去学会用电报信号唱歌吧。’当时我不知无线电是啥东西，也不愿离开文工团。大姐们对我说：‘小妹，去吧，这是革命工作的需要，你就愉快的去吧。’”淮英姐说到这，笑了笑，“我本想为革命演戏唱歌，可一个晚上，又成了无线电台的一名新兵。小梅，你也有点象我哩，本想去主力部队找哥哥，当解放军的小女兵，没想到当了游击队里的小报务员啦。”

二人一齐笑了。

淮英姐接着说：“后来，我慢慢懂了，革命工作的需要，就是自己的志愿。”她把小梅的衣领拉好，“小梅，刚才你说要坚决革命到底，你有没有想过，怎样把革命革到底？你会使用无线电这个武器，武器可要人的思想来指挥。什么思想？共产主义思想。电台，是革命的‘千里眼’、‘顺风耳’，重要得很。要想把这个武器使用好，就要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对党对人民无限的忠诚，对工作极端的负责任。小梅，只有心红才能眼亮，只有刻苦地学习、实践，才能熟练地掌握这个武器，当一个个有觉悟有本领的小女兵！”

小梅把胸一挺：“我一定努力提高觉悟，学成一个够格的报务员！当一个个有觉悟有本领的小女兵！”

淮英姐高兴地说：“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华东各主力部队在苏中七战七捷后，正大踏步北上山东。估计，不久在山东战场上要打个大胜仗！说不定，你哥哥也要参加哩。”

小梅很羡慕哥哥，心里想：哥哥能够在前方参加打大

仗，多好啊！你现在在哪儿，也象双根叔那样使两支驳壳枪吗？

从驳壳枪，小梅想到了自己还未学会使用小手枪哩。第二天一早，她跟淮英姐一起学习了毛主席关于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教导后，把淮英姐的小手枪从皮套里抽出来，跑到庄头上，练起瞄准来。正练着，双根叔走过来，给她作着示范，一边说：“这打枪，和你打电报可是两码劲，打电报手腕要柔，打枪，手腕要硬，射击时还要自然屏气才能打得准。瞧，这样练——”

小梅照着双根叔的指点，把树上一个老鸦窝，当作那个杀害自己亲人的坏家伙的圆脑壳，微闭起一只眼，认真地仇恨地朝它瞄着，不时地从嘴里发出：“叭！”“叭！”

双根叔回到住院，帮房东大娘挑满了一缸水，又回到庄头来，见小梅还在举枪练瞄准，看样子挺累了，还在坚持着，便招呼道：“小梅！休息一下。”

“我不累！”

“那就——你先停会儿，我再给你说说。”

“好！”小梅高兴地跑过来了，两人坐在老槐树下鼓起的树根上。双根叔吸着烟说：“战斗中常常是炮火连天，子弹呜呜叫，只有那些为了全人类的彻底解放而不怕死的革命战士、共产党员，才能沉着战斗，枪也打得准。”

“共产党员？”小梅瞧着双根叔的脸问，“你一定是喽？”

双根叔点点头。

“教导员呢？”

“更是。”双根叔吐着烟说，“他是我们游击队党支部书记。”

“淮英姐呢？”

“她和教导员一起，抗战时就入党了。”

小梅迫不及待地问：“我也要入党，行不？”

双根叔鼓励她说：“你的条件很好，到游击队后的表现挺不错，只要不断地天天向上，就一定会成为党员的。”

小梅听了双根叔的话，唿地站起来说道：“明白了！”她英武地提着小手枪，迎着东方升起的朝阳，眼里闪烁着幸福和理想的光芒。

## 六 插进敌心脏



游击队员们，都在紧张地做着出发的准备，听说要长途行军，有的忙钉鞋扣儿，有的忙缝鞋带儿，

唯有小梅想：反正大布鞋塞棉花，不会跟脚的，自己是跑惯了山路的，还怕什么呢？到时候脱下大布鞋往挎包里一掖，光着脚丫子跑！

一阵说笑声，淮英姐和房东孙大妈走进来。淮英姐报告好消息：“小梅，大妈给你送‘装备’来啦！”

孙大妈提双崭新的布鞋，笑眯眯地走进来，弯腰就将小梅的大布鞋扯掉，不容分说把她带来的一双新鞋给小梅穿上了，笑着说：“瞧，多合脚！丫儿，穿着大妈

做的鞋，好好儿地行军多多地打胜仗吧！”

小梅点头应着，但心里可遇到难题啦：不穿，辜负了大妈的心意；穿了，这不是违反群众纪律啦？

孙大妈看出小姑娘的心思，手掌一拍说：“瞧你这样儿，是怕犯纪律吧？这鞋面儿布，鞋底儿布，都是你淮英姐买的，你还怕个啥？快站起来走走，叫大妈看看！”

小梅立刻弹起来，把两脚蹭得咚咚响，眉开眼笑地说：“好！正合脚！谢谢大妈！”

“瞧这小丫说的，军民一家嘛！”大妈说着笑着帮同志们忙干粮去了。

淮英姐说：“穿了合脚的鞋，好跑路。今后一段时间内，我们要和敌猪头师打交道了，少不了东跑西奔。”

教导员进屋来了，看了小梅穿的新布鞋，高兴地说：“不错，不错，又结实又跟脚。小梅子，怎么样？爬惯了大别山的脚丫子，今儿可要在大平原上‘赛跑’啦！”

小梅微笑着，挺挺胸脯，看神情，什么困难都不在话下。教导员又检查了小梅的着装和收发报机的携带方法，很满意。然后对双根说：“我们这次的主要对手猪头师，很疯狂，我们要作好在敌人心脏里打一场恶仗的准备。”又对淮英交待了一番后，才忙别的去了。

离出发的时间还有两个小时。小梅忽然说：“淮英姐，这收发报机的壳儿啥时裂了点儿？”淮英姐一瞧，说：“啊，那个裂痕呀，得先从这个电台的来历说起，坐下，我告诉

你……”

已经是五年前了，抗战正处于困难时期，活动于江南一带的新四军，物资极端缺乏，团部的一部旧电台，经常发生故障，地地道道的“老爷货”！一天，团长马坤同志对教导员程远交待说：“到敌人心里去给我掏一部电台出来，我们这台老掉牙的家伙必须换掉了，越快越好！”

程远同志接受任务后，带着侦察排靠上鬼子据点。这是江南水乡的一个普通市镇，大沟小河贯通。有个拱形木桥高立半空，进出街里的木船来往桥下。程远决定自己先去看看，便撑着运粪的木船进了街，只见店铺生意冷冷清清，街上行人稀少，几个肩挑小贩在十字路口卖鱼虾。北面一条街，有几户高墙大院里住着一小队鬼子和一中队的军。程远把小船系在河边的歪脖柳树上，挑了粪桶，杵着粪勺儿走上岸来。他沿街向前走了一截，向南拐进一条弄堂，见坐西朝东一家茶馆对面，有个小楼的窗口里拉出两根天线，架在高高的木杆上，不问便知这是敌人电台的所在地了。他把粪挑儿放在僻静处，便到了这个小茶馆里，要了一壶茶，在正对敌电台的窗户外坐下，慢慢地喝着，留神地观察着。敌人对保护它的电台显然很重视，除一个塌鼻梁的伪军抱着大枪在门口站岗，还有有横眉竖眼的伪军便衣在附近转游。一直到傍晚，程远才离开了那个小茶馆。第二天，他又扮成卖鱼虾的，进到敌电台屋子里边看了个仔细，还有

其他的侦察员也进到镇内。这样一来二去，便摸清了敌人在午后一段时间最松懈，鬼子和伪军都呼呼睡午觉，敌电台的工作人员也睡午觉，只门口一个站岗的，好对付。

根据这种情况，便决定早一点儿进街，乘午间动手。为了内外接应，程远将两个侦察班隐蔽在镇外，自己带着一个班，都化了装，半晌午时，分乘三只小木船，把短枪匕首等武器藏在青菜筐里、枇杷箩里，竹篙点着水面，摇着桨，进了街。

五月的江南，午间已挺炎热。敌电台门口那个塌鼻梁卫兵，持枪立着，不停地擦着汗。他忽然发现现在小茶馆门口有个农民在卖枇杷，便瞪着眼睛咋呼：“快过来，让老子尝尝枇杷甜不甜！”

那个农民倒挺听话，立刻把枇杷挑过来了，但当这个塌鼻梁伸手到箩里去抓枇杷时，脑袋上已被一个卖青菜的狠狠砸了一秤砣，并迅速被提进岗楼里“睡觉”去了。开始得挺顺利。按照原定计划，有六位侦察员早占了事先分配的有利位置，控制了当街大门和对过茶馆，其余三个紧随程远进了大门直向后边的小楼冲去。里面静悄悄的。楼梯又窄又暗，他们儿大步就跨上去了。楼上房间倒挺敞亮，一部完整的电台静静地放在桌上。程远他们立刻抱的抱，扛的扛，正要下楼，只听楼梯一阵响，跑上来个敌人的报务员。这家伙身着伪军官制服，敞着毛茸茸的胸怀，懵头懵脑地上了楼，一见眼前这情景，吓得转身就逃，被程远一脚踢倒在楼

梯上。这家伙个头大，腿脚长，肥胖的身子一扭歪，把楼梯给堵了个严严实实。更可恨的是他用两脚乱蹬乱踢，要阻止楼上程远他们下来，嘴里还想大声叫喊，只是连声带吓，一时叫不出声儿来。本来当一枪就可以结果他的狗命，可此刻不能响枪，只好给了他一匕首。于是大家一齐下了楼。这前后还不到三分钟，侧院的小屋里，几个敌摇机兵还在睡得正酣哩。程远他们迅速来到小河边，将收、发报机、手摇马达等分别藏进小船舱里，立刻后队作前队，每条小船上都有一人摇橹两人撑篙，箭一般向镇外撤。

但刚出镇不到一里，后面的敌人追来了。

程远一看，背后是股伪军，好对付。难对付的是右面这股日寇，很凶，越追越近，负责掩护的三班已有两个战士牺牲了。程远立刻命令主要火力都对付这股日寇，边打边撤到一个七、八户人家的小庄前面来。这儿有一条三丈多宽的大河，用机枪封锁住桥面，逼得追来的日寇、伪军一个个伏在河对面的稻田里不敢露头，只是噼噼啪啪不住点地放枪，赶他们发觉游击队已不再还击而冲过大桥时，程远他们早已带了电台走了很远了。……

淮英姐讲完了故事，指着收报机的外壳说：“这是那次夺敌人的电台下楼时，因那大个儿敌人尸体挡道，在楼梯的栏杆上碰裂的。”

小梅默默地看着面前的机器，想不到它还有这样一段

不平凡的经历哩！

淮英姐一手搭在小梅的肩上，继续说：“为了夺这部电台，有两位同志献出了生命。我们要永远向这些出生入死一心为革命的侦察员同志学习。我们得象爱护自己眼睛一样爱护这台台。”

“是！决不能让电台的机器受到损失！”小梅使劲地挥了下手擦紧的拳头。

淮英姐满意地笑了。

集合的哨音嘟嘟响起来，淮英姐拉着小梅向孙大妈热情地告了别，然后一起雄赳赳地向集合地点跑去。全体游击队员，迅速地集合在村边的晒场上，待命出发。

程远挂着望远镜，转着快慢机，神态威武而庄重，压低声音说道：

“同志们，我们马上要插到敌猪头师的脏里去。活动方式尽力隐蔽。我们的有利条件很多，有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英明领导，有广大群众的大力支援和掩护，还有一个可以用来周旋、落脚的黄泛区。但是，还要充分地看到困难，敌猪头师有机械化部队，必然要千方百计对付我们，所以我们要做好应付各种复杂情况的准备。”接着，他简单地说了下行军途中的注意事项，队伍便出发了。

游击队经过整夜行军，拂晓前在一个名叫吴家寨的村庄住下来，并立即封锁了消息。这个村庄三十来户人家，离



铁路望山车站只有五里，庄前有个土岭，庄后有很密的柳树林，既便于了望，也便于撤退，加上这儿群众基础好，所以程远选择了这儿宿营。

一位白胡子老汉，新四军的老交通，作为全庄群众的代表，负责安排好游击队的吃住后，悄声告诉程远说：“昨日我们县的游击队扒了好长一段铁路，敌人刚修好。望山车站来了不少敌人坦克车。”

“噢！”程远一听眉飞色舞，“这倒很值得‘参观’一下。”便对双根说，“望山车站养路工区的头儿大老吴，是我们的人，你马上带两个队员去联系一下，把敌人的动向摸准。”双根答道：“是！我们马上就去！”

半小时后，在望山车站的南头，出现了几个新来的养路工人，正在慢慢地更换枕木。

这时，敌猪头师的侦察处长王勋，奉命到这个站来协助快速纵队装车北运。他站在火车上，用望远镜左右前后地察看，耳边回响着猪头师长沙哑的声音：“快速纵队的装备，这次选中望山车站装车北上，和本师关系重大。因此，命令你切实做好：一，严加防范，不得被共军耳目混入车站；二，坦克等装车后，一律用丽布遮盖起来，不使沿途百姓看清；三，虚虚实实，使共军耳目不得要领。”他继续察看，一面长长出口粗气，快速纵队，车辆众多，难以不被共军觉察呀。但只要能在两昼夜内保住秘密，一待坦克进入山东战场，共军获悉后也晚了，哼！他忽然发现，装车速度太慢，如果在

这儿出了岔子，泄露了上峰的作战意图，就要吃不了兜着走！他气哼哼地跳下火车往车站跑去，溅着唾沫星子向站长发了一通脾气，说今天内如不全部装好车，就要一律枪毙！然后又回到火车上来，继续向四下里察看。这次他注意到新来的几个养路工人，心里一动：他们为什么在南边捣捣？这里边是否有共军便衣？便跳下车来直向他们走去。

双根叔掠眼一看，知道对手来了，忙向大伙递眼色，一齐作好了准备。

“你们在蘑菇啥？嗯？一根枕木鼓捣他妈好半天！还未换好？”敌侦察处长骂骂咧咧来到面前，“谁是领班的？”

“我。”双根叔说。

敌侦察处长王勋瞪圆了眼睛打量着，逼近了，恶狠狠地问：“为什么不先换北面的？”

“上面有交待，说这车往南开嘛，所以得先换南边的。”双根叔说着装上一锅烟，心里话：“狗东西，还想虚虚实实玩花招呢，真一换南边的枕木，你就沉不住气啦？”

敌侦察处长心想，这个领班的，大大咧咧的不在乎，很象个共军便衣！便突然把手枪对上双根叔的胸口，咬着牙慢条斯理地说道：“新四军的便衣，没想到吧？多日不见了，今儿，在这儿又会面啦？嗯？”

这家伙的卫兵们一拥而上，都拔出手枪来，将双根叔团团围住，形势十分紧张。

敌侦察处长紧盯着双根叔的脸色，看他心慌不？神情

稍一慌张，马上就捉起来。

可双根叔象没那回事儿，把小烟袋掂两掂，笑笑说：“长官，这是什么年头，官长和百姓开玩笑！哪位老总借个火，抽袋烟。”

“哪里人？”敌侦察处长缩回手枪厉声问。

“五里镇。”

“街道门牌？”

双根叔心里好笑：“老子随意说了个地点，你还问街道门牌哩！”便马上回答说：

“小南巷十七号，茂源木匠铺隔壁。”

“你到铁路干活，是怎么来的？”

“工区大领班招工把我招来的。”

敌侦察处长一声命令：“传大领班！”

不一会儿工夫，两个匪兵将大老吴押来。

敌侦察处长转脸问：“你招他来干铁路，敢保他不是共军？”

大老吴笑笑：“长官，都是些老实巴脚的做田人，没法活下去才来吃这碗饭的。”

敌侦察处长又继续追问双根叔：“你不是共军的耳目？”

双根叔见这家伙从“新四军便衣”降格怀疑是“共军耳目”，便立即转守为攻：“长官，共军还要派耳目？他们就在附近。”

“嗯？在哪？你怎么知道的？快说！”

双根叔用小烟袋一指：“昨天他们还扒了铁路，会走远？”

“……”敌侦察处长被说得噎住了，浑身难受，停了一忽儿才咆哮道：“胡说！那支共军游击队，已被国军消灭了！”

大老吴趁机凑上前来，指指手腕上的表：“长官，离规定的开车时间还有十小时，这枕木……”

双根叔大声说：“这长官不相信咱，吴先生，算账，不干咱！回家种田去。”

另外两个游击队员和一些工人也把钢镐一丢，坐在钢轨上不干了。

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从车站月台上走来个戴大沿帽的敌军官，不耐烦地挥动着白手套，远远地就咋呼开来：

“侦察处长先生！我部司令官责问，究竟能不能按规定时间开车？”

敌侦察处长慌了神，把手枪晃着：“都他妈给我快干活，十分钟内修不好路，枪毙！”说着，带着卫兵们走了。

当敌人的军用列车向北开去的时候，程远根掂双根的汇报，已拟好电文，交淮英拍发出去。

## 七 在鲁南战场

初冬的鲁南原野，一片光秃秃的。西北风把残留在地头上、路两旁的高粱叶和豆叶儿卷起来，送到半空，到处飘撒，发出哗啦啦响声。

远方，炮声隆隆。

大、小路上，行人不断。头戴毡帽头的老汉，推着独轮小车，吱吱呀呀响着。年轻的小伙子，背着钢枪在人群中扶老携幼，招呼着。浩浩荡荡的担架队，把长长的扁担、杠子伸向半空，迈着有力的步伐，踏得冻路咚咚响。小米、高粱煎饼，军用布鞋，一车车、一挑挑送到前方。

我野战军，正在大规模的运动着。

拂晓前，纵队参谋长马坤，正忙着向各师下达战斗命令。这位年轻的指挥员，虽然才三十多岁，但却沉着老练，他根据上级的指示和游击队拍来的电报，已部署好了反坦克阵地，现在又考虑着具体的战斗方案。

这天早晨，罕见的大雾，把我军阵地前全部罩住，白茫茫的，几米外就看不清楚。

隆隆响声由远而近，一群黑色的“乌龟”渐渐变大了，气

势汹汹地沿着公路向前滚动。有的，对着成行的电线杆往前碾，响声越来越大，阵地前的大地都跟着抖动起来。前面为首的两辆敌坦克，打着机关炮，朝着我军阵地正面扑来。机关炮弹打得这儿那儿冒起一股股烟柱，把冻结了的泥块扬到半空，张牙舞爪地来到了我阵地前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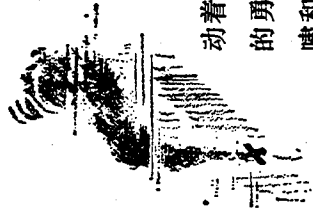
后面的敌坦克，打着机关炮，迟迟不敢向前，都在观察着打头阵的两辆命运如何，想等前面这两辆得手，它们再前进。

前面这两辆，抖动着身躯，轰隆隆作响，咚咚咚开着炮，顺着小山坡爬上来。突然，在坦克前面，拥在一块儿的几颗手榴弹爆炸。坦克毫未受伤，继续前进。敌人的坦克手胆量更大了，认为共军既无反坦克炮又无飞机攻击，地面上的防御能力，不过是刚才这种小小的一声爆炸而已，岂能把我怎样？便更起劲地打着炮，横冲直闯地冲上坡来。正在这时，大包的炸药轰轰两声巨响，这两辆敌坦克猛地被抓翻了个儿，钢的履带应声断成几截哗啦啦脱落，敌坦克手还没闹清楚是怎么回事，就葬身于一团烈火之中了。

后面的敌坦克见势不妙，都慌忙笨拙地掉转头，一面打炮给自己壮胆，一面夹着尾巴没命地跑。

要跑？已经晚了，我们的战士们，纷纷从战壕里跳出来，抱着炸药包，拿着爆破筒，箭一样攀上去，一声声巨响，敌坦克一辆辆着了火。

同一时间内，兄弟部队发起了攻击，枪炮声响成一片，



敌人的汽车、摩托车也一辆辆起了火。

敌人有些溃逃，有些顽抗。敌军指挥官指挥他的装甲车群反扑过来，这些铁家伙的行动比坦克灵活，不停地动着炮口，咚咚咚，打得一片火雾腾腾。我们的勇士们气红了眼，爆破筒、手榴弹，带着呼啸和愤恨飞了过去。有的战士把烧着的敌

摩托车，连推带拉，迎向敌装甲车。有的夹着炸药包冲上去，在一声猛烈的爆炸中和敌装甲车同归于尽。还没有被打翻的敌装甲车驾驶员吓懵了，掉转屁股，打着炮没命地逃。到处是翻了个儿的汽车、坦克、摩托车，歪七扭八的火炮，一片片火舌，一声声爆炸。逃跑的敌装甲车，没跑多远，也一个浑身燃起了熊熊大火。

敌人指挥官急了眼，把美械装备的步兵，从刚到的一辆辆汽车上赶下来，投入这场在钢铁火堆里进行的战斗。我英勇的解放军战士，端着寒光闪闪的刺刀，如泰山压顶一般扑进敌群，把敌人杀得嗷嗷怪叫，不大会儿，这些美式装备的“精锐装甲兵”，就都俯膝似的举起手来投降了。

硝烟弥漫，战场还在燃烧。从四面八方涌上来的解放军战士，高声欢呼着……

这时，从庄里跑出一个英俊的青年战士，只见他一身黄军装，红润的脸蛋，高高的鼻梁，一双大眼里洋溢着胜利的喜悦，扫视着眼前的一切。原来他就是纵队部电台报务员

李火生，刚才知道战斗已全部胜利结束，便忙摘下头上的耳机，急急地跑到这儿来了。他在战利品中，寻找着什么。战利品可多极了，有坦克，有卡车，有大炮，有重机枪、轻机枪，有成堆的弹药箱，步枪，嘿，这蒋介石还真是个挺不赖的运输大队长哩。他正在察看着，天空突然一阵轰鸣，窜来两架“小流氓”，没头没脑地一阵猛烈扫射。自苏中战役以来，火生和他的电台，不止一次地被敌机扫射过，因为隐蔽得好，才未受损失。现在，蒋匪帮显然派这鬼东西来疯狂地报复。火生恼怒了，他转动着战友们缴来的重机枪，把枪口对上高空，哒哒哒一阵猛打。

敌机大概发现地面在射击，为首的一架，作了个假俯冲，只把头稍一低就急忙窜上天空，后面的一架，乘机从远处低空冲来，咚咚咚一阵猛扫，只打得火生脚前脚后直冒烟，并未打着火生一根汗毛。敌机又飞走了。

这时，纵队参谋长马坤正打这儿经过，他见火生这样英勇地打敌机，心里十分赞许。

只见火生又掉转枪口瞄准了目标，敌机上的机关炮和火



生的重机枪几乎是同时开了火。地面上爆起一股股青烟。这架“小流氓”嗡嗡着吃力地爬到高空去。瞬间，这架敌机，象被蓝天“粘”住了，未等地面上的人眨眼，它便象断了翅膀的老鹳，飘了两飘后，由小变大，带着一股黑烟和呼呼的风声往下栽，机翼削断了高大的白杨树，翻着翅膀砸到地面上，轰的一声爆炸了。另外那架敌机，见他的难兄被击落，没命地钻上高空，变作个小黑点，很快消逝不见了。被火生击中的敌机飞行员跳伞了，当他刚一落地，立即被几个小战士捉住押来了，那家伙捂着擦伤的脸说：

“贵军枪法太厉害，怎么专打我的操纵系统，使我驾驶失灵？！”

参谋长握着火生的手说：“祝贺你，为人民立了功！”火生兴奋地跑到战利品中抱起一个长方形木箱，大声

道：

“报告首长，一部发报机！”

“有什么特点？”参谋长问。

“‘推挽式’的线路，发射功率大，可以作远距离联络用。”火生说。

“噢！”参谋长来了兴致，“能同多远的地方联络？”

“千里之外，也能听得挺清楚。”

“那好！留在纵队部使用。”

火生高兴得抱起发报机就跑，又被参谋长喊住了：“小火生，知道不？为什么要把这部发报机留下来使用？”他烫

近火生，着重地强调说：“咱们留在陇海路以南的游击队电台，离这儿挺远了，正好用这台大功率的发报机跟他们联络。今天这一仗，敌人重要的一支机械化部队被彻底消灭了，蒋介石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他一定要大量调动他的部队来反扑。咱们遵照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战略部署，是一定会全部地歼灭敌人解放全中国的。在当前，咱们要随时掌握敌人的动态，所以和敌后各游击队及时联络，极为重要。”

火生点点头说：“明白了，首长。”

“还有，”参谋长继续嘱咐说，“要体会战友的辛苦，要知道他们的难处。咱们那支游击队，现在跟蒋介石的一条凶恶的看门狗猪头师打交道，处境艰苦，困难不小。要时时刻刻想到这点，联络时要细心，耐心，热心，主动。”

“是。保证完成任务！”

火生回到报务房，一面检查着缴获的发报机，一面想着远方的游击队电台：他们要同那个猪头师打交道，那个猪头师是些什么样的家伙呢？

## 八 我 上

自蒋介石发动了全国规模的反共、反人民的国内战争以来，我人民解放军奋起自卫，三个月的时间内，歼灭敌人二十五个旅。在这种情况下，敌人的野战军，一方面不断地被我军歼灭，另一方面，大量地担任守备。猪头师就是改守备的一个整编师，实际兵力是由三个师组成的一个正规军。因此，他的上司很看重这条看门狗，把它放到一个铁路交通枢纽地带，命猪头师长安迪潘担任交通枢纽城市的保安司令。既然是保安，周围方圆几百里的地方，也就属于猪头师的防范区。

敌猪头师长，脑肥鼻尖，耳大脖粗，手脚笨拙，但头脑狡猾，极其阴险毒辣。他曾毕业于国民党保定陆军学校，虽非嫡系，但由于反共反人民有功，受到蒋介石的赏识，所以扶摇直上，成为敌人正规军的整编师长。当他接受保安司令职务时，立即站到军用地图前，对当前的形势作了一番仔细地研究。他首先看的是东西走向的铁路大动脉——陇海线，将大平原一分为二，北面：在津浦路以东的那块大片山区——沂蒙山区，正是重点进攻的山东战场。南面，在鄂豫

皖三省交界地方，是著名的大别山区。从山区到陇海线之间，在这块一望无际的大平原上，河流纵横，村庄稀稀拉拉，可到处都有神出鬼没的共军游击队，因此他感到非常伤脑筋。

忽然一阵脚步声，猪头转身一看，原来是侦察处长王勋。根据以往经验，王勋每次来找他，十之八九有伤脑筋的麻烦事情，于是急忙问：“什么事？”

王勋耸着肩膀轻声细语地说：“师座，陇海以南的平原地带，有一支装备精良的共军游击队。”

猪头师长深深知道，共军的地方武装，不但会破路炸桥，扰乱后方，而且很可能钻进守备部队的心脏，搅得全军坐卧不宁，绝不可轻视！他有些焦躁地问：

“游击队番号？实力？具体位置？”

“不明。”

“他们的目标，任务？”

“报告师座，还未查准。”

猪头师长把白眼珠一瞪：“限期三天给我查个水落石出！”

“是！”

可是三天、四天、五天……十天过去了，侦察处长一无所获。猪头师长火了，跳着脚，咬着厚嘴唇嚷：“没用的废物！没用的废物！连个小小游击队都对付不了！快去接我的办法行事！……”接着如此这般地布置了一番。

第二天，公路上出现了满载“军用物资”的汽车队，汽车上装满了引人注目的大木箱，木箱上有USA字样。汽车在公路上缓缓而行，押车的敌人不到一个班，还一个个坐在木箱上晃头甩脑地打瞌睡。汽车队走走停停，不停再走。原来这就是敌猪头师长的“妙计”，车上空木箱下面藏有“精锐部队”，十来里外还有铁甲团准备随时驰援，真是考虑得“十分周到”，单等我游击队来上圈套。不料他的汽车队在公路上跑了一天，也没见游击队的踪影。

敌猪头师长想：看样子这支游击队胃口特别，不想要我的辅重，想要什么呢？

第三天，又出现一支稀稀拉拉的敌人，抬着重机枪，扛着美式火箭筒，在公路上走了一程，然后下了公路，转来转去，仍然无事。

敌猪头师长感到奇怪：游击队难道对我的美式装备不感兴趣？还是被吓跑了？于是又派几个班，分头出发，打狗捉鸡，挨村闹腾，但是，仍无动静。

敌猪头师长惊叫起来：“这是一支有特殊任务的游击队！”

正在这时，侦察处长王勋又跑来报告：“据可靠情报，这支游击队，人员不多，除武器精良，还有一部电台。”

“嗯！”猪头从沙发上站起来，“是一支有特殊任务的游击队。”他焦躁不安地踱着急步，自语着，“这支共军游击队，为什么敢以卵击石冲着我师而来？要搞什么名堂？一定看

中这儿是交通枢纽城市，想从这儿搞走重要情报！嘿，居然要我到这虎嘴上拔胡子来了！”他咆哮起来，

“围剿！派出铁甲团，穿插奔袭！把美国朋友给我们的‘活动钢铁’，一齐开动起来，一定要把这支游击队吃掉！”他挥舞着拳头，“把共军游击队的电台给我抓到手里！”

干燥、寒冷的冬天，一天天过去了。立春过后，忽然降下一场大雪。

这天早晨，郝淑琴正在她的中学时的同学、好友——国民党党的一个炮兵司令的女儿——人称“泼小姐”的家里作客。

从泼小姐的口里得知：昨儿从南京飞来了一个“大人物”。和这个什么“大人物”同时到达的一个空军中队，已经降落在市郊的机场。两个美式榴弹炮团正要装车去山东。

从“大人物”、炮团、飞机，说明敌人在策划、准备一场新的攻势。必须尽快把这重要情报带回游击队。可是，当郝淑琴刚要出城时，敌人全城戒严，大小道路全被封锁。

郝淑琴看看日历，按原定计划，今儿又正是在市郊的景云公园同教导员程远会面的日子。但敌人不准通行，怎么办呢？她从泼小姐的梳妆台边来到玻璃窗前，只见那雪还下得正紧，一辆小汽车变成了白色。她灵机一动，急忙转身拉着泼小姐的手，兴致很高地说：“瞧，这雪下得多大！到公园去看看雪景，该多美呀！”

泼小姐昨天忙着陪他老子去接待那个什么“大人物”，麻将桌上也玩腻了，听说要看雪景，高兴地戴着轻裘、戴绒帽，并自愿为女伴好友开车。

小汽车碾着湿雪，出了大院。

大街上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街口设置了临时性障碍物，哨兵分立两侧。行人一律不准通过。但见来了一辆插着通有无阻小黄旗的小汽车，这小黄旗是保安司令都制发的“特别通行证”，因此，当这小汽车的喇叭一响，那站岗把路的士兵连忙移动障碍物，于是轻轻地出了城。

一阵摩托响，郝淑琴转回头一看，发现车后不远处有两辆摩托急驶而来。她马上看清了，是猪头师的侦察处长王勋，上次，在炮兵司令的会客厅里和这家伙碰过面。看样子，这家伙找麻烦来了。

摩托车追上来了，敌侦察处长乘的一辆斜刺里插到小汽车前面，他摆手示意要小汽车停下来。郝淑琴忙对泼小姐说：

“人家管的真宽，不准我们逛公园哩。”

泼小姐觉得面子上不好看，心想，你保安司令都太不讲情面了！便刹住车，从车窗口探出头，不耐烦地问：“什么事？”

侦察处长从摩托上跳下来，嘻皮笑脸：“噢！原来是姜小姐！打搅，打搅！请原谅……对不起，本人奉保安司令安师长的命令：二十四小时以内，任何人一律不准通行。”

小汽车一声响，从摩托旁边开过去，积雪扬处，传来泼小姐的声音：“瞎了眼！没看到特别通行证？”

两辆摩托尾随追来。

郝淑琴忙又给泼小姐加把火，“这保安司令都还真神气哩，连炮兵司令的专车都不放过。”

泼小姐一听，浑身来了气，加快速度，朝公园急驶。两辆摩托紧跟不放，有几次摩托想冲到小汽车前面，因路窄未成功。泼小姐减慢速度，将窄路堵住，伸出脑袋来，“再缠着姑奶奶，别说我不客气！”说完，开着小汽车急驶而去。

侦察处长所以不敢对这泼小姐采取强硬手段，例如鸣枪警告、调摩托包围、截击，是因为他清清楚楚：这位炮兵司令与猪头师长交往甚深，他们是军校的同学，又是拜把弟兄，一旦真惹恼了泼小姐，会吃不了兜着！只好这么跟在车屁股后面尾随着。他所以盯着不放，是因为早已发现小汽车里坐着另外一个人。

小汽车到达公园，鸣一声进了大门。

当郝淑琴从车里出来脚刚落地，敌侦察处长也已来到面前，微微一躬腰：“小姐，兴致好！戒严期间逛公园。”

郝淑琴整整围巾，从从容容地回答说：“这雪景太令人神往了，你瞧瞧，还在下，多富有诗情画意呀！”

敌侦察处长骨碌着眼珠子打量：这女人是对手？还是只知风花雪月的痴小姐？便迎面叉着腿站着：“冰天雪地，寒气逼人，小姐倒有心来公园赏雪，真是……”



“真是什么？”泼小姐不耐烦地说，“各有所好，有什么值得真是假是的。”说着挽着郝淑琴就走。

侦察处长强作笑容：“小姐，近来这市郊一带，经常出现共军游击队，为考虑小姐的安全，所以本处长特地跟车前来保驾，以尽职责。”

“谢谢你的‘好意’，后必‘报答’。”郝淑琴冷冷地说，便加快脚步走去。

侦察处长没法，便狠狠丢掉烟蒂，往大门口一站，心想，反正你不能插翅飞了，我看看你逛完雪景后向哪去？

郝淑琴一路向泼小姐夸这公园里的雪景实在好，心里在考虑着下步棋该怎么走？这公园只有一个大门，如果队长程远他们还在园外未进来，敌侦察处长已拦在门口，怎么办呢？正在这时，从假山后面突然闪出个人来，只见这人身着长棉袍，头戴土耳其式绒帽，鼻子上架着墨镜。郝淑琴警觉地观察着，会不会是特务？还是猪头师散在市郊的耳目？这人迎着雪花渐渐走近了，忽然把墨镜一摘，手枪一亮：

“站住！”

泼小姐瞪圆眼，问：“保安司令部的？”

郝淑琴见是程远，但不便作声。

“保安司令部算什么东西，一群草包笨蛋！”程远说，“他们连个暗通共军的炮兵司令的小姐都看不住！”

“啊？你——”

程远把装证件的化学夹子一晃：“K B 308。”

泼小姐着实大吃一惊，她是清楚的，这K B 308就是军统局派在这个城市的一支特务队，忙反问：

“凭什么胡说我说暗通共军？”

郝淑琴忙说：“我们是来看雪景的。”

程远冷冷地对泼小姐说：“今儿戒严，凡随便进出城的人，一律有共军嫌疑！看你老子是国军的将领，准你先回家去，等我我部传讯，要随传随到。”他指着郝淑琴，“这个人，留下来。”说着一晃手枪，从旁边过来两个便衣，“押”着郝淑琴往园外走。

泼小姐顾不得自己的女伴了，飞快地跑进小汽车，一滴烟地跑了。

程远他们大摇大摆向公园门口走来，敌侦察处长王勋正要往师部打电话，又把耳机搁下了。他十分注视这几个不速之客。可没等他说话，戴墨镜的程远已威严地往他面前一站：“草包蛋！摩托车看不住小汽车！你是干什么吃的？”

敌侦察处长把眼一瞪：“什么人？敢来教训我？”

“K B 308。”程远和缓了态度，招招手，要侦察处长到跟前来，象要低声告诉他什么。当这家伙接近去侧着耳朵要听秘密时，被什么东西狠狠一击，身子摇晃了下，倒了。

同一时间内，双根叔等已将敌侦察处长的卫兵打倒，大家分别跳上两辆摩托车，飞快地去远了。

回到游击队的驻地后，听了郝淑琴的汇报，程远忙把她的

所获得的重要情报拟成电文，叫淮英立即拍发出去。

敌侦察处长醒来时，已经躺在医院急救室里。猪头师长听了他的报告，先是十分生气，接着很吃一惊，共军既然来到我的眼皮底下，很可能掏走了重要情报。特别是南京飞来的这个“大人物”还未离去，如果得知机密泄露，一定要拿我这个保安司令问罪。惊悸之下，忙命令道：“不惜一切，全体出动，搜索！”

猪头师的摩托，汽车，步兵，分多路一齐出动，将大小道路，河流渡口，村庄市镇，封锁、清剿。

我游击队在程远率领下，早已跳出敌人的包围圈。

急走了一程，忽然左侧传来了隆隆马达声。

游击队迅速进了一个村庄。这村庄被一条大路分开来，一个个庄户院分立在大路两旁。

敌人的摩托车队来到庄头，一脸糟麻子的铁甲团长问一个拾粪的老汉：“共军游击队哪去了？”

老汉用手一指：“从柳树林那儿过去了。”

“追！”铁甲团长大声命令。

摩托车队溅起一溜雪雾，从庄户院门前急驶而去。

程远见敌人去了，继续带队前进。敌摩托车队转了个大圈，没见到游击队的影子，又转了回来，要找刚才那个老汉找找着，有个伪保长悄悄报告了游击队的去向，糟麻子立即命令摩托车队掉转方向全速追去。

摩托声离游击队越来越近。

老练的游击队员都知道，一场战斗是不可避免了。淮英姐边走边对小梅说：“枪响后，思想要沉着，动作要敏捷，就象你在山里对付豹子那样，沉着，大胆！”

小梅点点头。

程远命令部队跑步前进。

摩托车队发现了游击队，开枪了。

“抢占小刘庄！”程远果断地下了命令。

游击队员非常钦佩教导员程远的指挥能力：在这平原地带，遇上敌人的机械化部队，如果没有依托是不好对付的。这小刘庄的地势，好就好在，从庄头不远处开始，一条堤坝向西北延伸而去，在长堤左侧，是长长的柳树林和长堤并行。这就给游击队创造了可守可退的难得的有利地形。敌人的机械化部队跑得再快，可上不了窄窄的河堤。

“机枪班！抢占河堤，截住敌人！”程远命令。

敌人六辆摩托，在铁甲团长直接指挥下，很快地从小刘庄北面扑过来，被堤上机枪班一阵猛打，最前面的两辆扭扭歪歪撞到土墙上去，再也不动了。第三辆缩在半截石墙下面，跟河堤上我机枪班对射。后面的三辆，急掉转头，扑到庄南来，同我掩护电台前进的冲锋枪班碰上了。一阵猛烈射击，中间的一辆胶皮轮被打散了气，车上的敌人也很快被击毙。右边的一辆跑到露天牛栏里，借着喂牛的石槽作掩护，转动着机枪和冲锋枪对射。左边的一辆冲到前面去

了。

从庄头到河堤有两丈远的距离。小梅这时飞快地跑到河堤下，噌噌噌上了堤，进了柳树林，刚放下工具袋就立即回身接应后面的同志。双根叔手提双枪身背马达，掩护着背收发报机的同志正上了河堤。淮英姐走在最后面警戒。突然敌人的一辆摩托冲来。那车上的敌人正转动着枪口，刚要向堤上射击被淮英姐一枪打中。敌摩托驾驶员忙掀掉机枪射手，跳到机枪前就要射击。淮英姐已来到堤下水沟旁，她只要一跳就可进入水沟，但为了保证电台和同志们安全，她放弃了这个可以立即隐蔽自己的好机会，一边向敌人射击，一边猛地投出去一颗手榴弹，一声巨响在敌摩托车边爆炸。就在这同时，敌人的一颗罪恶子弹打中了她……小梅忙跑上来，背起淮英姐就走。双根叔也跳过河堤来，一起将她抬进柳林中的洼地上。殷红的血，已从淮英姐胸前流出，急得小梅哭起来。双根叔马上喊来卫生员给淮英姐进行了包扎。

敌人六辆摩托车四辆完蛋了，剩下的两辆见势不妙，慌慌张张逃窜了。

程远远见敌人一溜烟跑了，也未再追。他叫两个战士用双根结扎的临时担架，抬着淮英，队伍立刻快速前进。

到傍晚时分，来到一眼望不到边的大苇塘里，说是苇塘，也没水，只是一大片洼地，简直没边没沿。也没大路，看着融化后，烂泥陷人。这种地方敌人的机械化部队是不敢

插足的。前面来到一个小庄，只有五户人家。程远命令部队在一溜苇垛旁休息。大家围在淮英的担架旁。小梅见淮英姐伤的那样重，一路忍不住眼泪往外涌，到这儿眼睛早哭红了。淮英姐把头微微转动了下，对小梅说：“革命，总是有牺牲的。别难过。跟着教导员、同志们，战斗！”说完，她轻轻地合上眼睛，象是睡熟了。

英雄的淮英姐，为人民的彻底解放流尽了热血，她英勇地牺牲了！

小梅扑到她身上，痛心地哭喊着：“淮英姐！淮英姐！”……

在程远的主持下，悼念淮英的仪式立即开始了。

大家默哀毕，由郝淑琴朗读她刚才代全队赶写的悼词：“淮英啊亲爱的战友，你在资本家工头的皮鞭下，渡过了苦难的童年。在那吃人的社会里，长江的激浪和太湖的怒涛，也曾为你鸣过不平。但只有当你投向革命怀抱后，在党的培养教育下，才英姿飒爽地在南国大地站立起来。你走上武装斗争的大道后，在战火纷飞的江南大地上，从富饶的天目山到美丽的太湖畔，都响过你战斗的脚步。你从一

个女童工，成长为一个坚强的革命战士，在艰苦的抗战岁月里，在动荡的游击环境中，一颗红心向着党，用你灵巧的双手，将红色电波送上太空，传递着首长的命令、指示和敌情。你六年如一日，兢兢业业，不论是在严寒酷暑的季节里，还是在枪炮齐鸣着的战场上，你总是专心致志，一丝不苟地工

作着。万里碧空常荡漾着你发射的电波，大江南北常嗒嗒响着你传送的信号。苍松翠竹为你的功绩作证，巍峨青山、滔滔江湖向你致意唱赞歌！你，一心为革命，一心为人民，青春似火，勇往直前。今天，当你二十一岁的时候，为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你的生命是短暂的，但却是光辉的一生！你永远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小梅抹干了眼泪，满腔都是对敌人的仇恨！她和同志们一道怀着深切的悲痛，依次向淮英遗体告别。铁拳齐刷刷地高举过头顶：“化悲痛为力量，坚决消灭国民党反动派！”

掩埋好淮英烈士的遗体，程远叫大家就地休息，喝乡亲们送来的开水，吃自己带的干粮。紧接着，党的会议在芦苇垛旁召开。经过民主讨论支部决定：插回敌心脏，掌握猪头师防区的一切动向，同敌人进行不懈的斗争！会议同时决定，淮英同志牺牲了，电台联络的担子，就由小梅来承担。

这时小梅在暮色苍茫中望着远方，那儿，盘踞着敌猪头师。她怒火燃烧着，要同这个凶恶的敌人坚决斗争到底，坚决把它消灭掉！她看看收、发报机，心想，淮英姐牺牲了，这个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正需要有人来使用。小梅！把这个担子担起来，要象淮英姐那样，独当一面地工作！想到这，噚噚蹬蹬跑到刚开完支部会的程远面前，宣誓似地举着拳头说：

“淮英姐牺牲了，电台联络，我上！”

程远庄重地说：“行！支部也正是这样决定的！”接着，他把淮英姐常读的几本毛主席著作和她生前记录着工作经验的一个个小本儿交给小梅，继续说：“都给你，好好以淮英同志为榜样！”

小梅接过后珍贵地捧在胸前，激动得热泪滚滚，宣誓似地回答道：“是！我一定以淮英姐为榜样，争取尽快当一名无产阶级先锋战士，永远跟着党和毛主席，革命到底！”

## 九 新 手

纵队电台报务员李火生，不断地呼叫着游击队电台，老是听不到回答。过去联络一直很正常，为什么今天这样特别呢？

参谋长马坤来到报务房，先是在机器旁站着看火生呼叫，后来点燃一支烟吸着，等待着，可是，时间一分一分过去，总是不见反响。他那焦急的心情越来越沉重，游击队被猪头那只恶狗咬着了吗？为什么叫不应？

他站起来踱着步，多少年来，战斗中不止一次遇到过紧急情况，但那多是在战场上，不管情况怎样紧急，总可以看得见，摸得着，也就可以根据情况采取对策，现在，离得这样远，多使人心焦！他对火生说，

“继续呼叫。”

火生拍着电键：CSQ！ CSQ！ ……

仍听不到游击队电台的声音。

“是不是机器出了点什么毛病？”马坤问。

火生惊了一眼仪表说：“正常！”

马坤默默地抽烟，青烟在小屋里缭绕。



游击队的同志现在会怎样？在战斗？在行军？

马坤来到窗口，抬头望望蓝天，继续想，如果在半年前，主力部队未到陇海路以北来，遇到这种情况，还可以派精明强干的参谋人员，或骑兵通讯员，策马而去，带信而归。现在，他们在河南平原，纵队来到山东，相隔千里！……

正在这时候，火生高兴得差点跳起来：“出来啦！游击队电台！”

“问问他，有没有电报？”马坤也极高兴。

火生的脸上忽然掠过一阵惊疑的表情，触动电键的手，似离非离。刚才他那么兴奋，现在为什么又显得有些失望呢？

“怎么回事？”参谋长问。

“报告首长，对方电台……不是淮英。”

一阵沉默。经过认真思考后，参谋长又问，

“你怎么知道不是淮英呢？”

“此人按键的手法，很象淮英……但决不是淮英。”火生

肯定地说。

“不会不是敌人冒充？”参谋长提醒说，“再仔细听听。”

火生警惕地辨别着，全神贯注地听着，最后，仍然确信无疑，不是淮英。

“使用密语问问。”参谋长命令。

火生立即拍出：“黄河水向哪儿流？”

对方马上回答：“黑龙江波涛滚滚。”

火生笑了：“自己人！”

可是，为什么换了人？淮英呢？火生不能再多想，开始发报。这是参谋长询问敌情动态和游击队情况的电报。火生因心情急切，加快了拍发速度。

小梅侧着头，手中的铅笔飞快地刻着。开始时，当她听到对方呼叫时，不由一阵紧张，尽管自己抄下了一份电报，那是在淮英姐监护下，有她作坚强的后盾，即便漏抄了电码，可由淮英姐给补上去。现在，却是自己一个人呀！不！淮英姐就在我身旁，谁说只我一个人在工作？她咬着牙，决心把仇恨的烈火烧到敌人头上去！想到这，心情平静下来，一气将电报抄完。

火生拍发完毕，忙问对方抄收情况如何？要不要重复拍发？对方回答很干脆，全部抄收无误。

火生非常满意，刚才自己拍发的速度，足够多年工作的老手对付的，看来，这个人抄收能力还真不含糊，竟一字不漏。有两下子！

小梅开始发报了。这电报是程远拟的关于敌情动态的报告，其中还包括淮英牺牲的电文，因而较长。

小梅认真拍着组成电码的每个点划。

使火生满意的，不只是对方报务员的抄收能力，这发报的手法、技巧、熟练程度，也很象个老手。火生非常熟悉淮英的手法，她拍出的点、划，清清楚楚，节奏清晰间距分明，拍出的声音象撞击的金属声，叮咚悦耳；这位呢，点、划清晰，快慢自如，象按动音键打出来的琴声，也是十分好听。看来，这一位是深受淮英影响的，几乎是同一个格调。

这时，对方询问抄收情况，火生满意的拍着电键，回答说：请继续拍发下去。

小梅这会儿将对敌人的满腔怒火，全集中到电键的撞击点上啦。撞击点不时地跳着小小的火花。这火花将要化成冲天的烈焰，在敌人身上燃烧，为牺牲的烈士报仇！她一再命令自己：清晰迅速地拍发，把淮英姐英勇牺牲的消息，把关于敌情动态的报告，尽快地告诉前方的同志，报告给首长，好狠狠地打击敌人。

联络胜利完毕。火生满意地想：淮英同志可能培养了一个新助手。如果是这样，真是“强将手下无弱兵”了。电台报务员，也各有独特的“格调”。这位同志手劲很重，拍起来很有力，一定是个棒小伙！不知这位同志哥哥是谁？……

马坤从译出的电文中，得知淮英牺牲的消息。他心中十分难过！没想到离开不到一年，她就和我们永别了。淮

英的牺牲，使我们党失去了一位好战友。此刻，淮英的形象不由地浮现在眼前，使他想起了一件往事：

那是五年前，在江南水稻抽穗扬花的时节，有天早晨，一份紧急情报来到团部：一个伪军大队，窜到双崖山一带烧杀、抢掠。在这前一天，团部已派出第三营带一部电台执行任务去了。团部还有两营兵力，本来要打掉这个伪军大队有完全把握，不料枪响后，很快窜来了一股国民党军队向我射击，敌我力量立刻起了变化。

为了便于掌握战斗情况，团指挥所向前沿靠，来到离战场只有二里路的小山庄。团部电台报务员在庄头上忙着架天线，遭到国民党特务的冷枪，不幸牺牲了。

必须命令第三营立即赶回来参加战斗，可战斗挺紧，派通讯员去太慢了，必须立即用急电通知。可是，谁来发这份急电呢？团长正在着急，三个月前从文工团调来学电报的那位小姑娘往面前一站，庄严地说：“团长，我上！”便戴上耳机，将电键按得嘀嗒嗒响，把那份火急的电报及时拍出去了，从而保证了这次战斗的胜利。那个小姑娘就是淮英。……

马坤望窗外的蓝天，自语道：“时间过得真快呀，日寇投降了，淮英已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了。她和同志们一起，渡过了艰难的抗战岁月，又和战友们共同投入了解放战争。主力北上前，她要求到斗争最艰苦的岗位上去，当知道被批

准到游击队工作时，她是多么兴奋、激动！淮英的声音还在回响：“越艰苦，越激烈的斗争，我越感到愉快、幸福！”……

淮英，年轻的姑娘，党的好女儿，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你象无数的革命先烈一样，英勇地牺牲了！难怪火生刚才发现对方不是淮英了。程远他们有远见，一定已培养了新的报务员，所以今天顺利地接下了淮英的重担。

这时，程远大步来到报务房，对小梅说：

“抗战时，一次战斗中，缴获了一支小手枪。经首长批准，把这支小手枪发给了淮英同志。她用这支小手枪，几次在紧急情况下保护了电台。现在经组织研究决定：把淮英同志的这支小手枪，发给你使用。”

小梅双手接过小手枪，挂到腰间皮带上，顿时显得更加英俊威武。她心潮起伏，向队长说：

“现在，我有了两种武器，一是无线电台，二是小手枪。今后，一定按毛主席的教导，使用好这两个武器，狠狠打击敌人！决不辜负党的期望，象淮英姐姐那样，作一个人民的好战士！”

程远点头说：“对！我们都要学习淮英同志的革命精神，在敌人的心脏里斗下去，弄清敌人的每一根‘神经’，时刻掌握住敌人的动向，为配合主力作战，作出我们的最大贡献！”

么地方？”

侦察处长抓耳挠腮道：“自上次被我击溃后，职等多方侦察，均无所获。在这平原地带……”

猪头再次厉声打断下属的话，“地面侦察不出，空中侦察了没有？”

“未曾。”

“笨蛋！去，请求空军立即出动，把这大平原给我飞遍！”猪头师长挥舞着肥胖的手，“难道游击队会钻到地底下去不成！”

天刚亮，小梅正在联络，一阵隆隆响，两架敌机低空掠过。

“什么飞机？”小梅忙问。

双根叔从窗口探头望望：“‘小流氓’。”

小梅不再理会，继续她的联络。

敌机在前面一个大庄上俯冲，下了个“蛋”，把小学校院中的旗杆炸飞了，然后嗡嗡着飞走了。

不一会，空中又出现嗡嗡声，这声音来自高空，缓慢而无力。

小梅立即停止呼叫。她跳到窗口处，看了看：“空中狐狸！撤机！”

原来是空中狐狸在高空嗡嗡着，飞得很高很慢，似乎是粘到云彩上去了。这个空中狐狸，发现了小梅的第一声呼

## 十 A A A A

猪头师长坐卧不宁，共军游击队的影子老在他面前晃动：一会儿，好象电报信号嘀嘀嗒嗒在他耳边响，一个个重要情报飞向共军指挥机关去了；一会儿，又象一发发重炮弹在他面前爆炸，炸得他心惊肉跳。他在自己光脑壳上拍了一掌，闭上眼睛，沉思该怎么办？共军游击队，说藏，你连影子都摸不到，说走，比摩托车都快，说来，一下子就来到你眼皮底下，连我的侦察处长都差点一命呜呼了！……他不安地挪动着肥胖的身子，觉得这支游击队实在伤脑筋！更可恨的是那些穷百姓，统统是他们的耳目，要不我的摩托车一动，他们怎么就早已不知去向了呢！看来……我他妈的，为什么不如如此如此呢？开始时叫你们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接着，叫你们跑也跑不及！想到这，忙把侦察处长叫到面前：

“近来，……带电台的那支共军游击队动向如何？”

“报告师座，那支共军游击队，自上次遭我致命打击后，可能已溃散……”

“我是问你，”猪头师长岔断道，“现在这支游击队在什



叫，立即开始转圈。转来转去，再也没有发现电台信号。这狐狸奇怪起来，刚才明明有电台发射的“电磁波”，为什么一眨眼又消失了呢？

盘旋了一阵后，空中狐狸开始降低飞行高度，从五千米，降到三千米，二千米，一千米，五百米，但仍不见地面电台的信号。

这时，小梅和双根叔已将机器带到庄外，隐蔽好了。他们望着空中狐狸低空盘旋。小梅笑着说：“敌人千方百计想找我们的电台哩，枉费心机！”

突然，咕咕，咕咕，咕咕，空中狐狸一阵扫射。

程远大声说：“不要动。敌机火力侦察。”

咕咕，咕咕。

空中狐狸打着机关炮，那炮火在半空变成一股股白烟，很快被风吹散了。

这家伙打了一阵机关炮后，没见地面有跑动的人群，更没听到电台声音，只好逐步爬高，爬到高空去，嗡嗡着飞走了……

“师座！空军报告。”侦察处长跑进猪头的办公室，“在西南方向，离我十公里的地方，发现一次共军电台呼叫信号，后来，不见了。”

猪头师长连忙站到地图前，很快找着了方位，得意洋洋地说：“我说嘛，这共军电台不会‘不醉而别’的。”他命令说：“铁甲团，立即全体出动，给我围住！”

摩托车、装甲车，轰隆隆响，按照美国机械化兵种的战斗动作：三面包围，一面堵截，快速穿插，锥形突破。可跟上次一样，穿插来穿插去，也没“锥”到游击队的影子。

猪头师长对着地图发怔：“这共军游击队难道有入地法不成！”他厉声大叫：“向相反方向，向左右两侧，加速搜索！”

平原上不断响着摩托车、装甲车的马达声。铁甲团长擦着汗，挥动着手枪叫喊：“按师座的命令，快！”

胶皮轱辘急速转动，一路扬起漫天灰尘。美式装备的机械化步兵，个个灰尘满面，在车上摇摇晃晃，东冲西闯，毫无所获。

猪头师长沉思着，看来，这支共军游击队还真有捉迷藏的本领！好哇！你能秘密躲藏，我就能秘密的把你找到！

吃午饭的时候，小梅正在收听，突然，耳机里发出喂喂两声尖叫。她急忙关了收报机，跑到程远面前说：

“教导员！敌人在附近偷听！”

“怎么知道？”

“准英姐说过，两家的电台离得很近时，便发生‘共鸣’现象，收报耳机里就会喂喂尖叫。”

小梅一提到“共鸣”，程远马上警觉起来，几年前江南的小镇上那次惊心动魄的经历，印象还是非常深刻的。

那天，淮英在小楼上，利用榨油、打铁、轧花机的吵闹声，刚打开收报机，突然耳机里喂喂两声尖叫。她立即关了

收报机，作着手势要程远看，只见一辆黄包车，缓慢地从小楼前的窄桥上过去了。程远忙追上去，边走边留意着，发现那个拉车的，贼头贼脑。他装着提鞋，一弯腰从黄包车的车门帘缝隙，发现一个家伙正坐在车里，头上戴着耳机在偷听。

当天，淮英和电台迅速转移了阵地。

可是，敌人并不死心，两天后程远挑菜进街，发现那辆黄包车还在弄堂里转来转去。当车子进了窄巷时，程远和侦察员们靠上去，一声巨响，手榴弹在黄包车里爆炸了。

事情过了几年，没想到类似的情况又在这儿出现了。程远立即隐蔽到房顶上，用望远镜搜索。村庄里静悄悄的。敌人的电台在哪儿偷听呢？

望远镜从庄里望到庄外，只见庄前大道上，一辆胶轮大车缓缓地滚动着。程远用手一指，命道：“捉马车！不准一个敌人跑掉！”

几个精明的游击队员，霎眼间就化了装，一齐靠了上去。

马车滚动着，赶车的象个瘦老头儿，坐在车辕上，象在打瞌睡。

“赶车的，停停，捎个脚。”双根叔背着个小包状，小梅梳着一根长辮儿，挎着个柳条篮，一起凑到车前。

赶车的眼珠滴溜溜一转：“没见么，车上躺着病人。”说着，想打马快走。



背小包袱的双根叔一把将马缰绳拉住：“停住，稍我和这位小姑娘奶奶一下。”

“你要找死？”赶车的瞪大恶狠狠的眼睛。

小梅猛一下夺过那家伙手里的鞭子，骂道：“我要找死的正是你！稍个脚，怕啥！又不是不给钱！”

“滚！滚！”

扛锄的，背篓的，一齐凑上来“解劝”：

“一辆好车，稍个脚不挺好嘛。”

“出门办事，互相照应嘛。”

“都滚，都滚！车上有病人！”赶车的很蛮横。

“病得很重吗？”双根叔的语音未落，小梅伸手一擦被子，出现了一个头戴耳机的人，正慌忙在摘耳机。

“不准动！”小梅和双根叔一齐亮出手枪。

捉住了侦听的敌人，游击队立即转移了。

夜，静静的夜。

在这初春的夜晚，处于敌人即将发动新攻势的前夕，有多少人，为了伟大的解放战争，正在紧张地工作着……

小梅联络完毕，疲困沉重地压着她，但革命战士的顽强斗志立即又将疲困驱走。她不休息，要争取时间为革命多做贡献，为牺牲的烈士们报仇！她心里在盘算：淑琴姐已不能回城市去了，虽然同志们会从另外渠道搞到情报，但自己这个电台能不能也参加侦察敌情的战斗呢？淮英姐牺牲前

说过：敌人的军事机关、特务，都有电台在相互联络，听听看，我也要投入这场战斗！

收报机的波长刻度盘被转来转去，小梅仔细地听着每一个电台信号，时间一秒秒过去，桌上的老怀表嘀嗒响着，象告诉小梅说：你一夜未睡呀！她抬头一看天亮了。

在后来的每次联络空隙时间中，小梅坚持侦听。

又一个夜晚来到，小梅只觉上下眼皮不听活，老想“打架”。双根叔见她昼夜不停地工作，便要她睡一觉再干。她摇摇头，两眼瞪大了，立时又来了精神。

双根叔看在眼里，喜在心里，也疼在心里，他指指老怀表说：

“我负责看着时间，你放心地睡一会儿，我就叫你，好不好？”

“不好！”

“为啥？”

“这夜深人静，是侦听敌人密码电报的好机会。……”小梅把自己的心情告诉了双根叔，然后又说：“好叔叔，你快给我打一盆凉水来。”

双根叔心里盛赞着这个小女兵顽强可贵的革命精神，很快到井边给打来一盆冷水。

小梅洗了个冷水脸，顿觉浑身来了精神，看看老怀表，正是深夜一点。她转动着波长刻度盘，耳机里出现的信号很少，大概多数电台都休息了，没有紧要事准还在这深更半

夜里打电报？有时，把波长刻度盘转动很长一段距离，也只能听到个把信号。

忽然，耳机里冒出个奇腔怪调的信号，在气急败坏地呼叫着，并连连要求对方快些回答。小梅飞快地转动着波长刻度盘，寻找着被呼叫的另一个电台信号。一次，两次，三次，她都扑空了。但她并不灰心，继续寻找着，终于很快在敌我双方都很少使用的一个波段上，“捉”到了刚被呼叫叫正在回答的信号，这个信号虽不怪腔怪调，但拖泥带水。小梅心里一动，敌台！霎时间她全神贯注，一心要听听这两个家伙要搞些什么名堂！

这时，他们一方在发报，一方在抄报。

小梅集中全力边听边抄。尽管这家伙拍发的，点不成点，划不成划，简直象醉汉在说话，鸣噜鸣噜，但难不住我们的小梅，她只一遍就把全部电文抄下来了。

敌人抄收的一方，技术真够低劣了，短短几十组电码，大约漏抄很多，不断地要求对方重复拍发。可以想象他手中的电文，象狗啃的一样，这儿少了，那儿缺了！

敌人发报的电台重复拍发，比刚才更油更滑，急一阵慢一阵，不是漏点子，就是失掉掌握冒出一串点子来。

抄收的火气了；

“你都发了些什么玩意儿！”

发报的更火了；

“你抄不下老子的电报，就快换别人来！”

抄收的骂：

“蠢猪！”

发报的暴跳如雷：

“滚蛋！”

.....

小梅敏捷地转动着波长刻度盘，在两个波长上跟踪着，一次也未漏听，几次忍不住要笑。直到他们双方表示再无一报收发了，她这才不再去听两个家伙吵骂，急忙拿着抄下的电报跑进教导员小屋里，喘着气儿说：

“敌人的密电！”

教导员正在开会，忙接过电报纸，看了看，高兴地问：

“你怎么知道是敌人的呢？”

“没有电台通报纪律，还拍着明码互相骂，笑死人！”

程远深知我方电台联络中的纪律规定，只有敌人才会这样，于是点点头说：“好啊，小梅子，我们刚研究了怎样更及时地掌握敌情动态，你，马上就作出贡献了，好！”

小梅蹙着眉头说：“这是敌人的密码电报，说些啥怎么知道呢？”

程远乐呵呵地说：“我们有这方面的专家。”他把电报交给了郝淑琴，继续说，“你研究的那门科学有用了。尽快给译出来。”

郝淑琴和小梅同点一盏小油灯。小梅忙着继续对敌电台侦听，淑琴姐则在聚精会神地对付敌人的电报密码，她向

敌人设下的一道道秘密“关卡”进攻。小梅望望专心致志的淑琴姐，心想，她也很象淮英姐哩。

到拂晓时，淑琴姐忽然跳起来，兴奋地抓着小梅的手喊着：“知道不？你抄的是一份什么样的密电！”说着，她拿起译好的电报飞一样向教导员小屋跑去。

程远接过来一看，原来是敌最高司令部给猪头师长的一份绝密电报，上面说，

“为全歼华东共军主力，国军即将分南北两线，迫共军同我决战于鲁南。南线，将用八个整编师，集团进攻，占领临沂；北线三个军南下策应，以达全歼黄河以南共军主力之目的。此次决战，关系华东乃至全国战局，故特令你部，务必严加防范，有关战局的一切行动，诸如军队集结、调运等，万万不得被共军及其耳目察觉。若有疏忽泄漏，定将军法从事！”

游击队员们都拥到队部来了，知道破获了敌人重要的绝密电报，都兴奋地谈论着，一双双眼睛望着报务房小屋，那儿，收报机前，小梅聚精会神地还在继续侦听哩。

程远说：“小梅获得的敌人这份密电很重要。从内容来看，和前天淑琴同志搞来的情报相吻合！敌人大批北调，敌高级将领到这个城市来，就是策划这次进攻。这情况必须立即报告纵队部。”

淑琴姐以最快的速度拟好了密电稿，程远在上面批着“AAAA”。小梅明白这四个“A”，超过了“特急”，是“万万

火急”哩，她怀着极度兴奋的心情，立即开始呼叫纵队部电台。不料未等对方回答，一个游击队员跑进队部报告：“教导员！敌人扑来了，快撤！”程远便一声命令，“紧急集合！”

敌人为什么突然扑来了呢？

原来是猪头师长听侦察处长说丢了“马车”，连忙来到军用地图前：“在什么地方丢的？”

“城东南，八公里。”

“快，铁甲团，全部出发！给我兜住！”

因为游击队已经转移，所以兜来兜去也没“兜”住。

猪头师长气得脸发黄头出汗，擦着厚嘴唇，摸着光脑壳，想了又想，终于有些儿明白了：美国钢铁加胶皮轮子，行进的速度快是快，可就是象蒙着双眼的牲畜，瞎转转！只要那共军游击队化整为零稍加伪装，就会擦肩而过也毫不认识！想到这，他便命令由步兵完成大包围圈，用铁甲团在中间穿插，另派一支便衣队，在包围圈之外搜寻。

刚才游击队员报告扑来的敌人，就是这支敌便衣队。



现在，游击队处于两种紧急情况下：一是要摆脱掉敌人的尾追，一是要争取迅速将敌情报告发给纵队部。

前面，横着一条大河。

经过初春的风一吹，这河流虽已解冻，但河两岸水浅的地方仍是薄冰。这儿，不是渡口，也无桥可通对岸，又来不及和地方同志联系，只好蹚冰水过河了。

几个游击队员首先跳下河去探路，其他同志来不及等待摸清深浅也都呼啦啦下了河。

小梅紧跟在双根叔后面向前瞪。她非常羡慕双根叔，三十多斤重的手摇马达，扛在肩上过河，象没事一样。

半年前，曾跟着双根叔夜过鹭鸶河，虽然也是情况紧急，前后都有敌人，但那是秋天，又空着手儿。现在，这河水越来越深，冰得牙齿打战，更主要的是，自己背的挎包里，有电台经常需要的电键、烙铁、焊锡、导线什么的，可千万不能跌让激流给冲走了。还有更重要的，收、发报机，背在两位“大块头”的同志身上，小梅提心吊胆地，一会儿瞅瞅这个收报机，一会儿看看那个顶着的发报机。她见那河水越走越深，蹀着水花，心，简直跳到嗓子眼上来啦。她心里念叨着，大块头叔叔千万别在水里摔跟头。还好，谁也没摔，都飞快地过了河。

身子一离开水，一股冰一样的感觉透过全身，钻进骨头。小北风一个劲儿吹，湿衣加冷风，那味儿你是可以想见的，真是越渴越吃盐！小梅抖抖身上的水珠，望望前面，至

少在十里以外才有村庄，便跑到教导员面前：“报告！这河堤下正好发报。”

程远说：“好，等等。”他把军用地图摊在地上，叫来两个班长，要他们立即去把上游三里远的木桥炸掉，即使敌人的摩托车群起来，要绕二十多里远才能过河。

敌人便衣队追到河边来了。但河面已被我们封锁了。

小梅看看周围，高大的河堤，高大的柳树，很理想呀！还有块大方石可以当桌子，正好放收发报机哩。虽然这儿顶着风口，树不停地摇动，浑身冷得手脚发僵，但这没关系！五分钟就可以把电报拍完。这时，“AAAA”字样老在小梅面前晃动，她耳边老有一种声音象敲锣一样在响，急电！急电！无法形容的急电！她命令自己：小梅，小梅，快，快，快，快，快，快，快去呀！忽然间，四个“A”好象变成许多门大炮，一齐朝敌人轰击，火光闪亮处敌人在溃逃……

程远比小梅更急，他想，尽管是五分钟，必须相对地安全。他要摸清对岸的敌人有没有六〇小炮？如果正在发报敌人一发炮弹落下来，那就不如先摆脱敌人再说了。他通过望远镜和火力侦察，弄清追来的这股敌人并没有炮，这才放了心，命令道：“架线！”

双根叔以飞快的动作架好了线，接着便摇得马达嗡嗡响。

小梅拍着电键，呼叫着纵队部电台。

不料，一分钟、两分钟、五分钟过去了，听不到回答。对

方，可能在行军？这可急坏了小梅啦。

河对岸枪声不断。

小梅继续呼叫，仍不见回答。

河对岸的敌人，轻机枪响得不分个儿。敌军官在咋呼：“游击队！你们跑不了啦！”

一阵猛烈的还击后，游击队员们大声喊着：

“你们的蒋家小朝廷马上就要完蛋啦！”

“欢迎蒋军官兵投向人民怀抱！”

“人民解放军优待俘虏！”

敌军官嚎了一声，“打！”

一阵急雨样的子弹，擦着堤面飞过来，打得堤顶上的沙粒儿飞溅下来，有的在石“桌上”跳动，有的落到小梅的脖颈里。

敌人在火力掩护下，打着枪下河来，一心要冲过河。

河面上子弹嗖嗖味味叫。

冷风，从小梅的衣领钻进来，浑身冰透了。衣袖不知什么时候冻硬了，动一动，手臂象被小刀割的一样。手，不大听话，冻僵了，电键的弹簧在跳动，手指却打不上弯。

仍然呼不到纵队电台。

处于这种情况，是撤机下线？还是继续呼叫下去？教导员一面指挥战斗，一面用询问的目光望着堤下的小梅。

忽然一股兴奋的暖流将寒气驱走，耳机里出来了纵队电台的信号声，这声音在小梅听来，世界上没有比这再好

听，再喜人，再暖人心窝的了。

她开始发报。

一心要冲过河的敌人，遭到猛烈的杀伤后，把同伴的尸体丢在河里，又逃回河堤下去。

第二批敌人，在敌军官驱赶下，又下了水。

机关枪，哒哒哒。

发报机，嘀嘀嗒嗒。

五分钟，总共只有五分钟，小梅就把电发完了。

可是，对方抄到没有？

小梅询问，又忙听对方回答。

以往，小梅也受过各样的干扰，包括耳机外的嘈杂声，可从来未遇到今天这种“吵闹”。正当她要听对方的回答时，堤上的捷克式轻机枪、加拿大式手提冲锋枪，一阵阵爆响，这声音太近，比敌机上的机关炮还吵人，它简直和信号号闹成了“一锅粥”！



对方究竟回答了没有？回答了些什么？她都未听到。

同志们正在激战，正在和敌人拚杀，联络延长一分钟，都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呀！她紧蹙双眉，竭尽全力由这从未有过的“一锅粥”里，寻找着纵队电台的回答。

正在这艰难时刻，纵队电台信号突然又来到面前，而且连拍了两遍密语：

“山洪呼啸！”

小梅这才知道，为什么开始时呼叫不通，刚才又隐在“一锅粥”里听不到，原来纵队电台是在敌人的炸弹下工作！

小梅急忙问：

“抄收情况如何？”

“全部抄收无误。”对方立即拍出收报凭据。

小梅大声喊道：“下线！”

她收拾着机器，心里一个劲想呀想：刚才，多么该向纵队电台那位老大哥报务员道一声谢，可道一声谢就要四秒钟！小梅呀，你可没权力在机上延长这四秒钟，战斗正激烈，需要尽快摆脱敌人！

这时小梅感到身上冷的更厉害，低头一看，大襟边上结了一层薄冰，用力一抖，哗哗落下地来。看看堤上，同志们还在射击。这些叔叔总是这样，冲锋时跑在前面，撤退时坚决留在最后面。

“跑步！”教导员小声命令，队伍迅速朝黄泛区方向疾进。

一程路跑下来，都浑身冒汗了。小梅笑着对淑琴姐说，

“这比烤火还热乎哩。”

双根叔说：“火炉是从外面烤，这，从里往外烘，多彻底！”

大家一齐笑了。



## 十一 地下庄

早春的田野，光秃秃的，北风掠过平原，把干燥的灰沙，一阵一阵的卷离地面，扬到半空，从近到远，一片朦胧世界。

这天从拂晓起，为了跳出敌人多路“清剿”的圈子，不停地走呀走。所带的干粮午饭就吃了，现在，黄昏了，小梅觉得两条腿发软，肚里早空的啦，如果这会儿有个饭团，或者有块小红薯吃下去，多滋！小梅把背上的天线、工具袋，用力往上掂两掂，这些东西原来并不沉呀，为什么现在变得这么重？简直象背了座小山在走路哩。转头看看双根叔，三十多斤重的手摇马达，是个铁家伙呀！可他象什么也没背似的，迈着大步，噌噌往前急走。小梅越看越羡慕，不觉浑身来劲儿，也象双根叔那样迈着大步向前走去。

田间小路，小沟渠，坑坑洼洼的牛车大道，村庄，一一甩到后边去。

背后有隐隐的马达声，敌人还在“送行”哩。小梅暗暗骂道：“蠢猪头哇，别威风，你等着瞧吧！”

敌猪头师全军出动日夜“清剿”已经半个多月了，虽然始终没围住这支神通广大的游击队，使猪头极为懊恼。可

此刻他却搨动着厚嘴唇，歪着光脑壳，很是洋洋得意。因为刚才他听到侦察处长和铁甲团长同时报告，这支共军游击队已经进了黄泛区了。他认为游击队只要一进黄泛区，就会不战自毙！

黄泛区，被敌人看成为“兵家绝地”，但对我们来说，恰恰是对敌斗争的歇脚地，是打击敌人的理想的通道。游击队正沿着黄泛区东部边沿地区前进，准备甩掉敌人后立即杀出来。

大地上不见树影，不见村庄。脚下的路宽绰，随便你走向哪儿，都是平平坦坦。这可不像在大别山上，弄不好，一脚就空了，就要摔一大交。更使小梅满意的是，这儿的土地都象刚刚翻过的，又用耙耙平了，柔软，但不陷脚，没有坑没有洼，更没碎石土疙瘩，在这样新鲜的地方走道儿，真舒坦哩。

前面不远忽然出现了灯光，小梅心中一喜：到了宿营地啦？果然，接着就听到乡亲们小声地招呼：

“同志们，辛苦了！”

“快进屋，快进屋！”

原来已经进庄了。

小梅进了屋，忙问双根叔离黄泛区还有多远？双根叔说：“黄泛区的地片儿大得很！说远，几百里，说近，早已在你的脚下了。”

开饭了，瓦盆里是黄澄澄的米饭。教导员笑着说：“这是

大米的弟弟——小米。小梅子，小米，可是咱革命的宝物！咱们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日本鬼子，今天，我们还要用小米加步枪，打败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中国！”

小梅点着头，吃得很香。她从黄橙橙的小米，想到家乡的玉米面，老南瓜。还有那刚挖的竹笋，剥去皮也是黄黄的。挖笋，可不是好玩的，有时会遇上野猪、老狼的。她记得八岁那年，一次，是个阴雨天，自己提着个小篮到坡上去挖笋，多么嫩的笋呀！正高兴地挖着，一阵咳嗽叫，糟！野猪来了。成群的野猪，从对面坡上直朝这儿奔来，跑，已来不及了，几步远就是棵大芙蓉树，上树！爬崖上树这是小梅的家常便饭，大芙蓉树滑溜溜的，不要紧，转眼就上去了。野猪群一路上把柞树棵弄得噼啪作响，横冲直闯地上了坡。最后一个老野猪，掉了队，但它不慌不忙，摇头摆尾地朝大芙蓉树下跑来。哟！刚才爬树没当心，从篮里掉下个长笋，这畜牲把笋叼在嘴里，高兴地抬头望望，这才喀嚓喀嚓地吃下肚去。小梅心里可紧张了，不知老野猪是否发现了自己，它会不会把野猪群唤来，吭哧吭哧几下子把大芙蓉树拱倒，那可就糟了！还好，老野猪未发现小梅，它吃完了笋，便咳嗽叫着掉队赶大队去了。这东西也太笨，在个小山下，一冲两冲，费好大劲才爬上去，因为它太肥胖了。后来哥哥知道了，比划着：“你个小丫儿，再一个人乱钻，我不拽掉你的耳朵才怪！”想到这，小梅暗自笑了。哥哥，你如果知道我现在当了小游击队员，该会怎么说呢？……

铁勺碰击瓦盆的声音，打断了小梅的回忆。她觉得好笑，怎么会从小米饭想到挖笋，想到野猪，又想到哥哥了呢？

饭后，庄里的一位身强力壮的大叔，挑来一担小米，还有老大爷、老大娘也把一口袋又一口袋的小米倒在圆的大筐箩里，帮着同志们把干粮袋装得满满的。几位白发苍苍的老大娘，把小梅的干粮袋一直装得差点打不上弯儿，乐得眉开眼笑地说：

“孩子，吃着大娘的小米，再难走的路也休想能挡住你！”“我的好闺女，没长大就为穷人打天下！”“丫儿，前面路难走，要多带点粮，大娘才放心。”

小梅也乐得不行：“大娘，等消灭了敌人，我再来看你们，一起庆祝胜利！”说着，随队出发了。

整夜的行军，走呀走。天亮时一看，哟，这儿怎么一片大水？对了，一定是去秋淹了，一个冬天上了冻，现在融化成这样了。一群慌了的麻雀，扑楞着翅膀在水草的扁茎上颤悠着，拼命啄着干瘪的草穗儿。水草被压得东摇西晃，草穗儿扑打着水面，溅起小小波纹，麻雀吃了一惊，拍着溅了水珠的翅膀，飞跑了。

夜里的寒气把泥水冻成一层薄冰，现在被阳光一照射，化冻了，一步踏下去，陷到脚脖，真是从脚心冰到头顶，把小梅冰得嘻嘻笑着向前跑去。

前面是平坦的褐色大路，脚下褐色的粘土拼命粘着鞋底不放，先是将鞋绊儿给你拉断，然后老把鞋底“咬”住，使

你每走一步都要费很大力气。小梅对自己说，把爬山的劲儿使出来，你路再粘，能把我怎的？她哼着家乡的小调，大步又一大步，象一心量地球一样走着。

刚走完这讨厌的粘土路，前面又出现湿漉漉的细沙地，再往前走，就是冒烟似的黄沙。双根叔说，“沙漠”地带到了。

经过一昼夜奔跑，现在踏上这软沙，怪舒服的，小梅走着走着，迷迷糊糊睡着了，睡着了还继续走，真有意思哩。忽然有人拍着她的肩头：“小梅！快到啦！”睁眼一瞧，原来前面不远处的沙坡下，有些非常低矮的茅屋，那儿就是宿营地。

架线，安放机器，一阵忙碌，睡意全跑了。

等到联络完毕，小梅突然觉得乏力，全身骨头象散了架，真想立即美美地睡一大觉。但她没离开收报机，她要学淮英姐那样，还有桩重要的大事要做。以往，在环境稍为安定时，每当联络完毕，她总要将波长刻度盘转到最熟悉的地方，倾听新华社的明码广播。淮英姐曾说，每天要抓紧可以抽出来的时间，抄收新华社延安的电讯，因为咱们游击队没有油印小报，把明码电讯翻译出来给同志们阅读，这是一件非常重要而有意义的工作，也是军事电台报务员在可能情况下，应尽的责任。今天正应该又这样做了。

小梅抵抗着疲困的压迫，不顾头脑一阵阵晕眩，她认真地抄着。明码电报抄多了，一眼便可看懂电文的大意。这是新华社的一篇评论，其中一段的内容说，从去年七月蒋介石

发动内战以来，不到一年时间，进攻解放区的蒋匪军，被我们人民解放军歼灭了约九十个旅。小梅想，乖乖，九十个旅有多少人马哟！真是振奋人心哪。

抄完了新华社延安的电讯，她刚想立起身来，忽然，头一晕，只觉大地在摇动，一头倒在淑琴姐的怀里。

小梅睁开眼睛来，哟！我怎么这样好睡呀！这是在哪？露天宿营地？看这蓝天，噢，天怎么在摇晃？这床怎么也一动一动的？忙睁大眼睛坐起来一看，哎哟，我怎么躺在担架上让人抬着走！忙一骨碌跳下担架来。双根叔说，

“小梅！别跑。”

“我不。”

“服从命令。”

“我不。”

“犟丫儿！”

小梅见教导员赶上来，如果他下令不准下来走，可就没办法了，便忙放开步子，头也不回向前跑去。没跑两丈又突然停住了；机器呢？天线和工具袋呢？见都在叔叔们身上背着，这才放了心。

阳光下，周围是一片金色世界。黄沙，象碾碎的金子撒在大地上，一会儿黄灿灿，一会儿金光耀眼。可是，大风一吹，这平坦的黄沙便纷纷脱离了地面，迎面扑来，弄得满嘴苦巴巴的。用手抹把脸，怪呀，黄灿灿的细沙怎么变成

黑糊糊的细粒儿？而且，“无孔不入”，鼻子、耳朵里都是。小梅看看身旁的淑琴姐，怪俊的脸上出现了两个大黑眼圈儿。她忍不住笑了。

淑琴姐知道小梅笑的什么，便说：“你不也是这样吗！象文工团演员化的妆，黑眼圈儿。你个小鬼头！还笑哩。”

“真的？”

“还能假？”

小梅迈动着脚步，说，“等打败蒋介石，淑琴姐，买个小镜子，照照看，沙地里行军，这脸，是啥样子。”

淑琴姐说：“等打败蒋介石，就把这黄泛区变个样。”

“变个什么样子呀？”

淑琴姐想了想，没想出将来这新的平原会是啥样，但她十分肯定地说：“再不会老让沙子在这儿占领这大块的地盘了。”

小梅也在想，等打败了蒋介石，淮英姐说过，到了那时候，劳动人民都当了家，作了主；还是按毛主席指的路子不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哎嗨，那有多来劲呀！

黄沙，渐渐让位给白沙粒儿，满地都是亮晶晶的。象谁把白玉碾成米粒儿撒在这里。这些小东西真讨厌！专往鞋里钻。脱鞋走，它咬脚丫子；穿鞋走，它在鞋里面打滚儿，捣蛋虫！前面，忽然出现了大片绿草，象谁在这儿把大地毯一大块又一大块地铺在大地上。小梅高兴极了，喊：“双根叔！

看，草地！”到近前一看，不是青草地，原来是沙地上的一一层青苔。双根叔说：“这儿，去年大概漫了水，长年累月的泡着，所以把沙地都泡出青苔来了。”

小梅没想到这青苔也十分厉害，脚刚一踩上去，一个滑儿摔个腩墩！等爬起来，两脚又陷下去了。原来下面仍然是沙的世界。

往前走，小梅边走边给脚下的泥沙起名：“乱石沙”，“黑泥沙”，“棉花沙”。这“棉花沙”硬和走路的人闹别扭，小梅往前走一步，它忙把脚给你向后拉半步，刚一抬步，另只脚又象自动后退，一退就是半尺多！

快到中午时，前面传来口令：“跟上！快到庄啦！”

村庄在哪里？小梅放眼望去，平平展展的大沙地，一望无际，连个高岗儿都不见影，哪来的村庄。她东张西望地寻找着。

“这不是？到啦！”双根叔说。

“地下庄。”淑琴姐说。

“地下庄”，半点不假：一些低矮的小屋，只露着个屋顶，屋墙全埋在沙里。为了能开门进出，屋主人将封门的细沙铲到一边去，这样才勉强能把门儿开开。

“为什么要在这儿盖房子？”小梅问。

双根叔说：“这儿，原来大概都是村庄和庄稼地，流沙，随着风跑，几年下来就把把田地和房屋给埋啦。”

小梅看看四周，这沙地上，有的地方，一条条沙沟，有的

地方，一道道沙坝。大概沙坝填满了沙沟；沙沟又变成了沙坝，所以就向前流动了。抬眼望去，远处，有一块块绿地毯，那大概是种庄稼的地方。在这庄不远的地方，还有块大洼地，黑糊糊的，稀稀落落有些事子在摇动，那儿，大概是个干涸了的大水塘。她沿着小山坡似的沙堆一步步走到屋门口，轻轻推开屋门，屋里，黑漆漆的一时看不清楚。待眼睛习惯了，这才见有位大婶坐在当地，面对着菜板，用切菜刀吃力地一下下剁着。小梅走上前：

“大婶！”

房主人见是个小姑娘，腰间别着小手枪，便知道是解放军的小女兵，亲热地忙拉着小梅的手：“妹子，坐，快坐！”屋里既无桌又无凳，只有破席铺的地铺。

到这时小梅才看清了，这位大婶只不过三十岁左右的年纪，大概生活困苦，瘦削的脸和蓬乱的头发，使她变老了。

“大叔呢？”

大婶的眼圈儿红了，鼻子抽抽着，她强忍着眼泪，但终于忍不住就声痛哭起来。她拉着小梅的双手，象对久别的亲人一样，边哭边叙述她的悲惨遭遇：

半年前。秋庄稼刚起身，一场大水漫过，四处一片汪洋。等到水退了，庄稼也沤烂了。本来已连年歉收，加上今年颗粒不收，怎么度日？大婶的丈夫和庄里的几个年轻人，扛上扁担，到外地去给商人挑脚。不料半路上被抓了壮丁，大婶的丈夫听说要被套上军装编到猪头师里当担架兵，行

军时抬着官儿和太太们走路，便趁机逃跑，当官的开了枪，当场被打死。一月后，本庄被抓的一个青年逃回来，把经过情形告诉了大婶，她一听，昏了过去。

“国民党反动派，到处行凶，欠下人民多少血债！早晚有一天，和它算总账！”小梅愤愤地说，随手拿起菜刀，想一面安慰大婶，一面帮她剁菜。忽然，举起来的菜刀停住了，没想到，她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大婶的菜板上剁的不是菜，是水浸过的烂棉花！

“啊！大婶！这——”

大婶叹口气，眼泪拌着伤心的声音：“一场大水，庄稼没了！先是捞鱼虾充饥，后来，吃塘里的水草，流沙流过来，塘干了，就吞这——”

小梅从地铺上跳起来，她要快些去告诉教员、告诉淑琴姐和双根叔，这儿，大婶，饿坏了，吞烂棉花！正在这时，一个细微的声音从哪儿传来，她忙转头，到处看，忽然发现，原来是一个小妹妹和一个小男孩，用草灰堆盖着，只露着个脑袋，睡在墙角落里。地铺上只有半块破麻袋片，小梅明白了，大婶为了给小男孩取暖，只有用草灰给他们当被子了。看到这些，眼泪再也止不住，簌簌地流下来。

淑琴姐这时走进来，也被眼前的事惊呆了。

小妹妹发出低微的呻吟声。小梅忙跑过去，把他们抱到地铺上。她爱抚地抱着，瞧着他们枯黄的小脸。小男孩伸着小手，摸着她的头发，脸，小手枪。他不知道这位小客

人啥模样儿，他多么想看看啊，但他只能伸着小手摸呀摸。  
“孩子小，不懂事，草灰……揉进眼里……瞎啦！”大婶泣不成声。

淑琴姐抱起小妹妹。小梅仍紧紧搂着双目失明的小弟弟。小弟弟！你才这么一点大，就再也看不到世界上的东西啦！她的眼泪，落到小弟弟脸上，顺着被草灰涂黑的小脸，流到地铺上。

风，卷动着黄沙飞舞，小屋门晃得响起来。大地上的黄泛区；黄泛区里的这间小屋里，燃烧着仇恨的烈火。来自大城市的郝淑琴，来自大别山的小姑娘，和这黄泛区小屋里的大婶，三颗被激怒的心，跳着；三双眼睛迸发着对旧世界仇恨的火花。这火花燃烧着，越烧越旺，冲出小屋，冲向大平原，要把那可恶的猪头师，把地主老财、国民党反动派，一齐烧光！

游击队的两个女队员——淑琴姐和小梅，默默地将自己的单衣脱下来，轻轻披到小弟弟、小妹妹身上。

小妹妹第一次披上这宽大的衣裳，小弟弟第一次摸到这满带体温的单衣，一齐舞着小手，象是道谢又象告诉妈妈说，他们来到这世界上，第一次穿上了衣服。

教导员进屋来，见了这情景，默默地走出屋，吹响哨子，把队员集合到面前，用他使惯短枪的大手，指着庄外那干涸的大泥塘：“同志们！我们在这儿休息一小时，就利用这休息时间，去把泥塘里的苇根挖出来，帮老乡度过春荒。”



游击队员们，热烈地响应教导员的号召，忘记了长途行军的疲劳，因为饿、饿有限，大家就用劳动的双手，扒开黑泥，向躲在深处的毒根进攻……

小梅也用双手翻动着黑泥，使劲儿将毒根一根根拽出来。她翻着拽着，眼前出现了去年秋夜敌猪头师冲进她的家乡白马冲杀人放火的情景。自己的爹妈是敌猪头师杀害的，刚才那位大婶的丈夫也是被敌猪头师打死的。黄泛区一个“地下庄”，受到洪水、黄沙和反动派造成贫穷的难以想象的折磨。现在，还有很多的狗头师，狼头师，象猪头师一样在到处行凶，全国不知有多少小梅、大婶，家破人亡！噢，对了，这就是教导员常说的，我国当前正是革命斗争中两个阶级的一场大搏斗，代表反动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不甘心死亡，垂死挣扎，到处行凶，所以，要把敌对阶级的武装势力什么猪头师之类一齐消灭光！

临上路时，大家自动的要将干粮袋里的小米倒给老乡。小梅争先抖动着干粮袋，黄灿灿的小米粒儿，跳呀跳，跳到泥瓦盆里。小弟弟伸手抓着小米粒，送到嘴里，香甜地吃起来。

庄里的男女老少，一齐来到庄头沙地上，含着热泪接受了游击队赠给的小米。小米在筐箩里、大木盆里跳动，军民，男女老少的心也一齐在欢跳，跳呀跳，一颗颗火热的心跳到一起，成了无敌的战斗力量！

离开“地下庄”，朝前赶路。小梅，不断地回顾着，再见，

黄泛区的大婶，再见，苦难的小弟妹！从苦难的小弟妹，小梅想起了自己的家乡，那儿，有许多多不知名的兄弟姊妹们，从十二、三岁起，因为缺碘而甲状腺肿大，脖颈上不知不觉便挂上了肉瘤。使人气闷的肉瘤，随着年龄增长渐渐变大，大到无论冬夏都要敞着怀，走起路来大肉瘤在胸前抖动，成了终身残废！

睡草灰，吞烂棉花，挂肉瘤……小梅想呀想，这旧世界必须彻底砸烂，要为千千万万的小弟弟、小妹妹、挂肉瘤的大人和孩子们，为所有的受苦人，为整个无产阶级，贡献自己的一切。小梅下定决心，为解放天下受苦人，自己要用这手枪和电台，在武装斗争的大道上，战斗到底，战斗到全国都解放、战斗到天下受苦人都解放！

## 十二 山中大捷

华东野战军主力部队，甩开南线的敌人，神速地进入沂蒙山区。

当游击队正在黄泛区艰苦跋涉时，敌人的集团进攻开始了。南线敌人，气势汹汹，不可一世！不料，扑了个空。

“共军的主力哪儿去了？”敌人的高级指挥官傲气十足地说，“嗯，共军不敢决战，只好向黄河以北逃窜！”

南线的敌人派出飞机侦察，派出部队侦察，都不见解放军的影子。

这时，在沂蒙山区，我军将由北面向南进攻的敌人，前后堵住，形成包围圈。

这一网，真可观！六万敌人被围住两天三夜了。被围住的敌人见势不妙，慌慌张张，开始突围。六万众，挤在一条东西七八里、南北十来里的深山沟里。

敌机为了掩护地面部队突围，拚命地打着机关炮，这架俯冲，那架丢炸弹，加上地面炮火轰击，飞机声枪炮声交织一起，远远传来，象一盘巨大石磨在转动，一片嗡嗡嗡嗡。

参谋长马坤，对着电话大声传达着命令：“全部炮火，封

锁溃逃的敌人！同兄弟部队一起，向突围的敌人发起全线攻击！”

我们的山炮、九二步兵炮，追击炮群，一齐向敌人开火。炮弹在突围的敌群中爆炸，又把敌先头部队炸得掉头向后跑。这一来，敌人前后部队自我相撞，挤成一堆又一堆。远远看去，象煮糊了的锅巴，从滚沸的锅里淌出来，呼呼啦啦，在深山沟里淌来淌去。溃败的敌人没头没脑地在山坡上，山沟里乱跑乱窜。敌军官们暴跳如雷，士兵们互相厮打，都想夺路逃走，但谁也逃不脱。

十里长的山沟里，窜动着灰色的人群。其中，一个不散的“灰团团”在灰色的人流中打着转转。根据以往经验，每当敌人溃败时，他们的高级军官，都在马弁、护兵保护下，狼狽逃命。解放军战士把这一小撮称为“夹油饼干”，大家知道，在这小小灰团团里，准有敌人的大官儿，于是，便冲上去，果然捉住了一个肥头大耳的“土兵”，很快送到纵队指挥所来。

“兄弟……是马伏。”肥头大耳的家伙说。

“不大象吧？”马坤目光锐利地逼视着他。

肥胖的家伙继续表白说：“是马伏，一点儿不假！”

马坤没再理会他，对一群正从这儿经过的放下武器的敌人士兵们说：“你们放下了武器，回到人民这方面来，我们欢迎。但你们都应该立即有立功赎罪的表现。你们说，这个人是干什么的？”



其中一位骨瘦如柴的小老头儿，应声停了下来，毕恭毕敬地向马坤鞠了一躬，说：“报告长官，他是中将军长，我是给他喂马的。”

敌军长见蒙混不过，恶狠狠地瞪了他的马伕一眼，又转脸对着马坤，故作镇定地说：“我是军人，军人是不怕死的！”当过他马伕的小老头儿接话道：“不怕死你为什么化装逃跑？你朝我瞪什么眼？我解放了，我还怕你呀？”说着，他气哼哼地赶队伍去了。

敌军长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喃喃地说：“这次失败，完全是偶然，太出乎意料！”

“你们彻底失败早就注定啦！”马坤威严地说，“把他押走！”

马坤接着来到前沿，望远镜里出现这样的场面，满山坡的灰色人群中，跟着我身穿黄军装的战士在游动。那是成营成团的俘虏，在我战士们的指引下去集合。山顶上，我军很少几个战士，就把成群的灰色人群往下赶。被围的敌人完全失掉了建制，正在迅速地土崩瓦解。

马坤回到指挥部，下属各师纷纷打来电话，报告俘虏的人数和各种战利品的数目等。

一群俘虏来到庄头，进了一个大院，他们都是敌人的校尉军官，早显颓废了。有位大个子炊事员扭去一担小米饭，蹲在前些天，他们还不至于吃的，可这会儿立刻一拥而上，抢着狼吞虎咽起来，把小米饭撒的满地都是，气得大个子炊

事员吼了一声：“你们都给我站住！”俘虏们都呆若木鸡，愣了，喂，不是说优待俘虏吗？怎么又……只听大个子炊事员火冒三丈地训斥说：“这小米是人民的血汗，糟蹋一粒都不允许！谁撒下的，都给我捡起来吃下去！”

“是，是。”

“兄弟们糊涂。下不为例。”

……

庄前庄后，武器堆积如山。帮助运输武器的民工，将机关枪捆成捆儿抬到小车上运走。

纵队电台报务员李火生，搬来个收报机，往参谋长面前一放，笑着说：“这个，听得远。上次那个算‘千里眼’，这算是‘顺风耳’！”参谋长眼里漾着喜悦，说：“瞧瞧把你乐的！”

火生抱起收报机乐滋滋地刚要走，被参谋长喊住，交待说：“我们的游击队，现在有困难，拍电来请示改变联络方法，采取多听少发，纵队部已经同意了。从今天起，你要多主动联络。”

“是！”火生行了个举手礼，抱着收报机走了。他回到报务房，试听着这新缴来的收报机，随意抄下一段国民党中央社明码广播，说什么沂蒙山区的共军，正溃退中，不日即可全歼。“死不要脸！”火生往地上啐了一口，关了收报机。他心想：我们这一仗打得真漂亮！照这样干下去，不久就可打到南京去，把蒋占区全都解放！

从我军节节胜利，火生想到不久将要解放的家乡——

大别山区。那儿，有自己的双亲，还有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妹妹。不知他们现在生活得怎样？想着想着，往事涌现在眼前：

那一年，自己刚参军不久，随首长出发执行任务，路过家乡，在白马冲住了一夜。临上路时，妹妹抓住皮带不放，

“哥哥，把你这手榴弹给我！”

“你要手榴弹干什么？”

“你又不是不知道！老猪头最坏，不肯减租，砍伤了李大爹，逃了！他要再回来，我就用这手榴弹炸死他！”

“你还不会用。”

“谁不会？你让我试试！一拉弦，轰——你当我不知道哇？”

“哈哈，一拉弦轰——？”马坤走过来，“什么事呀？小梅。”

哥哥抢先说：“报告首长，妹妹要我的手榴弹，缠着不放。”

妹妹也抢着说：“我又不是要玩，是要……”她把理由又说了一遍。

马坤听了，用手摸摸妹妹的小辫儿，连连夸奖：“有出息！……”

后来，虽然部队多次进山，但始终未驻过白马冲，再也未见父母和妹妹。现在，妹妹一定长高了。据说，我主力部队北上后，山区又被敌人占领，爹妈不知怎样了？妹妹也不知怎样了？

电话铃声打断了火生的沉思，是纵队后勤部打来的，说缴到了大批美国电池，请电台人员领取使用。

火生骑上参谋长的枣红马，沿着山间小路飞驰着。翻过几个岭，刚一拐弯儿，面前一群灰色人群在晃动，仔细一看，哟！敌人的炮兵。他忙减慢了速度。只听一个敌军官在大声咋呼：

“快，快，把炸药搬来，所有的炮，全炸掉！”

火生一提马缰绳，战马一声嘶叫，箭也似的冲到敌群前，大吼一声：“不准动！”

敌炮兵营长抬头一看，只见一个年轻的解放军战士，端着加拿大手提冲锋枪，骑在马上，怒目而视。这敌军官看着着实打个寒战，不早不晚，正要炸炮的当儿，冲来了解放军！再一看，马后并无他人，便缓了一口气，心想，只你一个，又是个年轻娃娃，就好对付了。便把黑牙一呲，伸手掏枪，哒哒哒一阵枪响，早有准备的火生抢先开火，将敌营长打倒。

忙着运炸药的敌人，惊得呆住了。火生趁机换上弹梭，大声喊道：

“动？打死你们！”

时间在一秒秒过去。

一门门迫击炮，张着嘴立在半坡上，一箱箱炸药放在炮底盘上，导火线接在电话机上，只要有人将电话机摇柄轻轻一摇，炮阵地上就会立刻发出震天动地的巨响。但没人敢

动，更无人敢靠近电话机。敌人的眼睛，一齐盯着这个怒目而视的青年战士，整个阵地上，没人敢出大气。

猛然一阵脚步声响，一位解放军的步兵连长带着部队冲过来，一眼瞅上了这弓上弦刀出鞘的阵势，他立即大声命令：

“蒋军士兵们，听我的口令：全体向后转！目标，山沟旁柿子树下，集合！”

敌人的士兵，转回身去，朝柿子树方向走去，几个敌军官迟迟疑疑，也只好挪动脚步，集合去了。

火生告别了步兵连长，翻身上马，朝前驰去。只听背后那位步兵连长的声音：“同志！你是哪部分的？”

火生转回头来，招招手：“纵队部！”

了。最可恶的是猪头师的两只狗——便衣队和地头蛇。因此，一致决定：杀回敌巢穴，首先打掉敌人的便衣队，得手后乘胜消灭地头蛇！

向全体队员传达了支委会的意见后，游击队便连夜出发了。经过夜行晓住，又悄悄插进了敌人心脏。

队员们都在考虑着打掉敌人便衣队的办法。根据多次侦察，敌人这支便衣队的活动特点既隐蔽又狡猾；不成群结队，分成三小股，互相救应，只要其中一股枪响，另外两股即刻赶到。要想一下消灭这支分股活动的敌人，看来，必须设法儿使他们先聚拢一起才好下手。

春季河南平原上的市集，冷冷清清。在这青黄不接的当儿，庄稼人少吃少穿哪还能上街赶集？倒是那些牲口贩子、粮商在大作生意，所以市集上的生意还算“兴隆”。程远从几个叫卖的小贩身边走过，进了饭馆，见外屋桌旁都是些铜臭熏脑的商人，便撩开布门帘，进了里屋。他一眼便瞅见有三个穿着黑色宽衣大袖的家伙，围坐在靠窗的一张方桌旁，显得很神秘鬼祟，一边喝酒，一边交头接耳。其中一个嘴有些尖的，突然停止了说话，瞪着滴溜溜的小眼睛朝程远上下打量。这人正是敌人的便衣队长尖嘴猴。程远对他毫没理会，旁若无人地走到屋当中，喀哪一声把快慢机往桌上一搁，大咧咧地坐了下来。另外两个队员也跟着坐下了。

跑堂的忙来一边站着，等候吩咐要什么酒菜。  
“先来一壶茶解渴。”程远说。

### 十三 杀回敌巢穴

在黄泛区边缘的小庄里，游击队举行庆祝大会。

为了不暴露目标，会议有两条规定：欢庆的时候不要鼓掌，不要大声歌唱。

程远用激动的音调，宣读纵队司令部、政治部的嘉奖

电：

“此次战役，歼敌六万。这是我军遵循毛主席的军事路线，运用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军事原则的结果。你们奋战在敌人心脏地区，及时反映敌情动态，战役前夕又侦破敌人的重要密电，更加证实了我指挥机关已掌握敌人的情况，有助于首长对敌情的判断、分析，便于捕捉战机，定下决心，跟其他敌后人民游击队一样，有力地牵制了敌人，对这次战役的胜利作了贡献，故特此电令嘉奖。”

这里虽然没有大红花，但游击队员们的心花在怒放！程远要大家戒骄戒躁，再接再厉，为革命做出更大的成绩！

庆祝会刚散，支委会又在紧张进行，研究杀回敌巢穴后的行动步骤。经过讨论认为：敌人的机械化部队，如同没头苍蝇，只要注意隐蔽，这种“胶皮轮子”敌人嗡嗡一阵就过去

尖嘴猴见来了这样的不速之客心里嘀咕开来，又是他妈的KB308，到处找老子的岔子！便忙坐正了，皮笑肉不笑地问：“老兄贵姓？哪路发财？”

程远接过跑堂送上的茶壶，示意要他出去，便不屑一顾地自己点燃支烟，说：“敝姓孙，KB308。”轻轻拍拍桌沿，“怎么？不懂规矩？”

尖嘴猴一听，脸气得紫红，他知道对方说的“不懂规矩”是什么意思。在城里，不管是保安司令部的还是炮兵、空军，凡是遇上这个KB308人员，就要主动出示身份证。身为猪头师便衣队队长的尖嘴猴，也不得不低声下气地掏出了身份证。

程远看了看，丢给对方，又指指另外两个。

另外两个敢便衣也只好乖乖掏出了证件。

程远这才将自己的证件取出来。

尖嘴猴接证件在手，翻来复去地看着，心想，只要被老子找出半点漏子，就非给你个下马威不可！

程远讽刺说：“老弟，看仔细些。上次，你们的处长把共军便衣的假证件当成真的，落了个血头血脸！”

尖嘴猴一听，倒没了主意，他还真不知究竟怎样来辨别这证件的真假，只好送回证件，嗯嗯啊啊地表示看清楚了。

“你们的侦察处长真他妈的草包，有刀有枪的，又是在国军的后方，却被共军便衣给打了个贼死。哼，到现在还躺在军医院院里吧？”

“嗯……处长先生马上就要出院了。”

程远继续以嘲弄的口气说：“贵师长怎么重用这号草包！他岂能是共军游击队的对手？嗯？就拿共军游击队那部电台来说吧，据本部所知，它已经在这一带活动了很久。你们保安司令部干什么吃的？嗯？又是摩托又是便衣，看来，准是把美国朋友给的汽油都拿去作了生意了。嗯？便衣队长先生，请问，为什么摩托车队竟三番五次捕捉不住一部小共军游击队的电台？”

尖嘴猴苦笑了一下：“老兄，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哪。那共军游击队电台，有穷百姓们掩护，要想捕到它……简直是大海里捞针——”

“胡说！”程远厉声厉色地说，“共军电台，不就在这方圆几十里路以内吗？要是真想捉住它，岂不是轻而易举！”

“轻而易举？”尖嘴猴摇着瘦脑袋说，“孙兄，站着说话不腰痛！如果老兄能捉到共军电台，哪怕是捕到它的影子，兄弟也甘拜下风。”

“怎么？堂堂的保安司令部的便衣队，都被共军一小支游击队难倒了？好吧，两三天内看老子的，准叫你知我的厉害！”说着立起身来，“不过，孙某有言在先，到时候，枪响，保安司令部的便衣队可不准……乱插乱撞。”

“哪里哪里，兄弟一定……密切配合，密切配合。”

程远一边往外走一边说：“好，那就下次再见。”

两天过去了，尖嘴猴没见KB308有什么行动。第三

天，地头蛇报告说，城南八公里的柳庄，发现共军游击队电台。

等到尖嘴猴带队赶到高柳庄二里路的树林时，见程远正在点然烟抽着。他刚要从一旁过去，被程远喊住：

“你们吃干饭的？等你们赶到，共军游击队早不见了。”

尖嘴猴一听，心里急了：原来他们早已发现了目标。便向部下递眼色，意思是快扑上去，别让 KB308 抢了先。

风，扬起灰沙，把天空弄得昏蒙蒙的。尖嘴猴心里又急又乐：乐的是这种天气，半里外就看不清，容易接近柳庄；急的是，KB308 抢到头里来了，弄不好，一块肥肉被他们叼走！

枪响了，共军游击队从庄西面，冲破了“KB308”的封锁，很快去远了。

尖嘴猴趁机冲进庄，只见在当街一家窗口上，套拉着半截子天线，他想，这是共军电台人员刚才撤退时慌了手脚，把天线拽断了。闯进屋去一看，哈哈，两个木箱用油布套裹着，一个在桌上，一个半歪在墙角落里，果然是共军跑得慌张，只把马达带走了。他刚要打开来看看，一个便衣急忙跑进来：“KB308 来抢电台了。”

尖嘴猴连忙迎到当街，见程远带着几个人来了，灿灿地说：“老兄，对不起，你来迟了。”

程远见对方两个彪形大汉各自紧抱着油布套木箱。这

是两个里面装了砖头的木箱，现在被敌人视为无价之宝了，便故意大声喊道：

“把电台给我放下！”

尖嘴猴嘻嘻皮笑脸地说：“孙兄，是不是这样……兄弟先把电台带回，如果贵部需要，只要打个电话，就马上送去。”

程远冷冷地说：“刚才若不是本部行动神速，打共军个措手不及，这部电台也早已远走高飞。别废话，老老实实给我放下来。”

尖嘴猴心里明白：只要把这部电台往师长面前一放，那侦察处长的位子就可能十之八九由我来代替。反之，如果师长知道电台得手后又被别人弄去，后果不堪设想！轻则挨军棍、革职，重则……想到这便翻了脸：

“姓孙的，把话说明白，这部共军电台，兄弟已跟踪了多日。刚才，共军就是从贵部的面前冲出去的。功罪在谁？哼！也该心里明白。”

程远把快慢机往腰里一插，卷开袖子：“这么说，老子不给你点厉害尝尝，你是不会乖乖把电台放下的。”

敌便衣队员见对方要斗殴，忙跑到庄头将庄外的两股敌人一齐喊来。

双方又持胳膊又抽匕首，僵持了两分钟，程远见敌人全部进庄来，便气呼呼地说：

“好小子，仗着你们人多势众，把老子打下的共军电台抢走。好吧，回城再说！”

尖嘴猴忙把手一挥：“走！”

敌便衣队前后左右地护着两个装了砖头的木箱，惟恐被对方抢走。这柳庄街道很窄，一时，敌人挤成了一个疙瘩。程远的快慢机一梭子扫去，敌人倒了一堆。埋伏在街两旁院里的队员，把手榴弹象雨点一样投进敌群，一阵连续的巨响，整个柳庄都跟着打颤，那尖嘴猴半个脑壳削掉了，其他的敌人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只有一个活着的，在呼哧呼哧出粗气。

一个游击队员惋惜地说：“可惜，这两个原来装机器的木箱也炸飞了。”

程远笑笑说：“装机器的木箱，好好的在小梅那儿哩。”

打掉了敌人的便衣队，游击队员们兴高采烈。敌强我弱的局面在改变着，斗争形势越来越向有利于游击队的方面发展。可是，小梅却遇到了新的困难：原来电台的收、发报机，使用两种不同的电源。发报机由手摇马达供应电流，而收报机呢，只能使用一种电源——干电池。

电池越用越少，因为没有新电池，只好用旧的，电流微弱的“乏”电池。这样一来，收报机渐渐会变成“聋子”！

派去城里的同志回来，最近敌人严密控制了电料行，我们城里的同志去买电池被敌人抓走了，还说，“看来，电池供应要中断一段时间了。”

程远默默抽着烟，想了想说：“狡猾的猪头师长，想从这



儿抓线索搞掉我们的电台。哼，没那么容易！咱们可以另想办法，把电池搞到手！”

没有电池，收报工作可不能停止，收报机的声音小得象蚊虫嗡嗡，到后来，几乎难以收听了。小梅脱掉了鞋袜，光着脚丫子，把手搭到机身上，

继续收听。原来小梅是在利用“人体感应”的作用，使电流几乎枯竭的收报机得到了一点儿人体电流，虽然仍不能大声“说话”，却可以勉强坚持到本次抄收工作完毕。这是她在淮英姐留下的小本本上看到，是关于抗战时期我江南根据地电台战胜敌人封锁记载中的一段。小梅一试验，还怪灵的！她高兴极了。

这时，纵队部电台呼叫后，开始发报。

以往，小梅能在各种内、外的嘈杂声中抄报，却从未遇到今天这种情况，现在，耳机里的声音太微弱啦！怎么办？下定决心，坚决把电报抄下来。为了对付各种干扰，她咬着牙，屏住呼吸，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集中到收听上，仿佛世界上的一切都都不存在了，唯一的只有耳机里隐隐约约时断时

续的信号声。

纵队电台报务员真会体贴人，拍完一次后接着又拍一次，小梅忙把误听的电码，逐个的改正。最后还有十组电码，只需三十秒钟就可全都校对完毕。为了排除自己呼吸的干扰，必须憋足一口长气。

一秒，两秒，三秒，……到十秒时，她觉得有些闷憋。她坚持着，脸色涨红了。……

这时，屋外的人们，都静悄悄地，一齐为小梅抄好这份电报在忙着；程远远盯上了房东大娘一群心爱的宝贝鸡！其中那个红冠长腿黄毛大公鸡，神气极了，在鸡群里高傲地走着。这家伙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亮开大嗓门，拚命炫耀自己一番。这种时候如果叫唤，准给吵掉了电码。程远只好把干粮省点下来，一点点丢到它眼前，把它引到院外去。

屋里的小梅，终于坚持校正完了电码，才长长出了口气，眼泪也流出来了。这是在电源将断的情况下，抄收了一份完整电报后幸福的眼泪，也是着急的眼泪。电源已经告竭，纵队再来电报必须及时抄收，对敌台侦听也是万万停不得的，怎么办呢？

正在这紧急时刻，程远命令道：“小梅！带上武器和我一起出发接双根同志去。”

原来，正当收报机快要变“聋哑”的时候，程远便交给双根一项任务，说：“因为敌人封锁，暂时去城里买电池已不可能，我们只有到敌人手里去夺了。”他指了指军用地图

上由淮河到陇海中间的一个车站，继续说：“敌猪头师在这里设了一个供应站。据上次在马上侦听我电台的那个通讯连长供称，敌人的电讯器材就在这个供应站里。我派短枪班在山庙车站附近接近你，你去……”接着小声交待了一番。

第二天傍晚，双根叔和扮“挑夫”的老徐来到敌供应站办公室，把“师部军需处”的“公函”和随函附上的电池调拨单据交给了供应站站长。

“贵姓？”站长问。

“军需处上尉副官，赵。”

“赵副官！路上辛苦了，坐，坐，坐！”一面不住地打量着。

双根叔深深叹了一口气：“沿路，共军游击队神出鬼没，所以，兄弟只得商人打扮，以减少目标。”

站长点点头：“上策，上策！”递上一支烟，又问，“师部通信连刘连长，怎么好久不来提取通讯器材了？”

双根叔压低声音说：“站长，你还不知道？刘连长藏在马车里侦听共军电台，连人带车，全作了共军俘虏了。”

“啊！”这个四十多岁的供应站长深吃一惊，愣了好一会儿，才说，“不瞒赵副官说，师部侦察处长托我代买的贵州天麻，是由刘连长带到师部的，迄今，不见款来。这货款数目很可观，兄弟垫不起。赵副官回师部时请代劳问问侦察处长。重托，重托。”



“哟！站长，侦察处长受了重伤，前天还在医院哩，恐怕……”

“怎么？他怎么受了伤？”

“你也不知道？”双根叔故意显得毛骨悚然很后怕的样儿，“就在师部所在那个大城市公园门口，脑壳被打裂了，半天才活转来。”

供成站长更加吃惊，喃喃地说：“师座的右膀都被打成这样……军中的饭碗，难哪！”说着，立起身来，“赵副官，请休息一下，我去按排装箱。”他来到卫队房，对卫队长说，“这个赵副官，未曾见过面，为防万一，派一个排长带上一个班，同车到师部去。并把我的信交给侦察处长。”

上了火车，双根和“挑夫”抢占了靠车门口近的座位。敌排长把斜对面座位的人赶走，他坐了。匪兵们也各自占了位子。

火车走走停停，后半夜时到达了山庙车站。未等火车停稳，双根叔和“挑夫”已互相递眼色，准备下车。

火车轮刚停住，只听一个女孩清亮的嗓音在叫卖，

“烧鸡，烧鸡，又肥又香的烧鸡！”

双根叔听小梅的声音由远而近，忙开大车窗，探出头大声招呼：“来来来，买烧鸡。”又朝车里的“挑夫”说，“快，去挑只肥的来。”

“挑夫”答应一声“是”，几步下了车。

双根叔缩回身子一看，敌排长正瞪着贼溜溜的眼睛盯

着自己，他装作毫不介意，问：“你也来一只？”没等他回答又向窗外，

“小姑娘，烧鸡新鲜不新鲜？”

“刚出锅的，新鲜，新鲜，快买吧。”小梅举着烧鸡，踮着脚尖，透过暗淡的灯光，警惕地瞅着车厢里面，她一眼就发现那正注视双根叔的敌排长，暗暗握紧烧鸡下面的小手枪。

一声汽笛响，火车就要开动，双根叔一面喊：“快点，快点。”一面作个手势，要车外的小梅和“挑夫”老徐注意敌排长，乘机猛地从窗口用力将装电池的木箱丢出去。

敌排长唿地站起来抽出手枪，刚要向双根叔射击，只听“当”一声，小梅的手枪响了，敌排长摇晃了个倒到车座位上。又一个敌人高跳起来，被老徐一枪打倒。双根叔暗地由车窗跳到月台上。车上其他几个睡眼蒙眬的敌人，乱咋呼起来：“共军！共军！”抄起枪，毫无目标地向车外乱打起来。火车轮子越转越快，他们的射击仅能给自己壮一点胆罢了。有些麻烦是惊动了车站南面十来丈远碉堡里护路的敌人，用机枪打得月台上一个劲进火星子，还有一个敌军官扯起嗓子咋呼：“上！上！给我打！别让游击队跑了！”随着他的咋呼有一股敌人朝月台冲来，被程远他们一个排子枪压了回去。双根叔手提短枪前面引路，老徐扛着电池箱，小梅提着烧鸡篮子，迅速地离开了车站。

护路的敌人不死心，又打着枪向车站冲来。程远立即决定：“双根同志，你和小梅、老徐带电池往北抢救南春河！

我带队牵制敌人，掩护你们，快！”

双根叔小声地应道：“是！”立即叫老徐扛着电池箱在前，小梅居中，自己作后卫，飞快地向北去，穿过一片麦田，翻过一道土岭，又向前走了十来里路，来到赵庄。三人穿过一个小菜园，进了赵爷爷的家。

这赵爷爷是地下交通员，已六十多岁，眉毛胡子都花白了，每天都在南春河渡口撑船摆渡。他听双根叔介绍了夺电池的经过，想了想说：

“山庙车站这么一打，猪头师可能马上要派兵封锁渡口。看来，必须和敌人斗斗智谋了。”

几个人一合计，便定出了行动计划。

天蒙蒙亮时，小梅扮作赵爷爷的孙女，和赵爷爷一起先到渡口去了。稍过了会儿，双根叔和老徐各挑着半担鲜鱼，也朝渡口飞快地走去。从赵庄到南春河渡口一里多路。快到渡口时天已大亮了。双根叔边走边打量着，只见小梅和赵爷爷早坐在河边老垂柳树下的小木船上等着了，看样子，还真象摆渡的爷孙俩哩。双根叔又一瞅，赵爷爷的摆渡小屋已有敌人进出，他和老徐都装作没看见，径直朝小渡船走去。

“站住！”从一旁蹿过来两个端着冲锋枪的敌人，其中一个匪班长，伸长脖子瞅瞅箩筐，瞪着眼问，“挑的什么？放下，检查！”

双根叔说：“我们俩刚弄来点鲜鱼，这还不明明白白白

吗？”

船上的小梅亮着嗓门喊道：

“大叔！有没有给我爷爷带条鳊鱼来？”

双根叔放下担子，朝河边招手，“大爷！瞧你孙女儿多乖！时时想着你爱吃鳊鱼。”

赵爷爷听了，高兴得笑了起来：“哈哈，你真会说话，夸我的孙女好。你倒是给我捎来鳊鱼没有？”

“有，有。”末等双根叔答话，老徐从筐里提起条鱼晃了晃。

匪班长骨碌着黄眼珠，阴阴阳阳地说：“嗨，你们倒挺热火哩，这么熟悉？”

“隔壁邻居嘛，能不熟悉？”老徐说。

匪班长对身旁的士兵命令道：“动手检查！”

这匪兵弯腰将四只箩筐都底儿朝下一倒，一条白花花的大鱼还在筐边上滚跳着哩。

双根叔笑笑：“老总，筐里没私货吧？”

匪兵见全是鱼，伸手拎起那尾五、六斤重的大活鱼转身就走，另一个匪兵上来也抓了一条，老徐压住火道：

“老总！我们是小本生意，你——”

双根叔说：“算，算，就给他们下酒吧。”一面大声说，“大爷！帮一把。”

小梅和赵爷爷闻声忙过来，大家一齐动手，把鱼一一放进筐里，很快装上船，小梅把竹篙一点，小船便射出丈把远。

哈哈，她这会儿真挺象个小船工哩。赵爷爷摇着橹，小梅一下一下用力撑着篙，小船很快就到了对岸。

就在这时，敌侦察处长头扎绑带来到渡口，见站岗的弄条鱼在刮鳞，忙问：“怎么？刚才有人过河去了？”

“报告处长，两个鱼贩子。筐底儿都倒过来了，没藏品。喏，在对过上岸去了。”

“嗯？鱼贩子？”侦察处长翻动着眼睛问：“鱼肚子里有没有检查？”

“报告……没有！”

“没有？剖开这条看看。”

一刀杀下去，从鱼肚子里露出几节电池来。

“啪”一个耳光声：“混蛋！”侦察处长气得浑身打哆嗦，“妈的，都是一群饭桶！”忙打开手提式步行动机，

“五号！五号！鱼贩子，截住！”

离河对岸二里多路的一个庄上，有猪头师刚去的一个侦察班，从步行动机里听到侦察处长的命令，忙出庄来追赶。

双根叔一看敌人追来，对老徐说：“二担合一担，你挑着小梅、赵大爷向西北方向直奔陈庄等我。那儿就有兄弟游击队。后面这群疯狗，由我来对付。”说着，把快慢机的保险机定在“慢”上，他要打单发，来镇住敌人。

双根叔把敌侦察班引到一个二十来户的村庄边。庄头上有道矮墙。敌人见他隐在矮墙后，便分两路向矮墙接近。双根叔左右各两枪，四个敌人倒地。敌人一齐开火，打了一

阵，发现对手早已不见了。被打倒的四人，全是脑袋开花，敌班长浑身一沉，差点坐到当地：“妈呀，共军的神枪手，专打脑袋！”便不敢再紧追，忙打开步行动机呼喊着：“报告处长，与共军便衣激战，伤亡很重！”

敌侦察处长忙呼喊铁甲团长：“快，快！摩托车，跑！方位，南春河北岸，五公里一带！”

不一会儿，摩托车声、枪声混合一起，是兄弟游击队打着枪，把敌人“牵”走了。

双根叔放开大步来到陈庄，很快找到了老徐他们，一齐动手把藏在鱼肚里的电池掏出来，揩干了，没顾上吃饭，连夜就赶回驻地。小梅没顾上喘口气儿，便忙把已“饿”坏了的收报机换上新电池，专神地兴奋地又收听起来。

第二天一大早，游击队员们正在擦拭武器，房东张大娘进屋来说：“老程，刚才俺村的伪保长从庄后窜过去，这东西，要防着他！”

程远派队员追了一程，没追着，原来那家伙见有人追来，跳进粪坑里，只露出鼻嘴出气，过了好一会儿，才带着满身屎尿，跑了。

这家伙就是上次向敌摩托队报告了消息，造成了小刘庄战斗，使淮英姐牺牲的坏蛋。他跑到邻庄一个地主家换了衣服，就直奔猪头师部，向侦察处长报告他千确万真地看到共军游击队电台，还有个长辫小姑娘报务员，就在他本村。侦察处长立即奔向隔壁向“师座”报告。猪头师长听说刚发

现了共军游击队电台和小姑娘报务员，忙爬上吉普车带队扑来。他要把这部可怕的共军电台连同小报务员，亲自抓到手里！但部下把全庄搜遍，只捉到两个老汉。

猪头师长对白胡老汉说：“共军电台，懂吗？天线挂在木杆上。”

“有。”白胡老汉说，“跟我去拿吧。”来到一个院落，老汉指着拴在木杆上的晒衣绳，“老总，这电线，是我从汽车路上抬来的。要？拿去，谁还在乎这个。”

猪头师长本想狠狠揍这老汉一顿，可他担心打了这老汉另外那个老头不再肯说，只好恶狠狠地忍着。

这猪头师长又来到一个驼背老汉面前，比划着：“共军电台，这么长，身上长着弯把儿，插起来有声响。在哪儿？”

一辈子受苦而驼了背的老汉，装作想了半天，说：“老总，啊，你是要找这个？去拿来就是喽。跟我来！”

匪兵们跟着进了一个小菜园，老汉指着井台上的轱辘，“这不就是它？身上长着弯把儿，一摇，还响哩。”

敌人气炸了。

老汉被打倒在地。

敌猪头师长暴躁地叫道：“把那个保长给我叫来！”

黑胖子伪保长就在跟前，战战兢兢地哈腰道：“小可在在这儿。”

猪头瞪圆了眼睛骂道：“你他妈是开我的玩笑，还是真的见过游击队电台和小丫头报务员？”

伪保长连连鞠躬：“一点不错，这儿住着游击队，早晨，我亲眼看得明明白白。喏，电台和长辫小姑娘报务员就在那间屋子里。后来，他们就赶我，……闹了个浑身臭。”

猪头的气稍微消了一点儿，问：“真亲眼见过？”

“报告师座，我偷偷地一瞅就瞅上了。”伪保长叹口气，“就不大会儿，怎么忽然又不见了呢？”

猪头一摆手：“滚蛋！”

看看天色，猪头忙向吉普车走去。他头也不转地对侦察处长说，“据可靠消息，美国朋友最近由海外运来测电台位置的测向器，如果有了这种仪器，我看他共军电台往哪里跑？”

“是的，决跑不了它。”侦察处长连忙附和。

猪头师长骂道：“笨蛋！你这个侦察处长只会是的。难道要我另找人来代替你的位置？嗯？你的情报搞了些什么名堂？汽车跑了十几里，只抓住两个老头，装聋作哑，开他妈的什么玩笑！”

侦察处长额头上冒着汗。

“你马上到南京去，带上黄牛<sup>①</sup>找军统局我那表弟，请他帮忙去找美国朋友——磕头捣蒜也要把测向器给我弄到手！”

“是，是！”

<sup>①</sup> 金条。

## 十四 戳瞎敌“眼睛”

春末夏初，夜晚还很有点儿冷。游击队夜里急行军，小梅浑身出了汗，一停下来，被风一吹，受了凉，加上疲劳过度，开始发着高烧。拂晓前，队伍进了杨庄，小梅住在胡大娘家。她坚持着倾听，到傍晚时，烧得更厉害了，只感到很有些儿天旋地转，恍恍惚惚。又过了会儿，游击队要转移到附近的马庄，程远见小梅病得很厉害，安排她暂时就隐蔽在胡大娘家养病。大娘连夜弄来了中草药，煎好，扶着小梅喝了。小梅迷迷糊糊睡着了，醒来时，出了一身大汗，觉得轻松了许多。再醒来时，天已蒙蒙亮了，她高兴地往起一坐说：“大娘，我已经好了！谢谢你啦！”

大娘忙一把将她按倒，责怪道：“昨夜烧得跟烙铁一样，就好了？你老老实实给我躺着！”

小梅见大娘跟自己亲娘一样亲，一股暖流涌向全身，感激地说：“大娘，敌人还没消灭呀，我哪躺得住啊？我要立刻回部队去！”

大娘摸摸她的手心和额头，真的已不烧了，就放缓了口气说：“程教导员说好今晚派人来接你，就歇一天也不成？”

“不成。我要就走。”小梅说。

“你要就走，大娘也不拦你，”大娘又让了一步，“你得再躺一小会儿，我就去给你做点吃的来，要连这也不听，大娘可就要生大气了！”

小梅只好顺从地又躺下来。这时窗外树枝上的小暮鸟轻声叫着，这声音真好听，如果不仔细听，准听不到。小梅知道，小暮鸟长得挺小，简直小得可怜，还没有山里的金翅儿大哩。家乡的山里，那恶鹞什么的，专欺侮没能耐的小鸟！她眼前立刻出现了家乡那青山绿坡，那密密麻麻的松柏，那清清的河水，水中滚动的细沙粒儿。是六年前的事了。那一天中午，妈妈说：“梅子，把这篮里的青菜拿到河里洗洗，送到你爹的木排上去，明儿，你爹和大叔他们就要排出山啦。”

小梅提着装满青菜的竹篮，来到河边，卷起裤腿儿，很快就把青菜洗完了。她想把青菜送上木排，从洗菜的下游，蹚几步水，纵身一跳，就跳上了木排。哟！这木排多大呀！站在河边看不起眼，到跟前一看，可大喽。木排后面，在翘起来的地方，是爹爹的小马架屋，里面有锅灶，堆着些稻草。她把洗好的青菜放在灶上，出屋来一看，邻居的一个小男孩也爬上来了。两个人站在大木排上，多好玩呀！一棵棵松柏树干，用竹篾捆成一排排，横睡在水面上，露出半边黑紫色的树皮。河水在木排下面流着。但这扎成木排的松柏，不滚动，也不跑。噢？怎么爹还不来呢？哦，对了，听妈妈说，爹

和大叔他们，过去整年给老猪头家放排，苦死喽！现在，有了穷人的政府，今儿，正同大爹大叔们一起，同老猪头斗争要求增加工资去了。

“走，到边上看看去。”小梅想看看这河水有多深，看看水里有没有游动的摇尾巴的大鱼。

两人在木排上走着，看着，在木排边上坐了下来。他们把双脚伸进水里，河水，轻轻推动着两脚，一层层小水花跳到小腿上，真舒服！怎么？庄后的大岭动起来了，那洗菜的搭脚石渐渐离远了，哟！原来这个木排不是和大排扎在一起的。这时的小排早已和大排离开了，正顺着河水往下漂哩。

“嘻，真滋！”小梅乐了，扑腾着双脚。

邻居的小男孩手脚不敢动，只是跟着嘻嘻了两声。

两边的河岸渐渐向后退去，只见岸边的柳枝低垂着，枝头一点一点地舔着水面。大树下的小杂树棵子，一齐点头点脑，好象在欢迎这小木排。忽然，一只蓝翠，贴着水面飞过，它长得多么美呀！浑身的羽毛象在蓝色的缸里染过一样，蓝得比蓝天还蓝，它飞着，那长嘴一伸一伸的。小梅第一次把这蓝翠看得这么清楚。

一棵棵大树的弯枝出现在头上空，树叶儿遮住了阳光，河水显得又清又绿。这儿真凉快！

木排忽然加快了速度，一个劲往河中心跑。这时，邻居的小男孩叫着：“姐姐，回去！回去！”

小木排顺着激流往下冲去，只觉得两边的绿坡象射箭一样地闪到身后去。这时，在前面，靠右边的河里冒出些尖尖的青石，斜横着，硬把河水逼到左边去。河水不肯绕弯，强劲地扑打青石，一层层厚厚的白水沫打着旋儿，发出呼呼哗哗的响声，溅起的水花，跳得多高，跳到小木排上，打到两个孩子的脸上。小男孩吓得哭了。小梅拉着他的手大声说：“别怕，别怕！”

两边的山一阵阵风响，嗡嗡的，好象就在头上空响，仔细一听，不是山响，是有人在喊。小梅转头一看，只见远远的地方，一个小木排飞也似地赶来。怪呀，那小木排怎么象在半空高的地方飞，而自己这木排象沉落在低低的地底下。很快就看清了，是爹和大叔，站在窄木排上，越来越接近，爹把带钩的撑子用力搭上来，两个木排渐渐靠拢一起，然后往河边靠。足足费了一顿饭工夫，才靠上河岸。

“傻丫儿！”爹说，“再晚一步，前面就是九龙嘴，木排一撞上去，就没命啦！”

说是往回走，走了半天也不见庄。爹说：“刚才离庄已二十多里了。”

回到家，妈说：“以后可不能再干这种傻事，简直是天不怕地不怕的野丫儿，比男孩还野！”

如果哥哥不是参军走了，他准会说：“当心！我不拽掉你的耳朵才怪哩。”

小梅翻了个身，忍不住笑了。哥哥老这样吓唬我，可从

急走了一阵，过了一条小河，翻过一个小土岗，便进了马庄。

游击队在取得一个个胜利后，继续和猪头师在河南平原上“捉迷藏”。

猪头师在他的机械化部队连连扑空，便衣队被歼的情况下，特别重视对地头蛇的使用，将他们组成一支二十来人的便衣队，到处侦察、跟踪游击队。

根据这一情况，程远决定消灭这股敌人，截断猪头师的“眼睛”。但这支地头蛇便衣队，来来去去总是靠近摩托车队，枪一响，敌人就会很快扑来，怎么个打法呢？

游击队员们三三两两开着“诸葛亮会”，纷纷献计献策，一致认为利用敌猪头师来打最妙。

夏天的热风，将青绿的麦穗吹黄了，麦收的季节来了。程远把机枪班、冲锋枪班分散到田里去帮助群众抢收，他带着电台和短枪班，在黄昏时进了吴庄。

这吴庄，两条大路在庄里交叉，形成一个小小的十字路口。交通挺方便，敌人摩托车队可以“抬脚”就到。

程远他们进庄后就到处找木杆，接着便高高地架了天线。短枪队员们进进出出，满街都有背短枪的人在走动。

天线高挂木杆后，双根叔便把铁架上的手摇马达摇得嗡嗡响。小梅并不发报，因为收发报机早已放在十里之外的地方。她做好准备，教导员一作手势，就迅速进入隐蔽阵地。

来也没拽过耳朵。哟，怎么躺着躺着会想到这事上去？忙坐起来。胡大娘已端来热面汤。她洗好脸，吃了饭，向大娘道了谢，就一蹦两跳地来到庄头上。迎面来了个黑不溜秋的矮胖子，正是那个坏透了的伪保长，他一见小梅的模样儿，便认清正是游击队里的小报务员，于是把腿一叉：“小丫头，哪去？”小梅没理睬他，飞腿就走。

“站住！”矮胖子恼怒的声音。

小梅越走越快。

这地头蛇抽出匕首，心想：“一个小丫头，敢不理睬我！把她捉到猪头师那去，还不……嘿嘿，该我今儿交了好运！”急步追上来：“给我站住！”

小梅故意放慢了脚步，等那地头蛇呼味呼味离得近了，她突然掏出了小手枪，“当”！那家伙的脑袋应声开了花，扑地倒了。小梅极其厌恶地踢了他几脚，便闪身进了柳树林，



这时，地头蛇的头儿尤三鼠正在离吴庄不到二里路的土岗下，焦躁地等待着。他计算着时间，跑去报告情况的人早已该到了，怎么还听不到摩托车响声？他暗自盘算：好久已不见游击队的踪影，今儿，活该老子红运，在吴庄这儿撒上了！可是，这一功不能让铁甲团抢去，一定要在摩托车队到达前老子进庄，只要把共军电台和女报务员夺到手，就可以在师长面前邀功领赏，弄巧了说不定还可以闹个营长、团长干干。不过，他转念一想，那共军游击队专打脑壳的枪法也着实厉害！还是要小心为妙。于是，他决定，带着喽罗们，象狗一样爬进吴庄，躲在麦田里，等摩托车队要往庄里冲时再趁机抢进庄去，捞它一把！

敌人的糟麻子铁甲团长，得到共军电台和长辫儿小姑娘报务员出现在吴庄的情报后，也忙作了一番思考：为了捕捉这部共军电台和它的人员，每次，开始时高兴得不得了，可次次都是败兴而归！为了它，毁了好多辆摩托车，没一次成功记录。这次，黄昏时刻到来，到处又是麦田，弄不好又和以往一样，瞎忙活一场！于是他决定改变以往那种拙招，将摩托车队分成若干小队，撒开去，从四面八方形成一个包围圈，然后再压缩包围圈，集中一点——猛扑吴庄。他认为，这次，你共军游击队就是身长双翅也休想能飞出去。

摩托车队分头出动后，干燥的平原上很快就响着摩托车的隆隆声。闪亮的车灯从四面八方集中到一点——吴庄。车队在离庄半里路时，就不断开火，树木，麦垛，一齐招了枪

弹。这四面构成的火网，别说是人，即便鸡狗鹅鸭也无隙可逃。

地头蛇们见包围形成，便趁机进了庄，黑暗中模模糊糊还可看到高竖的天线，不由地垂涎三尺：共军电台！这次，哪里逃？地头蛇头儿弯腰来到当街窗口下，用力打断了木棍，将手榴弹塞进屋去，随着一声爆炸，大声咋呼：

“共军电台小丫头报务员，出来投降！”

屋里无声响。

突然，叭，叭，隔壁院里射出两颗子弹，两辆摩托的车灯被打灭了。

铁甲团长忙大声命令：“火力压住！”

所有的摩托车一齐冲进街里，车上的机枪，一齐哗哗地拨着子弹。

刚才打瞎车灯的，原来只是双根叔和小梅两个人，他俩一人一枪奏效后，立刻翻过矮墙，顺着打麦场旁的小水沟，扬长而去。

可将四街堵得严严的敌摩托，见共军还击，便集中火力向一点压缩。敌人车上的六〇小炮也开始发射炮弹。机枪、炮弹把吴庄街里打得一片火。枪炮声中，只听地头蛇头儿尤三鼠杀猪似的声音：

“别打啦！别打啦！打了自己人啦！”

铁甲团长发觉自己的“眼睛”也被网在里面，忙命令信号兵：“用哨音通知他们，使用第三种识别记号。”一面又厉



声喊着：“不准一个共军逃掉！”

“喔，喔，喔——”

这两短一长的哨音，是通知火网里的地头蛇们用白布扎脖颈，以便识别。

不一会儿，一个脖颈扎着白布的家伙，摇摇晃晃跑到铁甲团长面前，用哭声喊着：“团座！这一阵机关枪，把我的弟兄摺倒了十八、九个，我也差一点上西天哪！”

“共军呢？”铁甲团长焦急地问。

扎白布的家伙跺脚长叹一口气：“唉——，象是突然钻到地底下去了，未见共军的影子！”

“咻”一声，铁甲团长重重给了那家伙一耳光：“妈的！你们又撒谎，弄得老子白忙活一场！”他恼怒之下，大声命令，“把庄里的穷百姓都给我提来审问！”

挨家挨户搜索、寻找，连一个老百姓也没找到。铁甲团长垂头丧气地一挥手：

“撤！”

## 十五 哪里跑

一九四七年夏末秋初。游击队又回到一年前的出发地——郝庄一带作短期休整。小梅仍住在孙大娘家。大妈知道淮英牺牲了，眼泪止不住流下来了，十分悲痛。小梅劝慰说：“大妈，别难过。一个烈士倒下去，千万个战士跟上来，淮英姐的担子，已经由我承担了！”

大妈听了，悲喜交集，一面擦泪，一面点着头。她觉得革命队伍里真出息人，才一年工夫，小梅这丫儿的觉悟见识，高多啦！这天晚饭后，程远集合起队伍，传达当前形势和任务，指出，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我们在全中国各个战场上，已经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就要打到国民党区域，由内线作战转入外线作战。现在我们纵队和兄弟部队，正在向河南平原挺进，因此上级命令兄弟游击队和我们，要加强对敌斗争，配合主力反攻，迎接新的胜利！

听了程远的报告，队员们欢欣鼓舞，纷纷议论：

“大部队就要打回来啦！”

“又要和老战友见面啦！”

“天大的喜事！来得真快呀！”

淑琴姐搂着小梅的头：“大别山的小丫儿，你的家乡快要解放啦！”

大家说着，笑着，跳着。

小梅学着淮英姐那样，放开喉咙唱起了《红色报务员之歌》。歌声刚完，淑琴姐吹起口琴，欢奏山东秧歌调，有的用嘴敲着“锵锵七咚锵”的锣鼓点，大家一齐欢舞起来，有的扮老汉，有的装大娘，小梅一眨眼工夫就变成个农村小姑娘，……随着合奏的节拍，都尽情地唱呀，舞呀，跳呀，因为这是多么欢乐的一天啊！

扭完了秧歌，小梅立在庄头上，望着被夕阳染红了的天空。一年前的那一天，一个人在深山密林中夜奔，当要随着双根叔出山时，那天空也象今儿这样，红云满天！一年时间飞快地过去了，可这一年的经历，永远也不会忘记的。小梅遥望着远方，大概就在那红云边低下，就是自己的家乡——大别山吧。老爷爷身体好吗？屋前冲底小河里的那群小鱼，大概都长大了吧？也许已经顺着水流跑到长江大河里去了，任意地游呀游！屋前老松树上的小松鼠还在不？她忽然想起那可怜的小八哥，被恶鹞给叼走了。家乡那儿，密林深处藏着许多可恶的野兽，蓝花豹多可恨！她从密林遇豹想起当时找哥哥的心情，那时多么想找到哥哥，也象他一样，在主力部队当个小女兵，谁知，当了一名游击队的小队队员。想到这儿，她幸福地笑了。

哥哥现在究竟在哪儿？主力部队在山东，把敌人一个

个主力师打掉了，这些战斗，一定有哥哥参加吧，他打枪总是打炮？用冲锋枪还是机关枪？这次主力南下，要是也有哥哥，那有多好哇！

当晚，游击队就出发了。

拂晓前，在一条河边，突然发现影影绰绰有一支队伍迎面而来，程远命令立即进入战斗状态，机关枪架在河堤上，队员们各自占据有利地形，准备射击。

对方，也拉开了战斗队形。是敌人？还是自己人？

“春打六九头！”程远说着暗语。

“耕牛田里走！”对方忙回答。

程远纵身跃起，跳过河堤向前跑去。小梅和队员们也争先恐后跑上去各自拉着对方的手，欢快地打着转转。

原来是和坚持在平原上的另一支兄弟游击队会师了。以往，大家并肩作战，同猪头师等进行各式各样的斗争，现在，有机会在这儿会面了，怎能不使人高兴呢。

正在这时，侦察敌情的游击队员跑来报告说：“猪头师开始逃跑啦！”

程远询问了敌人逃跑的方向后，和兄弟游击队的领导共同商定了，从两侧，一齐来监视敌人，设法拖住敌人。兄弟游击队立即跑步消失了。程远也立即命令说：

“咱们跑步进庄，先报告纵队部！”

小梅跑着跑着，忽然发现脚下是一道长堤，身旁有好多柳树。她马上想起来了，是小刘庄！面前这个村庄，的确

确是小刘庄，淮英姐就是在这儿受伤牺牲的！

进了小刘庄，小梅迅速地安放好机器，接通发报机电源，双根叔已坐在马达铁架上发电了。这一切动作既快又利索。小梅边戴耳机边打开机器开关，开始呼叫纵队电台，同时心里在想：猪头师，看你还凶不？你杀害了淮英姐，杀害了我的父母亲，杀害了多少受苦人！今儿，坚决揪着你不放，猪头，看你往哪里跑？

这时猪头师长正坐着吉普车逃跑，他把肥胖的身子靠在软垫上，不停地喘着粗气；共军大部队来得好快，从山东昼夜不停地扑向陇海线。看来，一心要打我的主意。天黑之前，我如果不能同左右邻部队粘到一块，准被他们……他浑身打个冷战，粗气喘得更响了。惊悸不安，越发对他的上司恼火；两天前就电请准予向左右两邻部队靠拢，却迟迟不决，现在，要跑已经有些来不及了！

一辆摩托车飞快地驶来，在吉普车前停下来，侦察处长把挂在后脑勺的大沿帽拉拉正：“师座！发现共军电台。”

猪头师长把浓眉挤成一条又粗又黑的横线，大口喘着粗气：“怎么知道的？”

“美国朋友给的测向器测出来的。”

“位置？”

“左侧。”

猪头师长把肥胖的身子半截探出车门：“准确点，具体方位？”

“左侧，三公里，小刘庄，正在发报，一定是向共军主力报告本师现在的动向。”

猪头师长的胖脸变成猪肝色：“混蛋！还不快去给我打掉！”

侦察处长哭丧着脸说：“下属……都急着向前去靠拢，全不想和共军游击队纠缠……怕耽误了靠拢的良机。”

猪头师长浑身抖着；共军这部电台，我追来追去，追了一年多了，也没追上，现在倒忽然送到嘴边上了！以往，没有测向器，就是碰到鼻子尖上，也捉不住它；现在，美国朋友给了这现代化的科学设备，可是，偏偏在这种时候！

猪头师长越想越气！特别使他气恼的是，据他的耳目多方调查探听，这共军游击队电台的报务员，真的只是个乳臭未干的小姑娘。“这共军是真厉害呀，一个小黄毛丫头一参加，也就跟着这么神通广大，一再把我的重要情报给拍走了！”他浑身抖索着，牙齿咬得嘟嘟响，“哼，在小刘庄？这就是不是大刘庄，几炮就可翻个个儿，我看你这小丫头片子，和电台还能神出鬼没到哪儿去？”刚要命令炮兵袭击，又改变了主意。炮兵正在行进，稍一耽搁就会被共军主力捡了去。为什么不调飞机呢？于是两眼一瞪说：

“请求空军，把小刘庄给我反复炸翻！”

猪头见侦察处长迟疑着不动，厉声问：“还发什么呆？”

“师座，空军——”

“怎么？”

“如果空军摧毁不了这部电台——”

“混蛋！炸弹是泥捏的？”

“空军找弹，地面还击，驾驶员心慌，不敢低空俯冲，那样一来——”

猪头用力往软垫上一靠：“先用空军轰炸，再命令后卫部队，派出一个营，给我扑进庄去抓住它！”

“是！”

猪头师长长长出了一声粗气；为了摧毁共军这部电台和人员，我用一个营的代价也值得！

报告猪头师要逃窜的万万火急电报，摆在小梅面前，要立刻拍出去。她已呼通了纵队电台，刚开始拍发，突然，嗡嗡一阵响，一架“小流氓”低空掠过。跟着又是一架。马达声盖住了小刘庄。飞机拖着长长的尾音去远了。

小梅头也不抬，继续拍发电报。她打定主意；不管是“小流氓”还是“空中狐狸”，不管是战斗机还是轰炸机，反正一律不睬。猪头想逃跑，决不能让你逃掉！

刚才的两架“小流氓”去绕圈还未转回来，又来了四架蚊式飞机，气势汹汹，一个俯冲就开了机关炮。

它们轮番着一次次，机身几乎擦着庄头上的树梢，马达声似乎是座山被推倒了，轰隆隆震耳欲聋。强大的声浪冲击着大地和小刘庄，夹杂着呜呜尖叫声，好象巨大的陨石不断从屋上空飞过。

敌机翼下喷着白热的火光，跟着是一阵怪声音，象天空被撕裂了。机关炮弹泼下来。

小小的村庄，在轰隆隆巨响中打颤，连庄头上的树枝和树叶都在抖动。

小梅沉着地继续埋头拍发电码。

轰隆隆声中又增加了一阵嗡嗡声，这嗡嗡声很沉重，象山洪暴发，由远而近。六架轰炸机扑来。阳光下的大地上，一个个巨大的黑影从地面上飞快地掠过。

一颗炸弹在小院里爆炸，把小门楼掀到半空，泥土瓦块进到半空又簌簌簌、噼哩啪啦打下来，打得院中的小方桌咚咚响。

“摇！”小梅询问了对方抄收情况后，继续拍下去。

双根叔摇着发电机，电流平稳地输送到发报机里去。机上的仪表指针仍然有规则地跳动着。

敌机关炮打得院里、土墙上冒着一股股焦烟。

敌炸弹在隔壁院爆炸，报务房小屋在摇晃。

游击队员们各自选择了有利地形，纷纷向敌机猛烈射击。

轰炸机振动着翅膀，机身下出现了小黑点，瞬间，变大了，发出咝咝呜呜怪叫，一个个炸弹炸开来，小梅身旁的小屋门晃了几晃，哗啦一声倒在台阶下。

地面上的轻机枪，发射穿甲弹头的步枪，一齐猛烈开火，追逐着敌机。



炸弹仍然在爆炸，不过命中点越来越远。

敌轰炸机飞远了。突然，一架“小流氓”又擦着树上空，从远的地方掠过来，这鬼东西未等地面火力射击，随着一阵撕裂声，把它的全部炮火泼到庄上来，一发机关炮弹穿透屋顶，从桌上钻到小梅脚边，冒起一股白烟。一股刺鼻的烧焦了的气味冒出来。同一时间里，机器旁屋角落里的一堆干草冒出火苗。小梅一动不动，她手中的电键不停地跳动。

两个保护电台的游击队员，忙上去扑灭了火。

敌机飞走了。

敌人的步兵扑来了。庄头上枪声激烈。

“敌人开始攻击了。”保护电台的游击队员向小梅提醒

说。

小梅看看电报纸，还有几组电码未拍完，她一声不响，加快了拍发速度。

敌人不敢靠近，倒是更凶。迫击炮、六〇小炮，一齐开火，对飞机的轰炸进行了“补充”。炮弹咣咣咣爆炸，弹片呼啸着，打得土墙、窗根木一块块落下来。

一发炮弹炸塌了屋檐，小屋被开了“天窗”，瓦片、断木、泥块哗啦啦落下来，打到小梅肩上，头上，耳机上，手臂上。

突然，耳机里鸦雀无声。收报机坏了。她忙打开机器盖儿，从木箱里拖出收报机，查看着，只见真空管牢牢地立着，一个个绿色小电阻，方方的小变压器，没一个变样的。她装好机器，忙又打开电源箱，很快查到一根细细铜丝滑脱，便

对一个队员叔叔大声说：“按住，用力，别动！”

双方迅速恢复了联络。

当小梅拍完了最后一个电码，大声喊道：“下线！”枪声激烈。

一个游击队员跑来报告消息：“兄弟游击队从敌人屁股后接上了。”

小梅收拾停当，跑到一堵倒塌的短墙下观察战斗的情况，只见庄外大约半里远的地方，随着手榴弹的爆炸，地面上象冒出来一朵朵灰色喇叭花，一朵连一朵，连成了一大片。

“打得好！打得好！”小梅高兴极了。

灰色的“喇叭花”渐渐远去，敌人溃散了。

程远回庄来，看看被开了“天窗”的小屋，点点头说：“准英同志炮轰不动的精神，再现了。”

小梅跑到教导员面前问：“敌人跑了吗？”

程远将枪插进套里，不紧不慢地说：“跑不了它。猪头师很快就要被四面包围。向敌人讨还血债的时候快到了。他吹响哨子，“出发！”

小梅边走边问淑琴姐，“怎样才能将猪头师拖住？”

“设法把他的腿捆起来呀。”

“那么多的敌人，怎么捆呀？”

“有办法！”程远边跑边说，“咱们尽快插到敌人前面去，设点妙法儿，使猪头的铁甲团不敢前进，就能把猪头拖

住，待我们的主力部队一到，就能把他们都捆住！”

“太妙了！”小梅浑身是劲，她觉得自己已不是在跑，而是随着队伍由斜刺里飞向敌人前面。……

敌猪头师正撒开蹄脚，多路纵队，慌慌张张地南逃。

灰色的人群、军用马车和火炮，一路路一群群，没命地奔跑。蹄脚，胶皮轱辘，扬起了黄沙细土，弥漫着一片灰尘烟雾。

游击队向敌人靠近。

坐在吉普车上的猪头师长，背靠着软垫，微闭着眼睛，心里在激烈地盘算：如果在黄昏前靠不上两邻的任何一支部队，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他懊恼又沮丧，不该迟迟才拔腿。还有，为了那讨厌的共军电台，又耽误了我不少时间，现在还不知究竟有没有打掉它。……

未等猪头想完，枪响了。

一辆摩托飞奔到车前：“右侧，发现小股共军。”

猪头师长强作镇定地说：“牵制性的游击战，不理它！”他向司机一挥手，吉普车继续向前滚动。

左前侧，枪声密集。部下又来报告说：“一支装备精良的共军，同我先头部队接火了！”

猪头师长浑身一震，心想，难道共军主力派来了前哨部队？忙命令说：“通知左翼部队，是共军小部队，给我吃掉。如果人数多实力强，要不惜一切，冲过去！”说完，靠在软垫上：“我宁肯丢掉个把步兵团，决不因小失大。”

又一辆摩托车驶来，侦察处长顾不得追赶飞到半空去的大沿帽，大声报告说：“师座！铁甲团受阻！”

猪头师长看着着实打了个冷战，他最清楚，平原地带作战，装甲兵关系到全军和自己的命运，忙命令说：“与铁甲团通话。”

“喂喂喂，聋啦！”侦察处长对着话筒急喊。

“一群废物！”猪头师长见喊叫不通，焦躁地骂着。

猪头的铁甲团为何不答话？原来，正忙着和他的坦克通话，也象他的上司一样，骂咧咧地喊着：“为什么停下来？你怎么象癞蛤蟆一样光鼓着肚子不动弹？瘫啦？”

刚才，坦克里的驾驶员本来跑得很快，正跑着，忽然发现前面大路上，横着些乱七八糟的秫秸，这家伙怔住了：那下面是啥？炸雷？会不会一声巨响使我葬身烈火？这正应了“干草棒能挡住坦克车”这句话，坦克不敢动了。

“什么，有埋伏？混蛋！不会从庄稼地绕过去？”

“团座，庄稼地里埋雷，更难辨认！”

铁甲团长咻一声丢了话筒，命令道：“工兵，扫除障碍！”几个头戴耳机手提长杆圆底盘测雷器的工兵，朝秫秸堆摸去。

枪响，子弹从庄稼地里打来。

“还击。”铁甲团长吼叫着。

坦克上的炮塔，转动着，火炮对上庄稼地，咚咚咚打起

后面的会滚动的美国钢铁，轰轰响着；等待着，不敢动一动。

猪头师长得知，忙调来步兵，轻重火器一齐开火，又是射击又是扫雷，足足闹腾了两个多小时，什么也没发现。

猪头师长看看手表，懊恼地说：“又上了共军游击队的大当！火速前进！”

吉普车未滚动几步，猪头师长又把自己的心腹，公鸭嗓子副官叫到面前，低声交待说：“古人云，‘狡兔三窟’。你火速带电台一部，再挑选一批可靠的卫士，回大别山去。等待我的命令行事。”未等公鸭嗓子副官动步，又命令说，“我师即将与共军血战，未来命运如何尚难预料。如果战事失利，还有一个步兵兵团，正在淮河南岸更新装备。你回山的路上，绕道去那儿，传我的命令，今后非我亲笔书信或口喻，任何人的调动命令，一律不得服从。”

望着副官远去的背影，猪头师长暗自盘算：未来吉凶祸福，皆难预料，一旦战败，就全靠这个步兵团了。

一小时后，炮弹呼啸而来，在猪头师士兵群里炸开花。原来我主力部队接到小梅拍发的急电后，大大加快了前进速度，这时有几个纵队已从四面八方，将猪头师团团围住了。

猪头师长急了眼，一心想在对方的包围圈未箍紧之前，不惜一切老本，突围出去。

猪头师长的上司也急忙来救援，派来了 B29 式重型轰

炸机，这鬼东西流炸得很，丢炸弹既不俯冲也不降低高度，嗡嗡着，毫无“表示”就把炸弹成排成串的丢下来。

炸弹和炮弹，密密麻麻，不停地爆炸。阵地上的烟柱，开始时只是一行行，一片片，后来，整个阵地，变成了烟雾世界。炸响声连成一片，分不清哪儿在轰击哪儿在爆炸。

烟雾未散，猪头师长便下令突围：“只准向前不准后退，迟退不前者，格杀勿论！”

猪头师长为了突围，使用了他最狠的一招：把步兵放在坦克前面。这种狗急跳墙战术是：不前进？就让坦克碾死，看你敢不给我冲？在坦克前面的敌人，拉开冲锋队形，把机关枪、汤姆冲锋枪打成一片火，一心突开条口子好逃命。

猪头师长从望远镜里看到自己的部下，象一股股混油的污流冲过去，又象决堤一样垮下来。滚动的美国钢铁，有的打着炮狂跑，有的满身是火瘫在地上。他失望地回到临时地堡指挥部，象没头苍蝇，东一头西一头地乱踱着步，冥思苦想脱身之计。

后来的几次突围，象第一次一样，毫无结果。

猪头师长知道无法突出去了，只好调整力量，固守待援。他把坦克、装甲车调到自己的指挥部周围，围成个圈，把自己严严实实挡起来。虽然地堡在炮击下一阵阵往下掉土，落了个满头满脸，总觉得已安全了好多。他在昏暗的地堡里，手足无措，对着暗淡的烛光出粗气，一连串问号：为什么共军如此勇猛？而自己这装备精良的队伍如同狗熊？为



什么开始时离共军主力尚远，说声走不脱就全部被围？这一定是那个游击队电台，把我的动向及时报告给他们的指挥机关了。想到游击队电台，他捶了下肥脑袋，如果早两天把测听器拿到手，早就把这部可恨的电台连同报务员从地球上铲掉了。可惜，晚了这么一步。

下半夜，枪炮声越来越紧，越打越近。后来，冲杀声已来到地堡周围。猪头师长知道大势已去，突围是没有希望了，便大声命令身旁的参谋人员、卫士：“全部出去，给我顶住！”

一发炮弹在地堡前炸开来，猪头师长趁机打翻了蜡烛，从地堡里爬出来。到处是伤兵、尸体。他挣呀拽的扒下一个士兵尸体的衣服，套到自己身上，急往前爬。

一阵急促的脚步声，解放军战士冲过来了。他忙躺在部下的尸体中间装死，见脚步声过去了，又继续往前爬。

借着爆炸的火光，他辨认了下方向，爬过尸体，绕过被打塌的地堡，一脚踩在个伤兵身上。这个猪头师的伤兵急了，捞起一把美国刺锥，劈头一家伙，血，顺着猪头师长的肥脸往下淌。他顾不得对付伤兵，战战兢兢地只顾自己逃命。前面来到鹿砦堆，这是他和部下野战中的创举——把周围所有的树木全部伐光后堆起来的障碍物。这鹿砦被炸药炸成一个大大口子，他不敢从散开的地方通过，身子擦着鹿砦的一边，等到爬出去，手脚和身子被刮破了好几处。他顾不得这些，总算逃出了第一关。

爬起来，天蒙蒙亮时一看，周围全是自己的部下，有的死了，有的在哭天喊地。前面，是个村庄，只见堆放着各种武器、物资。这些美国装备，昨天还属自己指挥，现在，成了共军的战利品了！再仔细一看，吓了一跳，在不远处方，坐着些光头露脚的人，原来都是自己的营、团长们，有的垂头丧气，有的好象在打瞌睡。他忽然一眼瞅上了侦察处长，这混蛋头缠着纱布，瞪着恶狠狠的眼睛，东张西望，大概在寻找我泄怨气吧。他吓坏了，大气不敢出，忙爬到一边去，心想如果他们认出来，就麻烦了。

猪头师长爬着爬着，爬到个厕所前，偷眼一看，矮墙外就是庄稼地。他喜出望外，忙爬进厕所，用力翻过矮墙，跳进路旁的沟里，钻进庄稼地躲起来。黄昏时上了小路，只见前面有个伤兵在摇晃着走路，他急步赶上去，边走边问：“老弟，怎么出来的？”

“我是在铁路北……受的伤，已经好几天啦。他们……释放了我。”伤兵高兴地说，又亮亮克里的释放证，“还发给我路费哩。”

“祝你一路平安。”猪头师长凑近了，“有人追来了！”趁伤兵转头工夫，给了他一匕首。他从被他捅死的伤兵衣兜里翻出释放证，没命地向前奔去。

在一个庄头上遇到了解放军，问他：“哪去？”猪头师长忙掏出释放证：“解放大軍，优待俘虏，见我有病，又受了伤，放我回家了。”

解放军战士看到释放证上的红色关防大印，说，“回家去好好种田，再不要给国民党卖命了。”

“我懂，我懂。”猪头师长说着，用力喘着粗气，装着吃力的样子往前挪动着步子。待看看四周无人，放步就跑。

前面来到河堤，回头望望，估计这儿离战场已远，这才放了心，终于逃出来了。想想这几天来，自己从堂堂的师长变成丧家之犬，不由地牙齿咬得格格响。好好种田？哼！我家祖辈都是让种田人为我种田，哼！这个天，变不了。以后，穷小子们还要为我缴租纳粮！这时，他觉得口渴难当，如果在几天前，副官和卫士们见我口渴，马上会拿来清凉饮料，现在，只好去捧口河水解渴了。

猪头师长考虑着自己的下一步：现在手头虽侥幸还有一个步兵团，但想从南京方面搞个什么师长、军长干干已不可能了。老本几乎输光，不可能再官复原职。弄不好相互倾轧，还会借此事把我当替罪羊！倒不如回大别山去，手里有——一个团，再加上小保队……即便不是正规军，弄个地方司令干干，照样可称霸于山区。要紧的是快些赶到淮河南岸去，把那个步兵兵团带在身边，那是唯一的一点反共老本了。

猪头师长在平原上一个熟悉的地主家里弄到了衣着、盘缠，搭车乘船，过了淮河，来到所属步兵团的驻地。略略休息后，便带队直扑大别山。他命令部下住在山区边沿的市镇上，自己乘车南下，过江到了汉口，见到了老猪头，细说了平原上只身逃命的事。老猪头听了，惶恐不已。听说儿

子手中还有一个团，忙给他走动门路，从“武汉行辕”的军事机关那儿，弄了个大别山区东线保安副司令的委任状。猪头师长又立即返回山区，把地主武装——小保队、国民党残渣余孽纠缠一起，当场宣布了自己的头衔，并发号施令说：

“一旦共军进山，命百姓一律回避，以闭塞共军耳目。凡与共军接触者，大卸八块，人头示众。”

“是！”小保队长们应和着。

“凡本司令所属地区的小保队，迅速进行整编。选精明强干分子，组成小股游动武装，以便在适当时机，打共军个措手不及！”

“是！”残渣余孽们连连点头。

“加强戒备，多方派出侦探，注视共军动向。”

众人散后，猪头对公鸭嗓子副官说，“给我搞份山区地图来。把国军在山区的部队、军事设施给我标记出来。”

副官连声答应着。

“石阪冲，是我山区东线的门户，也是共军进山必经之地，要特别注意。”他问，“冲里可有佃户？”

“有几户人家，还有个贺老头。”公鸭嗓子副官说。

“速将这条冲控制。把人给我赶走！”

“是！”

猪头师长想了想，又说：“迅速沟通与山区附近一带国军主力部队的联系。没有主力，山区就难保住。”

“是！”

## 十六 挺进大别山

围歼猪头师的战役胜利结束了。

天空，飘着几朵白云。一架双肚敌机在高空盘旋，历次战役后都有这种双肚飞机在高空打着转转，战士们称它“吊丧机”。

天气虽热，但游击队员们兴高采烈，围着教导员，问这问那。小梅当然也要问问自己认为最重要的：

“教导员，打掉了猪头师，我们游击队下一步干什么？”

“我们？呵呵，有的干！猪头师长逃跑了，还要去抓！这对敌斗争的任务长着哪！要不断地斗下去，一直斗到共产主义！——这下一步嘛，兴许要进大别山，你抓紧准备，就要出发！”

小梅高兴地检查好了收发报机和马达，擦了小手枪，又将自己的鞋带系紧，便单等一声令下，就开足马力前进。可是等呀等，两个小时过去了，教导员就是不下命令。教导员大约看出了小梅的着急心情，乐呵呵地说：“小梅同志，先别着急，我要考考你哩。”

哟！又要考我？当初被准英姐考过耳朵，这次教导员要

考啥？一定是考进山的电台携带方法吧？没问题，考吧！

“你的准备工作怎样了？”教导员问。

小梅象唱歌一样地说：

“手枪擦了，鞋带系了，马达收发报机检查了，全部准备完毕，只等你命令一下，就杀回大别山区打敌人！”

“很好！”教导员挺满意，“还有呢？”

“还有？还有房东的院里我扫了，缸里的水淑琴姐挑了！”

“还有呢？”

“还有……还有？还有啥？”小梅眨着大眼。

“还有，”教导员笑道，“现在离出发还有半天，你得抓紧来个全身大扫除！”

嘻嘻，教导员真有意思，考我“大扫除”！真的，在敌人轰炸和炮击下发报时弄得满身满脸的灰尘，还一直没顾上洗呢，在这休息的时间里，倒是该洗一洗了。小梅心里这样想着，赶紧换下身上的脏衣服，愉快地端着房东大娘的泥瓦盆，想去炊事班弄点热水来先洗洗头。刚出门，双根叔已经给她提来一大桶。小梅感激地接受了同志们们的爱护，动作麻利地洗起头发来。很快就洗好了，一面梳拢着小辫儿，一面高兴地说：“嘿，洗的真痛快！双根叔，你也来洗洗头吧！”

双根叔摘下帽子，拍拍他的光头，说：“我的头，天天洗，一尘不染，又干净，又利索！”把小梅逗乐了。

小梅梳理好了小辫儿，准备去洗衣服，一转身，哟！淑琴

姐都给洗好了！这真叫人不好意思。于是小梅一古脑儿揭“抗议”了：“双根叔，淑琴姐，我已经是老兵了，以后可不兴这么照顾我了。”

双根叔好象突然发现小梅长高了，一年前的今天，瘦削的小脸，乱蓬蓬的头发，地地道道是个小丫儿。今儿，丰满红润的脸蛋，两眼闪烁着光芒，真是一个威武标致的小女战士哪！

淑琴姐也在端详着小梅，这使她联想起抗战开始后，新四军里的那些小文工团员，卫生队的那些小护士，她们有的是童养媳，有的是从虎口里逃出来的包身工。参军后，朝气蓬勃，天天向上，一个个成长为具有革命理想的坚强战士。党啊，我们伟大的党，你培养了多少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啊！

“淑琴姐，打败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以后，你干啥去？”小梅突然提出这么个问题。

淑琴姐在缝着鞋带，认真地想了想说：“服从组织分配。我想在农村参加伟大的土地改革运动。然后，把乡村建设成社会主义新农村。”

“我呢？”小梅想了想，自问自答，“噢！对了，等打败蒋介石，第一条就是对老猪头和小猪头坚决镇压，讨还血债！”小梅挥动着拳头，“淮英姐说过，我们要为阶级兄弟姐妹的解放战斗到底！刚才教导员也说要一直战斗到共产主义！反正不消灭阶级，决不罢休！双根叔，淑琴姐，你们说对吧？”

“对！对！”双根叔、淑琴姐都满意地笑了。

开饭了，大家吃着香喷喷的大米饭。饭后，谈话的内容仍然是中国革命形势、游击队的战斗任务。双根叔说：

“这次主力部队南下，进行外线作战，第一仗就打掉了猪头师。这一仗，打得多痛快！”他忽然问小梅，“你说，这一仗，我军执行的军事原则是什么？”

“在运动中歼敌。”小梅说，“把猪头师四面包围，用多于敌人好几倍的兵力发起攻击，这就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主力部队从山东行军来到陇海线，这就是运动战，在运动中把猪头师打掉了。”

双根叔点点头说：“对，小梅，你能结合战例来说明问题，很好！”

集合的哨音响了，大家迅速在队部集合。教导员向大家交待任务说：“纵队首长告诉我们，野战军部队按照毛主席规定的战略计划，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为此，要挺进大别山，开辟广大的中原战场。我们游击队的任务是，当好主力部队进山的先行官，把大别山区的敌情查清，包括敌人的主力、保安部队和土顽等兵力的分布和武器装备的具体情况。”

大家一听，个个兴高采烈，摩拳擦掌，一心要在进山的战斗中立功。

程远讲明了任务后，便率领游击队，长途行军，向大别山进发。

游击队快到鹭鹭河时，小梅抄下了纵队部的一份急电，队伍便停下来休息。天将明时，突然枪炮响起来。从枪炮声判断，离这儿不过十来里。不一会儿，消息来到，是我主力部队，长途疾进，将敌人设在山区边沿的一个步兵团包围了。

两个小时后，侦察员告诉说：“把敌人的一个团，全部歼灭了。”小梅这才明白了，原来是在进山前先给敌人个“见面礼”哩。

纵队部又发来一份急电，不一会工夫，教导员告诉大家说：“纵队侦察营，已由北面插进山区，各兄弟游击队也已开始行动，我们游击队的任务是，迅速过河进山，直扑石脉冲一带，捉敌人的军官，同时跟兄弟游击队密切联系，把整个山区敌情搞清楚。”教导员说完，游击队便出发了。

天空晴朗。游击队员们怀着乘胜前进的欢乐心情，爬上一个岭，脚下，鹭鹭河出现眼前。蜿蜒的河水，闪着波光。小梅亲切地望着河水，想到去年过鹭鹭河，是参加革命，今年过鹭鹭河，是进山执行光荣的任务。在这一年的时间内，革命形势发展多快！去年，我军正大踏步北上，今年，举行全国规模反攻；去年，敌人来势汹汹，今年，敌人节节败退，怎么也挡不住革命洪流！小梅来到河边，听到奔腾的河水声，为大别山区即将解放在欢唱哩。

蹿过鹭鹭河，踏上山间小路，小梅挎着小手枪，非常神气！一路上看不够这家乡的山。今儿的天气多好啊，山峰，

一座座，一层层，千奇百怪，气势壮观！远处的高峰，耸入云端；近处山岭，绿色屏障，有的青翠，有的墨绿，有的淡黄。

举目望去，一层层山岭，一道道绿坡。近坡青绿，黄绿相间。阳光下的远峰，淡黄、微红，再远些就被蓝天给染蓝了。

两峰间的一条小路，从山腰里向前延伸。左侧，峰坡上松柏茂密；威严地挺立着。右侧，上方是低的云松和那不知名的老松，枝头上象卷边的呢绒，一叠叠一层层；下方，山脚、沟坡，满是小黄杨树、蜡条棵、枫树，还有山蒿子，密密麻麻，你拥我挤，密不透风。队伍沿着小路前进，一会儿跳出只獐子，没命地奔跑，一会儿飞出只腊子嘴，一身灰色的羽毛，



尾巴一翘一翘地，钻进树棵里不见了。那小蓉鸟在小黄杨树枝上转动着小脑袋，还有那象鸡蛋黄一样的小鸟，又胖又圆，如同黄绒球在枝头滚动，它大概刚离开妈妈，在练飞的本领哩。

前面的路，是从岭当间绕着爬上去。一程路后，开始爬坡。这坡又滑又陡，如果跳跑了脚下的石头，不光个人有跌下去的危险，同时圆滚的石头还会砸伤下面的同志。真险！大家只好手脚并用往上攀登。再往上去，路两旁，一会儿迎面出现头角狰狞的怪石，将窄窄的小路毫不客气地给挡住，大家只好绕过去；一会儿那老松把枝桠伸到头上来，只好从它的枝桠下面钻过去。翻过岭，就要下陡坡了，由于爬山时用劲太猛，下坡时双脚要重重地落地，所以两只小腿被震得麻酥酥的。哟！这面坡儿是一片花的世界；白的、黄的、紫红色的野菊花，淡绿的、水白的喇叭花，开的满坡都是！小梅边走边采，不一会儿就采了一束，鲜妍夺目，芬芳扑鼻。

对面坡上，高处油桐果儿挂满枝头。半坡上，茶棵一片深绿，绿中透黄。这茶棵把几层梯田围成一道绿墙。但看不到人。小保把乡亲们赶到哪儿去了？

小梅四顾着，忽然发现右面的高峰，又高又陡。双根叔指着这高峰说：“小梅，还记得吧，插翅崖！那天晚上拽着绳索打‘秋千’哩。”

小梅望望插翅崖，微笑着，看她这神气，好象说插翅崖

再高再险，也挡不住要打烂旧世界的人！

再往前走，很快就要到达石砭冲啦！小梅的心欢跳得厉害！不料，教导员下了命令，到冲底老乡那儿，烧水、吃干粮。

饭后，队伍继续行进。越往前走，小梅的心欢跳得越厉害：就要见到老爷爷啦！

秋天的阳光，把山区大地映得红彤彤的，树林、山坡、陡崖，一齐反射着金光。老角鸟扑打着翅膀，在树林上空欢快地唱着歌儿。

石砭冲，十里长冲。小梅欢快地迈动着两腿，跟同志们一起，到达贺家老屋。突然大家怔住了，这哪儿还有独立家屋？眼前所见的是，屋山塌倒了，屋梁烧断了，到处是烧焦了的屋草。

小梅忙跑上坡去找，除了一片树林，哪儿有老爷爷的影子？小梅难过极了。老爷爷的家屋一定是被敌人给烧掉了！老爷爷呢？迎接她的是一阵阵林涛的呼啸。小梅想不出寻找老爷爷的好办法，但又不能喊，怎么办呢！她只好回到屋前来。

小梅靠着老松树树干坐下来，想歇歇脚，忽然树上面一阵响，有几颗松籽儿簌簌落下来，掉到地上跳了几跳。

小梅抬头一看，噢！是一年前见到的那只小松鼠，瞧，爪上系着块白布条，它正嚼着松籽儿，吃得好好香甜！她忙招手，要大家来看，只见小松鼠一甩尾巴跳到下面的树枝

上，转过头来，瞪着小绿豆眼看着。

小梅抬起地上的松籽儿，用手掌托着：“小松鼠，下来，你下来呀。”

小松鼠用它的小爪搔搔自己的尖嘴巴，好象给自己洗了个脸，尾巴一翘，象箭一样从枝头上冲下来，落到小梅的肩头上。当小梅刚一伸手，“嗖”一声又上了枝头。

“小松鼠，别顽皮，快下来。”

这一次，小松鼠真的下来了，沿着小梅的手臂跑到手上嚼着松籽儿，一会儿跳到她肩头上，甩着尾巴，高兴极了！

教导员说：“贺老爹的家屋被烧，他的去向也不明，我们先冲外去吧。”

同志们都为贺老爹是否还健在担着心。

“小梅，该留个信给老爷爷。”双根叔对老爷爷还抱着希望。

“对！”小梅忙用铅笔在小本本上写道：

爷爷，我们回来了。

小梅

小梅把纸条从本本上撕下来，卷成个细细的长卷儿，又打开针线包，扯下根线来，想把它系到小松鼠身上，老爷爷如果回来，一定会看到这纸条的。可是，把纸条系到哪儿好呢？系到小松鼠颈上，怕它用爪给搔掉，系到腿上吧，又怕绕到树枝上撕破了，最后，还是把纸条系到它又粗又长的

尾巴上了。忙完了，小梅刚想喝口水，忽见这松树干上，一年前自己用刀刻的：“为爹妈报仇”。她望着歪歪扭扭的字迹，笑了，心想，那时自己多么幼稚啊，根本不懂什么叫革命。现在的小梅，可不是光想着父母和哥哥的小丫儿，而是解放军游击队的小战士了，要跟毛主席转战南北，消灭国民党反动派，打出一个无产阶级当家作主的新世界来。

一时等不到老爷爷，大家只好告别这儿。小梅在心里说：“小松鼠，你可得把信儿交给老爷爷啊！”她边走边回顾，多么想这时能从树林那儿走出老爷爷来，但，直到翻过岭也没见到老爷爷的影儿，老爷爷究竟到哪儿去了呢？

这时，贺老爹正同前冲的乡亲，抬着根石梁在吃力地翻着岭。原来是三天前，一伙小保队突然冲进来，不容分说把贺老爹推出家屋，将屋点上了火。

“为什么放火烧屋？”贺老爹厉声质问。

“为什么？哼！干吗还要为什么！”一个小保队说，“上面命令，从今儿开始，这石畈冲改‘无人冲’，懂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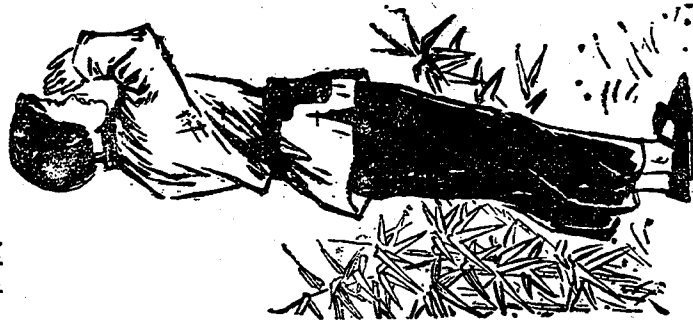
“你们这群畜生！”贺老爹上前点火，被打倒在地。现在，老爷爷要用这石梁盖个石屋，就是想叫那些小保队烧不成。……

这些情形小梅哪里知道呢？

当游击队同志离开贺家老屋不久，老爷爷回来了。他们把石梁放在地上，坐在老松树下吸烟，树上一阵飒飒响，老爷爷抬头一看，发现小松鼠尾巴上系了个什么东西，忙叫

下小松鼠一看，咧嘴，好好小梅，你们真回来了！老爷爷顾不得吃饭喝茶，赶忙上路追赶着找游击队，他走了一冲又一冲，最后，终于找到了。

老爷爷正在队部喝着茶，小梅从门外跳进来：“爷爷！”



贺老爹仔细一看，笑了：“呵，梅子，见到哥哥了吗？”

小梅靠到老爷爷身边，自豪地说：

“没见到，哥哥在主力部队打大仗！”

“噢，”老人拍拍她的肩头，“丫儿，你长高了！思想一定也长高了吧！”

程远在一旁笑着说：“小梅成长得挺快，已经光荣地入党了，贺老爹，感谢你给我们送来一个好兵哪。”

老爷爷自豪地笑着点头，好象小梅就是他的亲孙女了。他继续说：“我，山区的乡亲们，都日夜盼望着毛主席的解放军快一点来解放，都盼望着你们早一点回来呀。果然你们就回来了，太好了！”接着，他把几天前石碾冲的乡亲们惨遭敌人的迫害，连同自己被敌人打晕，家屋也被敌人烧光的情形，细细诉说了一遍。

小梅拉了一下老爷爷的手，说：“爷爷，解放军就要进大别山啦！”

老爷爷眼睛一亮，问程远：“是吗？”

程远浓眉一挑说：“一点不错，千真万确。我们这次的任务就是为了配合主力部队快进山。”

“那太好了！”老爷爷激动异常，“给我老头子什么任务，你就快说吧！”

程远没急于说任务，他说了猪头师在河南被我主力部队消灭后，猪头师长逃跑了，估计是逃到这个山区来了，问老爹有没有听到这个敌人的什么消息。

“一点不错，小猪头是逃到这山里来了，那天我还亲眼见过！”一提起那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老爷爷便极其愤慨，“他一回回来就招兵买马，谁坏透了他要谁，什么小保队、土匪，都纠集一起，自个又当上了什么保安副司令！控制了这一带山区，扬言‘要和共军血战到底’，还威胁乡亲们一律不得和解放军、游击队接触，违反的就要大卸八块，人头示众！那些天闹得好凶，可是咋儿，小保队忽然不见了，今



早上河东枪炮响，后来见猪头师长带着几个人，慌慌张张从这儿向山里跑去。”

程远告诉贺老爹说：“鹭鹭河东岸枪炮响，是我主力把猪头师剩下的一个步兵团歼灭了，猪头师长的老本已全输光了！他向山里逃，逃不脱的，通往山外去的大小山口，都被我兄弟游击队和我主力部队侦察营封锁了！”

小梅急不可待地说：“那咱们快去抓他呀！”

“让我也参加吧！”老爷爷站起来说，“再往里的深山密林中，谁也没我熟，小猪头现在藏身的地方，我们一定能够找到！”

程远握住老人的手：“好！咱们军民合作一齐捉猪头！”说着，他派了三个加强班立即分头出发侦察并去跟兄弟游击队联络，以尽快地摸清整个山区的敌情动态、兵力和部署情况。

## 十七 追 歼

秋风，驱散了乌云，月光洒遍山区大地，岭上岭下，峡谷、冲里，树林、草丛，被涂上一层银辉。

贺老爹，雄赳赳地走在游击队的最前面。老人的腿脚麻利，小梅要急步才能跟上哩。

风渐渐停下来，林涛平息，深山密林静悄悄的。游击队员们脚步轻捷，一面搜索一面前进，都注意不弄出任何声响，以防猪头会闻声逃匿。

到了一个大岭顶上，贺老爹指着前面一片林海，低声说：“这儿常有虎豹出没，平时单身人不敢进去。”

游击队员们很快进入林中搜索。山势陡峭，对面的石壁象刀削的一样，峥嵘光秃，在月光下反射着银光。抬头上望，不见树影，连石缝里常有的草棵子都没有。这高耸的石壁，把林海给一分为二，简直连飞鸟都无法通行。贺老爹指着的一处石壁轻声说：“这上面两丈来高的二道岩上，有个盘蛇洞。”

程远一个手势，“机枪掩护，上！”

机关枪对着洞口方向，几个队员拿出过障碍的硬工夫，

一层层搭肩，敏捷地叠成“云梯”，很快地爬上了洞口。他们侧着耳朵听了听，就悄没声息地跳进洞去，借着洞壁突出来的石头掩护，向里搜索。手触到的洞壁湿漉漉。到了里面，仍没动静，打亮手电一瞧，地上有一堆柴草灰，说明这洞里确有人住过。猎人也不会来这里住，肯定是猪头一伙的匪徒。程远抓了点草灰一捏，已经潮湿，看样子烧火的人几天前就离开这里了。

“前面还有个恨虎窝。”贺老爹说。

名叫恨虎窝，走近一看，还是个山洞。这洞在山半腰上，半敞着口，洞口外是半月形的石沿儿，象谁在这里筑了个空中晒台。洞里静悄悄的，七拐八弯，最里面活象一间宽绰的卧室，有个长条石，平平坦坦的，象床，有的石头象桌，象条儿。洞里满地撒着米粒、香烟头、包糖纸，看来，几小时前敌人在这儿待过，吃了东西后又离去的。

贺老爹说：“出了这冲，向西往南绕过冲天岭，有片杂树林。平时很少有人进林，因为不用砍柴刀开路，无法行走。”

队伍象支利箭，很快进入了杂树林。大家象掉进了绿色深涧，梧桐、钻天杨、刺儿槐、大芙蓉树和油桐的枝叶，把天空遮得严严实实。脚下，葛藤、垂竹、山葡萄、梓萝棵子，纵横交错，使你上面抬不起头下面又迈不动脚。但谁也不理它，继续搜索前进。

忽然林中黑暗异常，透过枝叶空隙，一颗又大又明亮的星星出现在东边天空。等到一阵风过去，好象黑暗被刮风

走了似的，天快亮了。

猪头师长对大别山的战略地位是清楚的，但共军何时进山？是无法知道的。更出乎他意料的是，突然间，在一个早上的时间内，就把他的步兵团打掉了，未等他定神，一支装备精良的共军，从前面将去路切断，接着侦察情况的耳目又跑来报告说：“一支共军便衣队，携带电台，过了鹭鹭河。”狡猾的猪头师长很快就得出了结论：共军切断我的通路，将我包围在这山窝窝里。紧跟而来的，是一支携带电台的便衣队，无疑就是平原上那支游击队。我是大别山区保安副司令，活动范围只剩下方圆不到二十里，这一回来得好狠好紧！他猛地跳起来，对公鸭嗓子副官说：“传我的命令，所有的人，一律隐蔽，严加防范，等待国军主力赶到，共同对敌。当前决不能让共军游击队把山区我方的情况搞清楚！”

猪头师长从河边来到冲里，刚想歇一歇，一个卫士慌慌张张跑来大声报告说：“师座！快……快进山林，共军……来啦！”在场的喽罗都大惊失色，未等猪头下令，纷纷向树林跑去。猪头师长在卫士搀扶下，喘着粗气逃进林子里。

程远率领游击队员们，乘胜追击，跟踪搜寻。

贺老爹说：“前面有片芙蓉林。往年，除了老猪头打猎进出这片林子，平时没人到过。”

程远点点头说：“越是这种地方，越能藏着匪徒，去看

看！”

队员们在芙蓉树下穿行，什么也没发现。程远把望远镜往背上一搭，吐两口唾沫，噌噌噌爬上树顶，用望远镜观察着，忽然发现不远地方，有簇密叶里隐着一个人。他立即梭下树命令：

“左前方五百米树上！捕！”

游击队员们迅速扑向目标，低声喝道：

“什么人？快下来！”

树上的人犹豫着。

“不下？开枪啦！”

先是一支手枪落地，接着，象团烂棉花，软绵绵地落下，动了几动，一个猴头猴脑的家伙站起身来，高举两手，连声说：“兄弟投降！”

“你是什么人？”

“卫士班长。”

“猪头呢？”

“报告长官，我们师长……不，猪头要在这儿望风，他在哪儿，我不知道。”

程远对那家伙上下打量了一番，一字一顿地说：“解放军优待俘虏，你老实坦白交待，可以得到宽大处理。”

那人连连哈腰：“兄弟愿意宽大，愿意宽大！”

程远威严地说：“那就要看你老实不老实！猪头跑到哪儿去了？”

那人眨巴着猴眼道：“兄弟老实。我说实话。猪头他已经到了兔子坡。按照他的规定，只准我和副官接头。他藏在什么地方，兄弟就不知道了。”

“追！”程远命令。

翻过一个岭，远方，枪响。从枪声来判断，那是侦察营封锁的地方，大概土顽想钻出网，被发现了。

在到达兔子坡途中，又捉到几个猪头的卫士。唯独不见猪头和他的副官及电台人员。

兔子坡，不长树木，到处是林立的怪石，有的象骷髅，有的象怪兽。程远隐蔽在高处用望远镜搜索着，发现有人在大石后面龟缩着，一声命令：“捕！”队员们跑上去，不一会工夫又捉来一个敌人。

“什么人？”程远问。

“卫士。”

程远见这人身着美国哗叽服，戴着白手套，手腕上还戴着只长秒针手表，便说：“好个阔气的‘卫士’！说实话，你究竟是干什么的？”

这家伙见瞒不住，只好耷拉着头，压低了公鸭嗓子说：“兄弟……是安师长的副官。”

“猪头呢？”

“他……已经逃到汉口去了。”

程远一声冷笑：“天罗地网，他插翅也飞不出去。看来，你是不想说实话了。”便厉声命令，“押下去！”

公鸭嗓子副官一看事情不妙，一屁股坐在当地，“长官饶命，我……我说实话。”

“准许你立功赎罪。”

“报告长官，师长……猪头……带着电台进山洞啦。”

“山洞在什么地方？”

“长官，山洞……多着哩。狗熊洞，狐狸洞，豹子窝，还有野猪洞。不过，这些洞我向来也未去过。”

“怎么知道这些洞名？”

“报告……兄弟有地图，请长官过目。”说着，立起身来，“我去取来。”

公鸭嗓子副官在游击队员看押下，在一棵大树下，扒开土，取出一个油布包儿。程远打开一看，包里有一份五万分之一军用地图。一份“山区各部队联络明细表”，还有一份“山区防守实施图”，上面标着机密字样。图表对山区敌情及部署一目了然。程远一面把这些重要图表包好，放进自己的挎包里，一面在暗自琢磨：这些图表真实性、可靠性如何？

这时，只见从对面山坡树林那儿，跑来几个游击队员，很快来到面前，个个擦着汗，兴高采烈地向队长报告着：

“这是兄弟游击队交给我们的敌军实力在这山区的分布情况，这是群众口头报告记录，敌人几个关口上工事和枪炮人数都说得很详细。”

程远将这些情况和刚从公鸭嗓子副官缴获的“联络

图”，一一作了对照，满意地点点头：“群众力量大！真解决大问题！”忙拟好密电，命令小梅立即报告纵队部。

贺老爹刚才听公鸭嗓子副官说了一连串山洞名，告诉程远说：“狗熊洞、狐狸洞，都不是严密所在，唯独那野猪洞，藏在八公岭半坡，很不好找。我们抄近路，去堵住他！”

程远根据已掌握的情况，决定先活捉猪头，他叫双根等掩护小梅在附近山洞里侦听，便带队抄近路朝野猪洞扑去。

猪头师长自平原上逃进山区，就准备好了这个极其隐蔽的地方——野猪洞，连他的一些心腹都不知道。这时，他带着电台人员进洞后，连忙草拟了一份电报，交给报务员说：“马上发出去，报告共军动态，请国军主力速来。”

那报务员却愣在那里，不住地擦汗。

“为什么不快发？”猪头恶狠狠地问。

报务员声音抖着：“师座，一呼叫……共军就扑来——”猪头抽出手枪：“我主力不赶到，一切全完啦！发！”

报务员淌着汗：“师座——”

猪头看看电台，看看自己的枪口，一时没了主意：发？会招来共军；不发，也是坐守待毙！正在一筹莫展，忽听空中一阵嗡嗡响，两架空中狐狸飞过。猪头师长浑身象注了兴奋剂。心想，南京在派飞机侦察，大批国军快来啦！他看看手表，与副官接头询问敌情的时间到了。忙出了洞，拐过一个山坡，在大树下等了又等，不见副官来到，心想不好，副

官不是被捉就是逃跑了。他气急败坏地回到山洞来，大声命令：

“发报！”

这时，纵队部电台报务员火生，在山外，用缴来的猪头师的测向器，正搜索着，只要猪头的电台一呼叫，就可以马上捉住它，把它所在的方位测准。

小梅也正在头戴耳机，静静地听着，这儿离敌人也许只有几百步或几里路，只要敌人电台一呼叫，耳机里就可象敲锣一样响。

时间一秒秒过去，敌人始终沉默“不语”，好象下决心一声不响。但最后，敌人终于按捺不住了，当敌台报务员的手电键上一按之际，火生的测向器，在山外，迅速捉住了它。同一时间内，小梅大声报告说：

“听到啦！”

躲在洞里的猪头，心惊肉颤。他出了洞，利用低矮的树枝作掩护，望远镜一上一下地看。发现正面，左、右两面都有活动的身影。事实告诉他，几分钟后就要被包围，忙撒腿就跑。……

程远的望远镜里，立即发现了他，仔细一看，是个身着袈裟的和尚。这时队员们也发现了这个胖和尚。深山密林，没庵没庙，哪来的和尚？程远断定这是猪头的抽招儿，便大声命令说：“手枪组，跟我来，活捉这个家伙！”

一场密林中的追击战开始了。

树木茂密，枝叶交错，“胖和尚”钻着草棵，绕着大树，拚命逃跑，一心想把游击队摆脱掉。

游击队紧紧尾追，越追越近。

子弹削掉“胖和尚”身边的枝叶，打得大树干迸溅着皮屑，惊得林中的獐子、野兔，没命地仓皇奔跑。

前面是拐子尺地带。“胖和尚”隐蔽下来，枪口对着树林，只要对方一露头就一个连发，然后就可以趁机逃掉。

遇上这种地形，稍有经验的人都知道最容易受暗算。程远便从树叶下方，身子贴着地匍匐前进，看准了目标，“当”一枪，打飞了“胖和尚”的一只耳朵。

前面是一片针松，追逐与逃跑的，虽然都出了绿梅，但坡上的乱石很多，弄不好就要摔跟头。这时，忽见“胖和尚”隐蔽在大树后，一动不动。程远一声冷笑，向身后的人作了个手势，绕过“胖和尚”，迂回扑去。随后追上来的队员一看，树上挂着一件袈裟。原来是猪头玩弄的“金蝉脱壳”计。这时，程远正在追着假和尚真猪头不放。

猪头见无法逃掉，向后连连开枪，一头钻进了竹林里。

程远命令：“把在山外缴获的猪头师的轻机枪扛来，用子弹命令猪头出来投降。”

哒哒哒一阵扫射，猪头不肯出来。

“六〇小炮，扳！”

“咣”一声响，炮弹落在竹林旁的石头上，炸声震耳。

这下子很有效，不一会儿，一个圆脑壳厚嘴唇的家伙，从竹林中冲出来，把左轮手枪举在圆脑壳上，表示投降了。他走着走着，忽然转身就跑，顺着沟底没命地奔去。

猪头跑呀跑，他发现在前面不远处有个山洞，便直朝洞口跑去。

负责保卫电台的游击队员，隐蔽在洞口旁大树后，见跑来个蠢猪样的胖家伙，刚要射击，双根连连向他作手势，知道要捉活的，便未开枪。

猪头大口喘着粗气，一头撞进山洞。

“别动！”小梅的小手枪对准了他的胸膛。

猪头吓得浑身一震，左轮手枪落在地上。

小梅完全看清了，光光的圆脑壳，厚厚的嘴唇，是他，这个杀害亲人的凶手！仇恨的烈火充满胸膛，她又把小手枪口对准光光的圆脑壳，虽然这小手枪的子弹比花生米还小，穿透这个圆脑壳还是足有余！但她并没有开枪，喝令猪头向后转到洞外去，把他交给了游击队员。小梅在自觉地遵守革命纪律——俘虏政策。

哨音响，游击队集合了。

游击队押着俘虏往庄里走。刚上了岭，突然，一阵马达响，两架敌机飞来。敌机发现了这支行进的队伍，一个俯冲便开了机关炮。这时，猪头认为是他逃跑的最后时机，便不顾一切地滚下坡去。

双根叔忙说：“这一枪让小梅打。”



小梅学着双根叔那样射击法，把枪一甩，只听一声脆响，刚滚到沟底的猪头正想爬起来再逃，立时受到了应得的惩罚，一头扎到地上，不动了。

教导员程远点点头说：“好！小梅的这一枪够味！象个侦察员的气派！”

秋风，轻轻吹着坡上烂漫的山花，飘送着稻谷的清香，高高的山峰在向英雄致敬，清清的河水在欢唱。小梅高高兴地跟在教导员、双根叔身后，迈着大步朝前走去……



## 十八 乘胜前进

枪炮声震撼整个山区，从早到晚不停。

经过昼夜激战，我主力部队将敌人突出的一个师——一心想扑灭我游击队、增援猪头的这个师，全部歼灭。

正当山区稻谷飘香的时候，我主力部队挺进到大别山区，和游击队准备召开庆功、会师大会。

听说要同纵队老大哥会师，小梅高兴得手舞足蹈。这次可要同那位报务员同志见面啦。见了面，可要好好谢谢他，每当这边情况紧急，一呼叫即回答……可是见了面怎么说呢？一上来就说声谢谢你！谢什么呢？人家准会摸不着头脑。她忙去请教淑琴姐。淑琴听了，笑笑说，“都是革命同志，就不必感谢了。主要是向人家学习。”

“对了，那位老大哥报务员真是棒，这回一定要请他介绍介绍好经验。”

淑琴姐说：“说得对，除学习电台方面的经验外，还要学习人家的好思想、好品德。”她想了想又说，“还有，见了马参谋长，该打听一下你哥哥的情况。”

“嗯，”小梅说，“包括哥哥的革命表现，立功了没有？入

党了没有？”

淑琴姐笑了，“恐怕参谋长不会知道得这么详细。千军万马，打了这多的仗，入党的，立功的，多着哩。”

小梅同意地点点头。

“还有件重要的事，小梅子，该给那位纵队部电台的报务员送个见面礼才好。”

“哟！对啦！送什么呢？”

淑琴姐想了想说：“反正都是无产阶级。没物质的还有精神方面的——”

小梅一拍手：“有了，有了。”她忙去自己背包里拿出小笔记本，这是淮英姐的，上面写满了无线电原理和工作经验摘要。可是她又一想，这个本本，万万动不得，永远要留在身边。自己的倒有一本，是自个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体会，他见了，也好对我帮助帮助。于是她忙拿着自己的本本去找教导员请示，程远听了说：

“本本，你留着吧。见面礼嘛，不是这样——”说着，从挎包里拿出一支左轮手枪。这小手枪，黑胶木把儿，乌亮乌亮的。教导员继续说：“这是你缴获的猪头的手枪，现在发给你，用它保护电台，消灭敌人。你腰间挂的那支淮英烈士用过的小手枪，就作礼物送给纵队那位报务员吧！”

小梅把左轮手枪别在腰间，两手捧着淮英姐用过的小手枪，蹦蹦跳跳跑回屋来。淑琴姐凑近一看，说：“哟！这真是珍贵的礼物！小梅子，看你乐的！”



小梅准备完毕，单等出发了。

时间过的怎么这样慢呀，小梅一次次看桌上的老怀表，对着它说：“你呀，不能跑快些吗？谁有心思你不紧不慢地这么一圈圈地跑。”忽然又笑了；要是不按圈跑，那怎么和对方电台约定下次联络时间呢。再说，老怀表也真能干，上次猪头师的炮弹落到屋顶上，它一点没理睬，嘀嗒嘀嗒照样跑它的圈。听淮英姐说，这只怀表还是教导员他们进据点缴获敌人的哩。

外面哨音响，集合队伍要出发了。

为了参加庆功会，同志们穿得整整齐齐。小梅穿上一套洗得干干净净的衣服，绿格褂儿是淑琴姐用自己的衣服给她改做的，青布褂儿是去年淮英姐送给她的。都很合身。小梅兴奋极了，脸儿红扑扑的，一双俊秀的眼睛转动着，看看天，看看地，看看山，看看水。今儿这天气多好啊，家乡的山景多美呀！

等来到会场一看，哟！人山人海。步兵、侦察兵、炮兵，直属队，还有许多附近的乡亲们，把好大个场地挤得满满的。小梅四顾着，那位报务员在哪儿？哥哥在哪儿？想到纪律性，不准随便乱跑，就和大家一起就地坐下来。

庆功大会的礼炮打得真好看；咣咣咣一阵响，那远方的山坡上，出现一朵朵蔚蓝色的花朵；朵朵蓝花渐渐升高，变成飘动的玉兰花，雪白雪白的，飘呀飘，飘到山峰那面去了。

会议开始了，主持会议的人宣布了大会议程。当宣布

功臣名单欢迎功臣上台就坐时，会场掌声雷动。

小梅低着头、红着脸，跟在程远身后，上了台。左面靠程远，右面紧靠着一位大个子战士，她在两人中间坐下来。

往台下一看，生平第一次看到这么多的笑脸都在对台上望着。那些摆在台下队列前面的胜利品好多好多，追击炮，对着天空张着嘴，好象要发言。重机枪，很严肃地挺立着。那六〇小炮昂着头，怪神气的。听说这小家伙在近战中很凶。一挺挺轻机枪躲在枪衣里，好象静静在听首长讲话，若是一旦说声投入战斗，它们会哒哒响个不停。

纵队政委讲了外线出击的重大意义，简叙了这次歼敌经过。他强调指出：这次战役中，所以能干脆、彻底地将敌人的一个师全部歼灭，是坚决地遵循了毛主席的作战方针，全面掌握了敌情，及时地抓住了战机，将敌人中最分散、突出而又最孤立的一个师包围起来后打掉的。这一仗，是毛主席军事原则的胜利体现。是全体军民英勇奋战的结果！

下面的议程是：表彰英雄模范，给功臣们戴大红花。

首长宣布功臣名单时，火生忽然听到，游击队电台报务员李小梅的名字，忙侧转头来仔细看，只见前侧，有个小姑娘。可是，她的脸儿被一位大个子战士给挡得严严实实。

那个李小梅？是不是妹妹？她怎么会到了游击队？不，天底下同名同姓的人多着哩。妹妹虽然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小姑娘，可是没听说她参加游击队呀……

刚才小梅听到功臣名单里有李火生的名字时，急忙转头寻找，也是被许多人给挡住了。她忙弯下腰，从下向上看，一眼就看到了，是哥哥！她真想跑过去拉住哥哥，可在台上怎能随便乱跑呢！这时，她的心怦怦直跳，热泪简直要夺眶而出。嘻嘻，那个纵队电台报务员原来是哥哥。欢乐、幸福和迫不及待相见的心情交织在一起，脸儿比刚才上台时还要红！心，欢跳得更厉害！哥哥，你准料不到在机器上和你通了那么多电报的人，是你的妹妹吧。天下真有这样的巧事！真是压根儿作梦都没想到的好事呀！

掌声响彻云霄，大会胜利闭幕了。

小梅一下跳到哥哥面前。

火生拉着妹妹的手，半张着嘴，笑着。

参谋长马坤一步跨过来，端详着小梅：“哦！好象以前见过，对，小丫儿，原来是你啊。哈哈，你们这兄妹一对儿！”

大家一齐围上来。

司令员和政委也都凑上来。司令员问：“多大啦？”

“报告首长，妹妹十六我十八。”

程远笑着说：“天不怕地不怕的小丫儿。炸弹都不在乎。”

小梅的脸儿红得象苹果。

政委说：“好哇，你们真是一对英雄的兄妹呀。”

大家一齐笑了。

司令员说：“你们这支游击队，从今儿起，全部回纵队



来。”他对参谋长说，“给这小女兵，给咱们纵队留下的游击队员们，都换上军装。”

远处，炮声隆隆。侦察人员报告说敌人大部队，向这儿运动。

司令员告诉大家说：“蒋介石见我们野战军挺进大别山，慌忙调动他的部队，先是东堵西挡，不成，后又派兵跟进山来，加上山区的土匪，以及原在山区的部队，配搭一起，心里要和我们较量一番。所以说，下步的对敌斗争很艰巨。但是我们有毛主席的军事路线指引前进，有群众大力支持，打一场人民战争，一定能将敌人一个个歼灭掉。”

纵队首长忙着部署新的战斗时，小梅已换上了一身崭新的军装。这时的小梅，端正正的军帽下，露着齐耳短发，左胸上方挂着“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章。紧扎皮带，打着裹腿，腰间的小手枪的皮套泛着亮光。红彤彤的脸蛋，欢笑的眼睛……又英俊又威武又神气！

兄妹二人，站在庄头上，望着山的那边，那儿，是白马冲——自己的村庄。可是，亲人不见了！小梅两眼闪动着仇恨的光芒，想把敌人杀害父母的经过告诉哥哥。火生悲愤地说：“我全知道了。昨天遇到白马冲的一位大叔，把父母和乡亲们受害的经过全对我说了。”

小梅说：“阶级敌人杀害了父母、乡亲，杀害了多少革命的好同志，还有淮英姐……”

“血债要用血来还！”火生说。

“毛主席教导：成千成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小梅说着，双手捧着淮英姐用过的小手枪，递给哥哥：“这是烈士淮英姐用过的，送给你。”

一提起淮英，火生怀着崇敬的心情，两手接过小手枪，深沉而激动地说：“妹妹，你这礼物太有意义了！让我们一起坚决继承先烈的遗志，永远遵照毛主席的教导，继续革命不停顿，消灭一切害人虫！”

小梅笑了：“你说得太对了，我真高兴！”

军号声在冲里荡漾……

小梅听到集合号响，边走边唱：

红色电波哟，穿云破雾冲云霄，

嘀嗒嘀嗒响哟，炮火声中传捷报……

火生边走边听，挥舞着手，象给妹妹打拍子，又象个小小的指挥员，作着有力的手势，

前进，前进！ 乘胜前进！

一九七五年十月一篇

一九七六年一一一月改写于北京

